

(附載) 續狂夫之言 (安政五年冬)

明春參府、大議也、故余私作之議曰、以大義論之、違勅之征夷、不可參也、難於利害而論之、前有尾水越、後有土佐宇和嶋、正議必不免矣、欲免者、黨邪議、如肥後高松而可、然非長久之道也、故吾說曰、稱病不參、可大臣于京師、奉勅旨、合體公武扶助德。可也、俗論者倚之曰、日本獨有征夷大將軍、安得有御宇天皇、諸侯失歡于將軍、是叛臣也、當今書生之說、誑誤君公、致使君公失將軍歡矣、宜急嚴責書生、急速參府、自歸幕府耳、嗚呼、神州孰生而孰關之、萬姓何宗而何仰焉、不有天皇、安有將軍、將軍違勅、安有天皇、且國之有正議、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日無之、涸且涸也、彼獨欲排正議、使將軍蔑天皇、是固天下之罪人也、有政府、謾為大言曰、君公上京、拔去奸邪、以唱大義於天下而已、嗚呼、不內自脩、無有誠心實行、感孚於上下、大言夸語、欲以褻正議之魄而塞其口、口其可塞哉、魄其可塞哉、正議之士、非因循模稜如俗士庸吏然也、特欲下量德度力、可為為之、可勉勉之、無一毫虛偽反復之事而已、請言上京之難、以著

政府之謾、勤王之事、理之當然、非有難見然事豈容易、所以難舉、今君公之旨、三末岩國、未可知同異、大臣政府、猶有從違、君公一日舉足、誰託國、而果誰任政、且九重之旨、攝閣之意、與諸侯之謀、吾則茫然如隔雲霧、君公一出、事或不諧、非是所謂進退維谷者乎、吾請詳陳今日之務焉、建大事者、必先恢大其規模、規模恢大、衆善蠅聚、昔秦臣李斯、反復小人、然渠亦開國大臣、自有開國規模、其言曰、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兵勇、是以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挾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其意如謂、群材之參錯、衆言之紛紜、皆帝王之所以為大、而削而存之、折而存之、則存于其人而已、今之議者動輒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秘密々々、發一言、唯恐人聞之、舉一事、唯恐人見之、其說曰、聖人有言、幾事不密則害成、吾請有難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獨非聖人之言乎、夫千里之應違、判于室內一言之善不善、則秘密々々、亦何益乎、漢臣夏侯勝、嘗出道上語、孝宣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是真千古快語也、唐魏徵錄諫語、不聞損太宗之明、陸贄傳奏議、德宗之暗愚、聽言一事、適為其美談、然則君言臣議、何秘密之有、今君公勤王之志、已定于班親書之初、而

政府議者秘而不下，臣庶報德之念，亦動于拜親書之下，而政府議者抑而不上，秘密々々，以壅蔽于上下，吾切憤焉，然政府自以為得計，其失計無大于此者也，何言之，政府蓋亦知勤王之不可不為矣，然勢不能為，外為俗議所逼也，俗議逼之，不能為，則正議復攻諸內，於是乎大言以嚇之，所謂為傷心勞曰其用用心蓋亦勞矣者矣，今君公定有志于勤王，布諸國中，無有隱匿，國中感戴，豈有俗議之逼乎，即一有俗議，君意以諭之，豈有不悟者乎，「諭而不悟，迷頑不靈，梗塞德意」者，在官則黜之罰之，在野則廢之幽之，感戴承順，忠主彈持正議存勤王者，登庸獎勵，以風動四方，政府寧內患正議外患俗論乎，然政府私計，吾得窺之，政府實無勤王之志也，「如其有之者，慰正議者之憤也，何以知之，君王已有志矣，正議者聞之，其憤益不可抑也，故務唱秘密之說，使君公之志，不可測度，然後密語曰，政府有志，如君公不為何，然非可言者也，於是乎，正議者始屈，而陰中俗論者之意，是政府陰計也，殊不知陰計之行，正議俗論，相攻內外，政府乃泣於中路，莫或之有哀也，或之衰而其所由秘密之說也，則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堂)

急務四條

解題并凡例

一、本書は安政五年七月の作であつて、「狂夫之言」(戊午幽室)の補遺ともいふべく、經史子集の典故を引用しつゝ、裏情を披瀝して藩主に政治改革の意見を上つたものである。

一、萩、松陰神社の眞蹟本は「讀綱鑑録」と合本となつて居り、表紙の文字「急務四條」の八字は實父杉百合之助の筆に成る、本文は松陰常用の罫紙十七枚に書かれてゐる、編者はこの眞蹟本を原本としたが、なほ同神社所藏の「自筆草稿類」中の同書とも對照した、そして草稿にはあつても原本には省かれて居る箇處があるので、これを欄外に註記した。

一、本書は明治四十二年發行の「松陰先生遺著」第二編中に收められて居るが、原本と異なる所は片假名を平假名に直し、文字上に若干の變更を加へて居ることである。

(委員 玖村敏雄)

急務四條

乍レ恐當今急務之儀先達テ差出シ候狂夫之言ニ大畧相認候得共尙又不足之件有レ之候ニ付經史子集之典故抄録仕差出申候尤隨得隨抄仕候事ニ付前後ノ次序、甚以不束ニ御座候得共反復御覽被レ遊候ハ、御政道ノ御一助ニモ可ニ相成ト奉レ存候事、

一、狂夫之言ニ花江書樓ニ御住居被レ遊、日ニ群臣ノ朝ヲ御覽セラレ群臣衆議問召上ラレ御政道御直裁被レ遊度段申上候誠ニ今日ヲ異変ノ初ト心得、治乱一途ノ覚悟被レ仰付候ニハ衆人ノ耳目ヲ致シ聲動ニ候御處置無レ之候テハ不ニ相濟ニ事ニ付花江ノ一策何卒急ニ被レ爲レ行度奉レ存候乍レ去此段急ニ難レ被レ行筋モ御座候ハ、致方無レ之、責テ御書院大廣間等ニテ成共日ニ群臣ノ朝被レ御覽ニ度奉レ存候頼襄新策*襄ガ著、新策、通議、政記等、御益ニ可ニ相成書候ト奉レ存候時々御書物懸リ共ヘ御讀セ可レ被レ成候事法律略曰、九中古以上 天皇每ニ昧爽、出ニ御於殿椅、而南面、大臣以下、百官椅ニ于左右、設ニ高案于階下、置ニ箱焉、五畿七道訴人、至ニ極小民、咸至ニ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レ次進、投ニ狀箱中ニ而退、左右大少弁少納言史外記、以レ次取レ之、陳ニ諸御前ニ而讀、群臣議而判レ之、天子時出ニ一語、決レ之、告訴繁多、或至ニ日昃、則即ニ朝堂ニ進ニ御膳、群臣亦食ニ於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レ餘、天皇乃敢歸ニ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ニ私第、訟獄中、

*この原書、原本は欄外にある。

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下伸民枉、白民冤、爲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謹、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椅于舊位、藏人坐椅旁、聽群議、出入相達、遂致天下之威柄、歸世相之手、コレ皇朝ノ盛時現實被行候典故ニテ候処、只今太平繁縟ノ時トハ乍申、御大名ノ御身上ニテサヘ右様ノ御勤勵不被遊ハ乍恐無、勿体儀ト奉レ存候此段皇朝ノミナラス漢土聖賢政道被取行候モ大抵此ノ振合ト相見第一舜ノ二十二臣ヲ被命候モ舜典ノ文面ニテ相考候ヘハ四岳十二牧、其外諸臣列坐ノ上ノ儀ト相見申候洪範ニモ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云々ノ文有之、孟子ニモ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又吳子ニモ、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侯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惧矣、於是武侯有慙色、是等ヲ以モ漢土古昔ノ様子被推知候儀ニ御座候乍去

築舍道邊、三年不成、ト申古語モ有之、群議々々ト計申候テ取捨折衷ノ御決斷無之候テハ矢張迷ノ種ト相成萬事致廢候ニ付右洪範文中ニモ首トノ謀及乃心ト有之、又大禹謨ニモ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ト有之、又宋儒朱熹モ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ト、其君ニ告ラレタル通ニテ今日之事、勤王之大義ハ群議迄モ無之、固ヨリ御決心被遊候事ニ可有之付テハ二百年來太平ノ積弊御改革被遊候モ是又當然ノ儀ニ付先此兩條ヲ以、群議被仰付候ハ、其ノ件ニ當リ得失可否ハ衆議ニ御任セ被成、所謂時出一語決之ト申様被遊度奉レ存候尤此議ハ俗吏ノ先例旧格ニ不參事ニ付色ト沮撓仕候者可有之候ヘ是等ハ皆秦ノ趙高ノ見ニ御座候史記李斯傳曰、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必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々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下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々皆決於趙高、趙高ノ事ハ誰モ惡候ヘ是自ラ趙高タルハ一切心附不申候只今侍御史ノ職、外間ヨリ見候得ハ全ク趙高ノ所爲ニ御座候且御直裁ノ論ヲ拒ムニ至テハ矢張趙高ノ説ヲ祖述仕候由、孟子ノ吾君不能、謂之賊トハ此輩ノ事ニテ誠ニ惡ムヘキ者ニ御座候彼二世ノ昏暴趙高ヲ信用スルヲ以テスラ史記叔孫通列傳ヲ閱候ヘハ陳勝起山東、使者

以聞、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々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登兵擊之、}
 △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漸入陳、於公如何
 二世怒作^レ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云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レ置^レ之齒牙間、郡
 守尉今捕論、何足^レ憂、二世喜曰、善、盡問^レ諸生、々々或言^レ反、或言^レ盜、於是、二世令^レ御史
 案^レ諸生言^レ反者^レ下^レ吏、非^レ所^レ宜言、諸言^レ盜者、皆罷^レ之、廼賜^レ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拜爲^レ
 博士、叔孫通已出^レ宮反^レ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レ知也、我幾不^レ脫^レ於虎口、廼亡、
 去^レ之薛、々已降^レ楚矣、ソレ二世ノ面諷ヲ好ミ覆亡ヲ願ミサルト叔孫通ノ希^レ世取^レ容ト皆不^レ足^レ論候
 へ^レ二世猶博士諸生三十餘人ヲ召問致候ヲミレハ趙高ハマタシモ只今ノ俗吏ヨリハ増ナランカト奉
 存候何分衆議被^レ聞召^レ上、御直裁被^レ遊候事、是ニ過タル急務ハ無^レ御座^レ候事
今日時務ノ急ト奉^レ考候ハ郡奉行代官 御前被^レ召出、御德意被^レ仰諭^レ候儀ニ有^レ之候、 *追加、唐太宗曰
 唯在^レ都督刺史、朕嘗疏^レ其名於^レ屏風、坐臥視^レ之、得^レ其在^レ官善惡之跡、皆注^レ於名下、以備^レ漢宣ハ中興ノ德、
 黜陟、縣令尤爲^レ親^レ民、不^レ可^レ不^レ擇、乃命^レ内外五品以上、各舉^レ堪^レ爲^レ縣令^レ者、以^レ名聞、

*この追加、
原本には欄外
にある

商高周宣ニ比セシカ其ノ史ニ見ル、者ヲ見候へハ帝興ニ於^レ閭閻、知^レ民事之艱難、勵精爲^レ治、樞機周
 密、品式備具、拜^レ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レ以安^レ其田里ニ而無^レ歎息愁恨之聲^レ者、政平訟理
 也、與^レ我共^レ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以爲^レ太守吏民之本、數交易、則民不^レ安、故二千石、有^レ治理之
 效、輒以^レ璽書^レ勉勵、増^レ秩賜^レ金、公卿缺、則選^レ諸所^レ表、以^レ次用^レ之、漢世良吏、於^レ是爲^レ盛、ト
 有^レ之候誠ニ人君ハ民事ノ艱難知^レシ召ルヘキハ周公ノ無逸ニモ相見候通ニ御座候処閭閻田里ノ事ハ

△中の文、
原本欄外にあ
り

郡奉行代官ニ御尋被^レ成候外無^レ之候漢ノ法、郡ニ守アリ国ニ相アリ天下ノ郡国ヲ十三州部ニ分チ部毎
 ニ刺史一人有^レ之候大小ノ事体祐替^レ候へトモ刺史ハ只今ノ郡奉行、守相ハ代官ト可^レ被^レ思召^レ候左候
 へハ郡奉行代官召出被^レ仰付^レ候ハ即チ漢宣ノ美治ニ御座候代官數ト交易仕候へハ下民安シ不^レ申ハ只
 今モ其ノ通りニ付是亦治理有^レ之候者ハ漢宣ノ増秩ニ倣ヒ平座ハ御意座ニ上サレ御意拜金等ヲモ可^レ被^レ仰付^レ度
 者格等ノ資^レハリ、又ハ二郡三郡ヲモ兼帶可^レ被^レ仰付^レ度、璽書賜金ニ倣ヒ御意拜金等ヲモ可^レ被^レ仰付^レ度
 奉^レ存候又二千石ヲ以^レ公卿ニ用ユルニ倣ヒ代官ヨリ追^レ御用方へ登^レラルヘク候左候ハ、良吏ノ盛ナル
 ニ至可^レ申候又唐ノ高宗永徽元年、召^レ朝集使、謂^レ曰、朕初即位、事有^レ不^レ便^レ於^レ百姓^レ者、悉宜^レ陳、不
 レ^レ尺者、更封奏、自^レ是、日引^レ刺史十人入^レ閣、問以^レ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レ
 貞觀之遺風ト有^レ之候高宗モ武氏ニ惑溺セサルノ前ハ右ノ如クノ美政有^レ之候朝集使ト申候ハ乃チ刺
 史太守ノ類外ヨリ入朝ノ朝班ニ預ル者ヲ申候、尤唐ノ刺史ト申候ハ漢ノ刺史ト名ハ同シク候へ^レ職ハ
 異ニ^レ即チ太守モ同様今ノ代官ニ相當申候、此輩ヲ召出サレ百姓不便ノ事ヲ口陳セシメ其ノ尽サ、ル
 所ハ封奏サセ候儀至極尤ノ儀ニテ日々ニ刺史十人宛召出サレ候ハ勤政ト可^レ申事ニ御座候是等ハ全ク
 貞觀ノ遺風ニ御座候乍^レ恐、崇文公ニハ貞觀ノ政治ヲ深ク御崇尚遊ハサレ候由傳承仕候間何卒、崇文
 公ノ尊慮ヲモ御察遊ハサレ代官召出ノ儀被^レ仰付^レ度奉^レ存候又宣宗ハ心ヲ民事ニ尽シ治道ヲ精勤シ漢
 ノ孝宣ノ流亞^レ被^レ稱候明主ニ候処史ヲ按シ候ニ云ルコアリ上聰察強記、嘗密令^レ學士章澳纂^レ次州縣

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二號曰三処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二曰、上処三分本州事二驚人、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万里也、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又曰、朕以下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ト相見候、處分語杯ハ實ニ尤ナル事人君代官等ニ御任セ切リニテハ代官ニ於テモ勵ミ少ク精勤不仕候刺史ヲノ必令至京面察モ甚妙良法ニ御座候漢宣唐高及ヒ宣宗等ノ事御勸合遊ハサレ今日ニ御施ナサレ候ハ民政ノ美今日ニ起リ可申候勤王ノ御大業御建被遊候ニハ第一百姓ノ歡心ヲ被得候ハテハ不ニ相捌ニ事ニテ代官タル者御上德意得ト下々ヘ申シ諭サズテハ不ニ相叶ニ付郡奉行代官召出ヲ急務ト奉存候右召出初日、第一ニ視三百姓ニ如レ子セヨト一統被仰聞可然候第二日、代官一人或二三人宛被召出、田里ノ休戚、閭閻ノ疾苦等具ニ被問召上ニ可然候第三日、宰判々々ノ急務御問下被遊、事ニ依候テハ直様兩職ヘ詮議被仰付又其人々々ノ所勤方ノ善惡ヲモ御直ニ御褒貶被遊候ハ、諸代官孰モ感憤激勵仕、御德意ノ流行置郵シテ命ヲ傳フルヨリモ速ニ可有之候事

但一人或二人被召出候儀代官ハ一統ノ事トハ乍レ申、十數人ノ内ニハ才不才モ有レ之事ニ付兼テ人

類一(自筆草稿)に次の如くあり
 一私儀幽囚ニ當今之
 人村得と存
 不申候へ共
 口羽徳祐・
 來原良藏・
 中村道太
 郎・赤川直
 次郎・杯其選
 人物と被相
 考候ニ(自筆草稿)類一はこの下
 一(夜中杯)不
 罷出候様被
 仰付度奉存
 候事(左側に次の
 如く細書して
 あり)周布、北
 條、兼重、北
 前田、中村、
 玉木、山田、
 田上、田北、

物御詮議被仰付置、功者才能ノ者ヲ第一ニ被召出、色ニ御尋被遊類役中ヘモ篤ト御德意相傳ヘ候様ニト被仰聞置、左候テ順ニ不才不功ノ者ヲモ被召出候ハ、夫等モ追ニ心懸候様可ニ相成候

〔角〕人君ハ人才御養立ノ御思召申上候迄モ無レ之專要ノ儀奉存候

一、君德ノ儀乍レ恐御勤政ト御講學ノ二ツニ有レ之儀ト奉存候御在職二十年是等ノ儀一ツトノ御行届カセラレサル儀無レ之、又古書ニ所謂人君ノ失德、酒色、遊田等乍レ恐間然可ニ申儀モ無レ之、君德ノ儀ニ付愚臣ノ喋々仕候ニ及ハサル事ニ候得共御講學ノ儀、一二條引証仕差出申候御講學ノ儀老師宿儒御親ミ被遊候段肝要ノ儀ニ候得共只今可然人物逆モ無レ之、山縣半七、平田新右衛門等ハ時勢ニ詔ヒ候俗儒ニテ国家ノ大計勤王ノ大義等ヘハ毫モ心付不レ申候徒ニ付有損無益ノ人物ニ御座候已ムコナクンハ少壯有志ノモノヲ定員無レ之被召出御小姓ニテモ無レ之、儒官ニテモ無レ之、只々平士ニテ御書物掛リ被仰付、於ニ御前ニ毎夜會讀會講等被仰付度奉存候、左候テ御一門益田・福原等 思召次第、時ニ被召出、其外大臣ノ子弟、又在役ノ面ニテモ御人指ヲ以テ召出被仰付度候後漢ノ光武、方ニ天下未平、已有志ニ文治、首起ニ太学ニ稽ニ式古典、修ニ明礼樂、晚歲起ニ明堂靈臺辟雍、然然文物可レ述、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ニ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レ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上曰、我自樂此、不爲レ疲也光武ノ太学、古典、礼樂、明堂、靈臺、辟雍等ハ皆文治ノ文物ニテ撥乱反正ノ初百度草創ノ際已ムヲ得サルモノニテ此段只今二百年太平ノ末

万事繁文縟礼ノ時トハ相異ニテ今日ノ手本トハ相成不レ申候得共其勤政講学ハ誠ニ人君ノ良軌ニ御座候毎且視レ朝、日昃乃罷ト申ス事ハ第一條ト御考合可レ被遊候又引ニ公卿郎將、講論經理ト有レ之候得ハ在役ノ者被召出候事ニ御座候夜分乃寐ト有レ之候得ハ其ノ勤学モ相知レ申候我自樂レ此、不レ爲レ疲也ノ一語尤光武學問ノ得力ヲ思知ラレ候事ニ御座候又唐ノ太宗モ是ニ似寄候事有レ之未タ秦王ニテ居ラレ候時、開レ館以延ニ文学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易子、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ニ文学館學士、分爲ニ三番、更レ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ニ夜分、使ニ圖立本圖像、褚亮爲ニ贊、号ニ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ニ其選ニ者、時人謂ニ之登瀛洲、ト申事御座候又太宗即位ノ後、置ニ弘文館、聚ニ四部書二十餘万、選ニ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等以ニ本官ニ兼ニ學士、聽レ朝之際、引入ニ内殿、講ニ論前言往行、商ニ確政事、或夜分乃罷、取ニ三品以上子孫、充ニ弘文館學士、凡有レ之是乃チ貞觀美治ノ一ニ御座候虞世南尋以ニ本官ニ兼ニ學士、及ヒ商ニ確政事等ノ儀ハ尤面白事ニ相見候其外朝廷ト内殿ト分チ又三品以上ノ子孫ヲ弘文館學士ニ充ル等ノ事皆少シク御交通タニ被レ成候ハ、今日ニテモ同様ニ御座候テ又夜分乃罷ハ光武ト同様ニ御座候扱又十八學士ノ事ハ當今 世子ヘモ御進メ申上度事ニ奉レ存候特ニ世子ハ只今御ニ在江戸ニ遊ハサレ候儀ニ付御屋敷内ノ人ニテハ迎モ足リ不レ申ニ付幸普ク天下ノ名家又列藩ノ名候ヘ御交リ被遊候儀肝要ニ奉レ存候已ニ羽倉外記、安井忠平、吉野立藏等被召寄

*原本以下三行「奉存候」迄欄外にある

候御評儀ニ相成候處侍御史ノ俗論ニテ破レ候由承及候此ノ事果ノ實ニ御座候ハ、甚可レ嘆事ニ奉レ存候兎角人君ハ讀書別テ御肝要ノ儀ニテ唐ノ宦者仇士良ガ △語ニテモ御反省可レ被遊候士良 致仕、其黨送レ歸、士良教レ之曰、天子不レ可レ令閑、常宜下以ニ奢靡ニ娛レ之使無レ暇及ニ他事、慎勿レ使レ之讀レ書親ニ近儒生、見レ前代興亡、心知ニ憂惧、則吾輩疎斥矣、ト申ス事相見候陳又御家來中末々ニ至ルマテ不レ断上書被レ仰付日々御熟覽被遊候事誠ニ肝要ノ儀奉レ存候唐憲宗皇后郭氏ノ傳ニ武宗問ニ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レ爲ニ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ニ審覽度、可レ用レ之、有ニ不可レ以詢ニ宰相、毋レ拒ニ直言、勿レ納ニ偏言、以ニ忠良ニ爲ニ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ニ諫章ニ閱レ之、往々道遊獵事、自レ是改幸稀、ト相見候一度郭氏ノ言ヲ聞直ニ諫章ヲ閱ミシ直ニ改幸ヲ止メラレ候段誠ニ英敏特達ノ人君ト可レ申候願クハ此意御用ヒ遊サレ上書御覽、且前ニ申上候會業ヲ以テ人物御鑒定被遊御直目附、番頭、御小姓等、御近侍ノ役、人物御選擇用被遊度奉レ存候、陳又近臣ノ風儀ハ君德ノ發見スル所ニ御政道何程嚴明ニテモ後宮ト近臣ト依然タル太平ノ弊風除キ不レ申候テハ直ニ御國中ヘ行ハレ候者ニ無レ之候後宮ノ儀外人不レ奉レ存事ニ付敢テ不ニ申上候間 思召ヲ以先萬事只今ノ半減ト被レ仰出度或ハ上杉家杯簡朴ノ御家風ノ由承及候間彼方ヘ御尋テ等被遊全ク其格ヲ此御方ヘ御寫シ被レ成候歟、何分ニモ非常ノ御省略不レ被遊候テハ今日ヲ異變ノ初ト被レ仰出候モ空文ニ相成奉ニ恐入ニ候近臣ノ儀私幽囚中ニテ委細ノ儀存不レ申候得共有志ノ士舉テ申候ハ此度不ニ容易御時節ニテ勤王ノ大業深ク御心勞被遊候折柄、可レ怪ハ御奥役

人御小姓等一向奮勵ノ様子相見不レ申依然トノ衣服容儀ヲ事^(ト)ノ文武勤儉何ソ平時ニ異ナル様モ無レ之御風化ニ薰陶セサルハ如何ニソヤト申候是等ノ儀ハ御直ニモ御警戒被^(レ)仰聞一度、又番頭共へ詳ニ御諭無レ之テハ不^(レ)相濟事ニ奉^(レ)存候且又御小姓中ニテモ心掛ノ者ハ矢張前ニ申上候平士御書物掛リ等ノ講読會ニ交リ時勢經義等ノ談仕候様被^(レ)仰付一度候左候ハ、君徳已ニ彼輩ニ及ヒ彼輩モ亦君徳ヲ補^(レ)御一助ニモ相見可^(レ)申奉^(レ)存候

一、御目付方改正ノ事是亦略狂夫之言ニ申上候へ共未タ竭サス候ニ付尙又申上候遠大ノ策略御定被^(レ)成候ニハ先ツ文武興隆、質素節儉、衣食住品定等ノ儀追々可^(レ)被^(レ)仰出且年來ノ虛文件々著実ニ行レ候様有^(レ)之度就テハ御目附ノ職最モ大關係アルコト奉^(レ)存候右ニ付

第一、御目附人撰ノ事

人ヲ撰ントスレハ員ヲ減スルニ如カス其ノ人トナリ剛直ニシテ學問アル人ヲ用ユベシ若其人ナクハ三五人ニテ可ナリ平日ノ出勤事等闕如スル時ハ使番物頭等ヨリ補フテモ相濟ムヘシ眞ノ御目附ニ至テハ容易ニ其撰ニ充ツヘカラス

第二、御徒士目附横目等モ其人ヲ撰フヘキ事

御徒士目附横目モ御目附ニ準シ大ニ其員ヲ減スヘシ目今御徒士目附横目ノ惡弊指屈スルニ勝ヘス人物モ皆々鄙凡庸陋ナレハ假令一二人ノ志士交リ居ルモ決益アルコトナシ熱此弊ヲ一洗スルコトヲ思

フニ御仕法替ヲ以テ一統被^(レ)差除、別ニ御徒士目附十人横目二十人許リモ御撰擧有^(レ)之度候十人二十人ト申スモ其人ナクハ員必シモ備ヘス且年限勤功ノ法ヲ破リ其俸給ヲ優ニシ大要御目附所ヲ以テ榮選ノ地トスル様ニ有^(レ)之度奉^(レ)存候

第三、御目附數々、御前召出有^(レ)之御政道ノ得失、大臣以下ノ忠佞正邪言上可^(レ)被^(レ)仰付ニ事

是御目附ノ專務ナリ然レモ御人撰ニ深ク御心ヲ用ラレサレハ元來政府ノ大ニ忌嫌ヒ候事ニ付必ラズ剛直ヲ忌テ溫恭ノ人ヲ選舉スヘシ只今御直目附ニテモ梨羽佐伯ノ如キ庸劣ノ人政府ニ害ナキヲ以テ身ヲ要地ニ寓スルコトヲ得ルニテ、^{。推シ知ラレ}嘆スヘキノ甚敷ニ御座候此処甚タ肝要ニテ勿論政府ト互ニ攻訐スル様ニテハ宜カラサレモ政府ニ阿附シテハ御目附立置レ候モ無益ナリ政府ノ忌憚スル全ク此職ニアリ又、御耳目ノ洞開スルモ亦此職ニ有^(レ)之候當今幕府ノ制重大ノ事アレハ必ズ御目附ヘ下シテ評議セシム是ヲ以テ癸丑甲寅以來外夷處置ノ事ニ就テモ御目附方ヨリ往々正論出タル由承及候當局者ハ迷ヒ傍觀者ハ得^(レ)ノ意宜シク然ルヘキ事ニ御座候

第四、非法糺彈怠ルヘカサル段、御前召出ノ節毎々御直ニ被^(レ)仰諭一度候事

衣服家宅宴會等ノ事ハ夫々御定制モアレトモ其法ヲ犯シ奢侈ニ趨リ靡麗ヲ事トスル者少カラス近年以テ度々質素節儉ノ戒命下レモ其ノ風一向改ラズ改ラサレモ一向其罰行レズ因循々々ニテ相澄ミタリ然レモ異變ノ覺悟相定ムルニ就テハ此事別ノ要着ナリ何卒急々非法糺彈ノ事初ラスノハ

萬事ノ御沙汰ハ皆空文ニ相成申候御沙汰皆空文ニ相成候上ハ国政ナシト可申勿体ナキヲ奉存候

右御目附政正ノ議ハ政府ノ忌憚仕候儀且御直目附ノ權ヲ撓メ候ニモ似候ニ付必ズ沮格ノ議起リ可申候得共漢土ニテモ漢^上來諫大夫、諫議大夫、御史大夫等ノ職有レ之宰相ノ事ヲモ人君ノ身ヲモ諫諍糾彈スル^ルニ相見候得ハ是非御目附方改正ハ被^レ仰付^レ度奉^レ存候

東坡策、策略五曰、陳^三五事^二以備^レ採擇^一、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レ恃以爲^レ治者、宜^レ日夜召論^二天下之大計^一、且以熟^レ觀其爲^レ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レ寄以^レ遠方之民^一者、其罷歸、皆當^レ問^レ其所^レ以爲^レ政、民情風俗之所^レ安、亦以揣^レ知其才之所^レ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レ論^レ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レ以應^レ故事^一備^レ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レ以訪^レ之、無^レ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レ可^レ觀者、宜^レ皆召問優慰、以養^レ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レ一命^一以上、雖^レ其至賤無^レ以自通^レ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レ不可^レ哉、察^レ其善者^一卒然召見之、使^レ不^レ知^レ其所^レ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レ善、不^レ以^レ位卑祿薄、無^レ由^レ自通^レ於上^一而不^レ修飾、使^レ天下習^レ知天子樂^レ善親^レ賢恤^レ民之心、致^レ不^レ倦如此、翕然皆有^レ所^レ感發、知^レ愛^レ於君、而不^レ可^レ與爲^レ不善、亦將^レ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レ以大慰^レ天下之心^一焉耳、右東坡策^ト題^シ書^ニ策略[・]策別[・]策斷^ト凡^ソ二十五策有^レ之、蘇軾^ノ著^ニテ誠^ニ善^ク宋代ノ事ヲ說^レ尽^シ

候書ニテ當今ニ取り候テモ甚の切ニ被^レ考候就^レ中此一段抔私申上度儀ハ皆^レ申尽有^レ之候間何卒御熟考ノ上著實ニ御施行被^レ遊候ハ、私儀幽囚ノ欣躍ハ申ニモ不^レ及蘇軾モ万里ノ外九原ノ下ニテ何如計カ喜ヒ可^レ申ト奉^レ存候

七月十日

囚臣
吉田寅次郎 再拜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意見書類

解題并凡例

一、意見書類は、各種文稿に洩れたる和文意見書十數種を、編者が輯めて一書と爲したものである、然し尙この外に、戊午幽室文稿・己未文稿及書簡篇中には各種の意見がある筈である、

二、目次は勿論編者の作りたるもので、本文各篇の表題及其下の年月註記も概ね編者の附けたものである、

(委員 廣瀬豊)

意見書類目次

- 一、明倫館諸生連名上書文案 安政五年一、二月頃……………一九一
- 二、要路役人に與ふ 安政五年七月十三日……………一九三
- 三、謹テ言上仕候事 安政五年八月二十日夜……………一九五
- 四、上益田彈正意見書 安政五年九月六日……………一九九
- 五、上益田彈正意見書 安政五年九月十六日……………二〇一
- 六、意見書草稿 安政五年十二月……………二〇三
- 七、上益田彈正 安政五年冬……………二〇四
- 八、自問數條草稿 安政五年冬……………二〇七
- 九、言上書 安政五年某月……………二〇九
- 十、上書(目安箱投入) 安政六年二月四日……………二一〇
- 十一、愚見書附 安政六年二月頃……………二一四
- 十二、意見書文案 安政六年二月頃……………二一五

意見書類

明倫館諸生連名上書文案代作 安政五年一、二月頃 松陰在萩松本

* (安政四年)

(已未文稱、追憶往事参照)

去年二月蘭人申立之趣清國喚人ト爭亂之事偏ニ條約ヲ守らざる事起りたる由を引證し吾國を恐嚇し墨夷及暎拂等が為ニ遊説し彼等之條約間違申さぬ様ニとの手段と相聞申候然處近來以幕府ノ外國と御取究相成候條約ハ永世不變之儀ニ候ハ、夷人共も心服可レ仕哉ニ候ヘ共夫ニ而ハ後來之禍患如何共致方無レ之若又一時之權道ニテ一先御取究相成國力ヲ養ヒ他日ヲ待テ御征伐ニ而も可レ被レ仰出ニと申事ニ候ハ、萬々不ニ相成ニ事ニ而特ニ信義を失ヒ不レ可レ然事ニ御座候就テハ癸丑甲寅已來相定り候儀今更致方無レ之儀ニ付隨分嚴重御守被レ遊已來之儀ニ率爾ニ御取究無レ之様有レ之度若此餘少シニ而も新約始り候様ニ而も如何共致方無ニ御座ニ儀と奉レ存候且又去年之申立ニ 皇國ノ夷國へ被レ遣候御書翰御文體今一層御引下ケ相成可レ然との儀有レ之由此段至極之憂と奉レ存候元來今朝ノ唐ニ韓とトヘ賜り候御文式と令條ニも相見候通り古より相定り居候事御座候處足利氏之代大義ヲ取失ヒ國體を恥シメ候事共數々有レ之今更憎ミテ餘りある事ニ御座候然ルニ當幕府ニ而も足利氏之舊轍ヲ襲レれ候ニヤ慶長元和已來外國へ對シ如何敷文體共數多御座候由癸丑甲寅已來墨魯其外之來翰ハ悉ク夷狄共も大皇帝大統領勅諭

御朕などの字面相用皇國漢土抔振合ニ而申候へど全く帝皇天子を以て自ら居候趣驕傲之段ハ可憎之至ニ候へ共是ハ彼等ガ自稱ニ御座候へど吾國ノ兎角可申ニも非ず候又幕府之御地位と先ハ彼等と敵體之姿ニ相當り天朝ハ一等其上ニ被レ為レ在候御事ニ付左迄恥辱と申ニも無レ之候乍レ併幕府天朝御推尊之義明あらを左あら幕府ニ而すら天子之御稱號ハ出來不レ申ニ付自ら文體謙下ニ相成夷國ニハ幕府ヲ先 皇國之元首と相考候事ニ而何となく敵體ヲ落可レ申哉と案セラレ候文言相見申候併是も濟來候分ハ姑ク置て不レ論候共此餘蘭人之申立ニ御從ヒ今一層文體御引下ニ共相成候ハハ則臣ヲ夷狄ニ稱シ候様相成可レ申候此段甚以痛心仕候併是ハ國體之重ニ關リ候儀ニ候へ共盛文之事共可レ申歎此節江戸滞在仕候墨夷使節ニ至り候而中々盛文共難レ申素ク何如ナル議論ニ候哉幕議難レ測候へ共世間ニ風説仕候趣ニ而ハいつま彼國の官吏吾國へ入込御借渡之土地へ人民をも植付萬國ノ商船をも其地へ引受交易可レ致趣特ニ嘆拂諸國より來寇等之儀有レ之候共墨夷ノ官吏其取計ヒ可レ仕おど頻ニ幕府へ申立此段幕府ニ而御聞濟無レ之候へど大ニ不快ヲ挾ミ不遜之倨傲之言動仕候由若幕府ニ於テ彼ら凶儀ニ恐レ墨使へ萬事御任せ相成候ハ、立所彼ら臣トナルのミニ無レ之終吾全國ヲ奪るゝよ立至り可レ申此所何分ニも幕府へ精々御直言被レ仰入ニ若幕府ニ而御得心無レ之事ニ候ハ、御國計特立シテモ此大義ハ天下へ御唱不ニ相成ニ候而ハ第一 皇國之大恥辱奉レ對ニ 天朝ニ相濟申間敷將又 御祖宗様特ニ 洞春公 皇室御尊奉之御思召ニも相叶申間敷實以奉ニ恐入ニ候御事奉レ存候 私共各先祖代々御厚恩ヲ蒙り

候身分特明倫館諸生ニ被レ仰付ニ候事ニ御座候へ共明倫之二字ニ對シ候而も是等之大義ヲ取失ヒ御直言不ニ申上ニ候而も相濟不レ申漢土ニ而も後漢唐宋あど大學生數千人詣レ闕上書仕候事あども相見中ニも宋ノ陳東歐陽徹ナトノ事ハ後世ニ傳へ史書ヲ照シ候事ニ御座候然ルニ私共安然仕居候而も平生萬卷之業も総而無用空文と相成書生大恥不レ過レ之奉レ存候のへ不レ憚ニ忌諱ニ連名上書(以下闕ク)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要路役人に與ふ 安政五年七月十三日 松陰在萩松本

違勅之事ハ六月廿一日之調印ニ而一も二も無ニ御座ニ候此段着眼無レ之も乃ハ誠ニ不解痛痒之至と奉レ存候道太上京後之確報御待被レ成候ハ、又十五六日も遅延ニ相成機會も抜ケ申候(道太參リ候上ニ而確報ヲ待レ候儀何共落着不レ仕候福原在京已ニ調印之事申來候上ハ是に過る確報ハ無レ之候道太參リ候迎萬々何の確報可レ有レ之哉)何分神速ニ幕府へ忠告 天朝へ密奏御一同ニ御発シ可レ被レ成候 叙慮改リ候ハ、抔申事誠ニ愚昧之見ニ御座候能々事理御弁別可レ然奉レ存候 天朝之御憤懣ハイツヨリ之事與被ニ思召ニ候哉私承リ候ハ癸丑ノ九月朔日上京仕リ梁川翁ニ承リ候話ニ墨夷來航已來ハ毎晨寅刻ガ齋戒はし、敵國懾伏萬民安穩御祈願被レ遊且供御も兩度之外不レ被ニ召上ニ候由朝を夕を比御詠ハ又是より先之事ニ御座候其後梵鐘之詔改元之詔書ナトノ事アリテ六年目今戊午ニ至リ明々勅旨ニ顯

(ハ内、原本は附箋)

れ候事中々一朝一夕慷慨なんと申沙汰ニハ無レ之候六年之精誠何トテ一朝ニ改リ可レ申哉餘リ勿体なき申分ニハ無ニ御座ニ哉且改リ候共 叡慮ニ隨候ハ、道義ニおるて何の不可あらん哉一人ト申ものハ体認ト申事ヲ不知候ハ、人と申ものに之無レ之只今 主上之御身上ハゆゑ、ある哉銘々体認シテ見るべし一旦 勅答出候ららハ逆も跡へハ御引不レ被レ遊候御引不レ被レ遊候ハ、 後鳥羽天皇 後醍醐天皇之御厄難ハ目前ニ有レ之候へ共少も 聖体御厭不レ被レ遊候事ナルヲ臣子トシテ体認もセズ餘所目ニ見テ安坐シテ居若ヤ萬一 叡慮改リ候ハ、如何ナト、改りもせぬ 叡慮へ下ケ墨仕候ハ実ニ〳〵惡逆無道不仁ニ與るる之大なるものニ付若御役人中ニかゝる人物も有レ之候ハ、早々被レ差替ニ不忠之もの、見懲ニ可レ被レ成候全体大事ヲ擧候ニハ義不義ノミヲ目ヲ附候事ニ而成敗へ心ヲ附候事皆々臆病之至ニ御座候新田・楠又ハ 洞春公陶御制伐等之往蹟ヲ能々御覽可レ被レ成候いつきも力ヲ以テハ敵セラル、ニ非ス但機ヲ見るの明決と誠之貫徹とニ而事ハ出來候不レ知レ機誠のなだものハサツバリ大事之引當ニハなり不レ申、此見切不ニ出來候ハ、切腹シテ世ノ臆病ものヲ勵スモ一手段ニ御座候何分ニ一兩日之内御決議ナクテハ逆も事ニハなり不レ申候御當家之御弓矢関原ニ而汚レ候々已來今ニ至るまで未タ直リ不レ申候今兩三日之機ヲ失候ハ、又百年位ハ腰ハノリ不レ申腰ノノラヌノミニ無レ之國家之滅亡無レ疑候且腰ノノラヌト申も一國一家之私事ニ無レ之カ、ル 皇家之御大事ニ手ニ逢不レ申シテ江家ノ家名何ヲ以テ立行可レ申哉何分機會ヲ御失不レ被レ成候様爲ニ江家ニ為ニ 天朝ニ奉

レ祈候事 天朝ノ御論大般石さる證ハ八々ノ卿ノ上書ニても知るべし名ヲ募リタリトテ八々ノ人数ガ驅リ集メラル、モノニ無レ之是皆 聖上之至誠貫徹仕候故之事ニ御座候
安政戊午七月十三日夜 吉田寅二郎矩方拜
要路御役人様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

※(此表題は原本の儘)

(香編安政五、八、廿一、益田行相に送る)参照)

謹テ言上仕候事 安政五年八月廿日 松陰在萩松本

此度京報之趣畧傳聞仕候處幕府及尾張水戸等へ 勅諭有レ之候由 叡慮之趣將軍ハ賢明ナル處諸有司之取計御不審ニ被ニ 思召ニ候付ニ三家家門外様譜代一同群議 徳川家ヲ致ニ扶助ニ候様ト之御事ト相見、誠以寛容明確之 勅諭奉ニ感戴ト申上モ恐多キ次第奉レ存候然處此義ニ付テハ孰レ幕府又ハ尾張・水戸御兩家杯ヨリ此御方へモ御相談可レ有レ之様奉レ察候然處江戸ニテ此段発シ候上ニテ御國へ申参リ御国ヨリ又候江戸へ申参候テハ往返餘程日数相立在府及ヒ関東最寄之諸藩へハ大ニ御後レニ相成実ニ 天朝・幕府被レ為レ對御間關ニ相成御不都合之仕宜ニ可ニ立到ニ様奉レ考候右ニ付私愚按仕候ニ今日之大義ハ追々幕府へ之被ニ仰立、且此度被ニ仰出一候御書附等ニテ疾ヨリ御決定之儀ニテ今更改テ御議論被レ遊候迄モ無レ之儀ニ候得者此上ハ御手後レ不ニ相成ニ様之御處置專要奉レ存候就テハ御直目附乎

御奥番頭乎又兩政府屬員ノ中乎ニテ人物御妙撰被遊 御内慮之所逐一被仰聞、京師被差登、御親
姻之御方乎又ハ傳奏等へ便リ

此度墨夷假條約之儀ニ付幕府並尾張・水戸等へ

勅諭被仰出候趣道路ニテ承及候処実否如何不

奉レ存候得共寡君儀近來以幕府へ申立候儀ハ箇様々々家中共へ示置候儀ハ箇様々々之次第ニ候右ニ

付此度之儀ニ付幕府・尾・水等ヨリ相談有レ之候共矢張同様之事ニテ

勅旨遵奉之外更ニ無ニ他賜

候此段内奏仕置。□志願ニ御座候

(ハ股カ)

ト申入置直様關東馳下リ何分ノ様子相伺居

勅諭之次第相違モ無レ之事ニ候得者幕府并尾水へ

此度 勅諭之趣因元ニテ傳聞仕於寡君モ奉ニ恐入ニ候 勅旨尊奉之儀ハ追々公邊申立モ仕置候

得共尙又苦心仕候故御評議端相同度私差出候

杯ト御申入被成度奉レ存候左様相成候得ハ夫ヨリ以前幕府・尾・水等ヨリ已ニ御相談有レ之候共左迄御

手後レニ相成候儀ハ有レ之間敷奉レ存候右ニ付俗論種々可有レ之候得共 天朝へ忠節屹ト相立幕府へ

不レ失ニ信義ニ様トノ 思召ニ候ハ、此外致方無レ之様奉レ存候此度之

勅諭京報之趣彌実事ニ御座候

得者孰レ諸藩ヘカ、リ候儀ニ可有レ之處諸藩之申出遲疑仕候間ニハ如何ナル變動出來可レ仕哉モ難レ計

ニ付一日モ早ク勤王攘夷之思召早ク 天朝幕府へ御達相成候儀急務ト奉レ存候 御當家之正議ハ

赫々トノ天下ニ相耀キ候事ニ付假令只今遲疑被遊候テモ奸邪ノ幕吏志ヲ得候時ハ迎モ御禍ハ不レ被

彦根侯邪議
ヲ張ラレ候
事天下皆切
齒唾罵仕候
ハ氏是等モ
權奸ノ脅誘
ニ籠絡セラ
レ候事ニ付
是レモ御使
論御張込被
レ成候事急

レ為免候左候得者一日モ早ク正義御主張被遊幕府ノ奸吏御除被成候御手段誠ニ以肝要ニ奉レ存候且

只今之仕宜ニテ遲疑回望之間ニ尾・水兩家杯ヨリ正義勃興致シ奸吏等一時ニ致ニ辟易ニ候時ハ 御當家

ハ大ニ被レ失ニ威望ニ候御事ニ可ニ相成ニ候其故ハ幕府へ兩度被レ仰立ニ之件正議ニ於テハ無レ此上ニ候得共

其節居合之役人等皆無識之愚俗ニ付 思召筋屹ト幕府へ張込候儀モ不レ仕、只御付届迄ニ相成居候

天朝へト申候テモ 是迄左迄御手ノ付候義ハ無レ之、又尾張・水戸等ハ門地ト云ヒ孰レ正義ノ首唱タル

ヘキ御方ニ候処是迄格別正論被レ仰談ニ候義モ不レ承候左候得ハ嚇々ノ義名ハ皆虚声ニテ実事ハ絶テ無

レ之何ノ威望有レ之候哉當時人材追々御擢用ニ相成一國ノ俊秀過半要路ニ罷居候事ニ御座候得者先御安

心ノ様ニ相見候得共一向是等ノ所へ心付モ無レ之、觀望持重ノミニテ日ヲ涉リ坐ナカラ 御當家御滅亡

ヲ招キ候致方誠以氣遣敷奉レ存候元來只今要路ノ人々時勢大ニ見誤リノ義有レ之候故ハ公儀ヲ一概ニ邪

議之様ニ相考此度違 勅之義幕府之本謀如此ト存候趣ニ相見候は大ナル間違ニテ此度之事ハ紀伊

御附水野土州ナトノ主謀ト相見佐倉・上田・鯖江等モ専ラ夫ニ靡ケ候義將軍家ニ於テハ格別違勅之思召

モ有レ之間布其上薨御ノ事ニ候得ハ今更追論ニモ不レ及、紀伊ヨリ被レ入候幼君ニテモ同様違勅ノ思召

ハ決テ無レ之、其外三家三卿歷々ノ御方々ニ於テモ絶テ違 勅ハ不レ被レ致御事ニ付偏ニ土州等數小

人一時之逆威ヲ逞フスルニテ不レ足レ畏候 天朝ニハ疾クニ此所 御洞察被レ遊候御事ト相見

勅諭ノ御文面ニテモ被レ伺候事ニ御座候 御當家杯格別ノ御門地ノ事ニ付徳川家之議論ハ御違背モ難ニ

務ト奉レ存
候彼藩ニテ
モ岡本半
助・伊原主
正論ノ大臣
有レ之由ニ
方ヨリハ此御
議ハ必御益
候事ニ可ニ相成

意見書類

出来哉ニ候ヘ氏家奴ノ逆焰ニ御畏レ被レ成無レ由邪論御論破不レ被レ成、徒ニ親望持重被レ遊候テハ天下
後世ヘ對シ何ノ面目可レ有レ之哉指當リ 天朝ヘ御忠節不ニ相立、幕府ヘ信義無レ之 御當家御威望ヲ
失ヒ候ノミナラス滅亡ノ媒ニ相成候モ偏ニ足路之人々時勢見誤リヨリ起ル義ニ御座候克々被レ仰諭ニ候
様奉レ祈候
京都被レ差登ニ候役人御精選不レ被レ仰付ニ候テハ不ニ容易一失ニ 御威望ニ候義奉ニ恐入ニ候御留守居福原與
三兵衛好人物ニハ御座候得共才識乏敷氣胆弱ク大事ノ間ニ合不レ申候中村道太郎・北条瀨兵衛被レ差遣ニ
候所兩人共才学ニ於テハ先當時ノ袖領ニ御座候得共親望論有レ之候尤道太郎ハ一種確乎タル所有レ之候
得共瀨兵衛ハ別テ伶俐油滑一向確然不動之胆無レ之、幕府奸吏之表計リ相繕ヒ正論之助ケニハ一向相
成不レ申候其後工藤半右衛門被レ差登、是誠ニ深害ニ相成可レ申候此人私親類ニテ殊ニ年來流儀兵学出
精稽古場見合頭取ヲモ相勤メ候事ニ付其為レ人ハ委細ニ承知仕候大畧才小量狹嫉妬之念強ク讒詔之口
巧ミニテ天下之形勢古今之成敗等之事ハ丸ニ不レ存候何如ナル御詮議ニテ右様要地ヘ被レ差向ニ候事ニ
候哉一向合點參リ不レ申候右ニ付何卒右等之人々追々御操替不ニ相成ニ候テハ実ニ御大事ニ相成可レ申候
天下ノ事ハ実ニ一日萬幾ニ御座候所正義ハ一筋ノ者ニ付 御思召筋得ト被レ仰聞置ニ候者一人ツ、京師
江戸ヘ被レ差越置、臨機之處置ニ至テハ便宜從事候様不レ被レ仰付ニ候テハ天下之事萬々人後ニ落候様相
成可レ申奉ニ恐入ニ候事

右ハ私愚存ノ儘荒増書付差上申候餘リ世間ト違却ノ論ニテ実ニ奉ニ恐入ニ候ヘ氏當今之事恐クハ是レ
ニ不レ出ト奉レ存候故不レ憚ニ忌諱ニ申上候死罪死罪頓首謹言

八月廿日夜

(東京市毛利元昭氏藏 校合濟堂)

上益田彈正意見書 安政五年九月六日 松陰在萩松本 謹白

左近允殿卒去ニ付佐世主殿ヘ跡式被レ仰出ニ候處主殿辭退ノ内願有レ之由廟堂之高議如何相決候哉道路
之風聞ヲ以相考候處是亦一大機事ト奉レ存候跡式被レ仰出ニ候根元ハ不レ奉レ存候得共孰レ 思召ヨリ出
候事ニテ殊ニ血統親疎之儀モ有レ之事ノ由左候ヘハ是非々々此段辭退有レ之候テハ不ニ相濟ニ事ト奉レ存
候此義一大機事ト奉レ存候故ハ近來以度々難レ有 御直書被レ仰出ニ御返石モ有レ之、加レ之國家非常之時
節、士氣餘程可ニ引立ニ管ノ処矢張因循ニテ今日ヲ送り 御主意深ク下々ヘ徹底仕不レ申ハ、全ク
君徳相道未タ至ラサルコアルニ非ズ乍レ恐 御政道御威光相立不レ申ト奸人比周正論ヲ誹謗仕候ヨリ恐
多クモ 殿様ニハ近來ハ軍ノ物数寄被レ遊也彈正殿ハ年少輕銳、卒爾ノ舉動多キ也抔ト忌憚ナク申觸
シ候者モ有レ之故ノ儀ト奉レ存候此度佐世辭退ノ主意モ一ハ家來ノ持方ヨリ出一ハ同列ノ持方ヨリ出候

意見書類

儀加之奸人其間ニ周旋シ此論ヲ是非ニ破却シ所謂彈正殿輕銳ノ一證トシ併セテ 御主意筋ヲ沮撓仕候一端ニ仕候手段ト相見ヘ必シモ主殿肺腑中ヨリ流出候誠心ニハ無レ之趣承ニ及候左候ヘハ誠ニ以一大機事ト奉ニ恐入ニ候右ニ付若強テ相拒ミ候勢ニ候ハ、又々嚴命被レ降候テモ不レ苦事ニ奉レ存候 御政道之大意王安石ガ人言不レ足レ恤ト申候類ハ誠ニ暴言不レ可用候得共、設而不レ犯、犯而必誅ト申勢ハ無レ之テハ迎モ年来因循姑息之積弊ヲ破却シ勤王ノ大義ヲ天下ニ御立貫被レ遊候事ハ六ヶ敷奉レ存候且此度ノ議非ニシテ辞退之論彌尤筋ニ御座候ハ、無理ニ上ヨリ御押付被レ遊候譯ニハ參ル間敷候得共主殿義佐世家ニ於テハ養子ニテ福原ヘ戻ラレ候ハ大江ノ源ニ溯リ候訳ニ相當、一身ニハ本望ト申モノニ可レ有レ之、佐世家來ニテモ主人ヲ失ヒ殘念カリ候ハ尤ニハ御座候ヘハ嫡子ヘ跡式被レ仰付ニ事ニ可レ有レ之候得ハ彼家ニテ深ク可ニ相嘆ニ事ニハ無レ之、殊ニ主殿ノ一女嫡子ヘ致ニ配偶ニ居候由ニ候ヘハ主殿血筋モ彼家ニ殘リ候事ニ御座候畢竟老中ノ主人ヲ失ヒ非役ニ相成候ヲ殘念ニ存、且老中ニ相成候ヘハ益福モ同様ノ事ナルニ本人ヲ福原ヘ被レ取候テハ老中ノ肩ノ崩レ杯ト申家來并同列輩私心私論ヨリ起ルコトニテ皆々 御政道ヲ乱リ候一種ノ俗説可レ惡モノ御座候付必々無ニ御頼着ニ御威光相立候様被レ遊度奉レ存候若御沙汰戻リニ共相成候様ニテハ何事モ御政道ハ下次第二相成是モ衆心一致ノ筋ニ候得ハ下情ニ御從ヒ被レ成候ハ目出度事ニ候得共私心私論モ喧敷申出候ヘハ終ニ行レ候様ニテハ 執事ノ御一分相立不レ被レ成ノミナラス 明公ノ御威光ニ相拘リ候義 國家ノ御威柄御受持ノ御役柄ノ義何分御

大事ノ義ト奉レ存謹白仕候

序ニ申上候當今 君相御同徳人材御擢用ノ上ハ何モ可ニ申上ニ事ハ無レ之候ヘハ此上ハ御政道ハ畏ロシキモノ假令御無理ニテモ一旦被ニ仰出ニタル事ハ違背ハ出來ヌモノト下々落着仕候様有レ之度此段尙威ノ御處置誠ニ今日之急務ト奉レ存候乍レ併、無レ虐弑獨、畏ニ高明、ノ意尤モ御斟酌肝要奉レ存候

九月六日

謹白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堂)

上益田彈正意見書 安政五年九月十六日 松陰在萩松本

謹白

一、明ニ四目ニ達ニ四聰ニハ聖人ノ令典ト奉レ存候ニ付京師・江戸ヨリノ來翰要用ノ所抄錄差上候間甚恐多候得共 明公閣下ヘ御奉呈奉レ願候私囚室ニ罷居候得共暑天下ノ近狀承知仕候ハ昨年来諸友四方ヨリ不レ断報知仕候故ノ義ニ御座候是等ノ儀ハ政府ニテハ勿論疾クニ御聞知ノ件ニハ可有御座候得共泰山河海ノ土壤細流ヲ擇ハサルノ意ヲ以テ御進達奉レ願候

一、清末浪人舟越清藏ノ事、客歲御家臣小国剛藏ヨリ追々承及候處近來中谷正亮・久坂玄瑞其外在京

意見書類

同志ノ面々ヨリ報知誠ニ感心ノ男ニ御座候此内道化狂画考差送候節短跋相認奉_上ノ積ニ御座候所最
早政府へ出候由ニ付差控申候其跋文左ノ通ニ御座候

右狂画攷一篇、清末浪士舟越清藏所著、事雖近諧亦可_下以究_ニ東域之態、且觀_ニ其人之忠志_上矣、
傳聞、清藏行年六十、僑居天津、書札句讀教_ニ育兒童_一、以資_ニ餬口_一、常曰、為_ニ天朝江家_一而
死、死得_ニ吾所_一也、臣誦_ニ此篇_一想_ニ其人_一、故謹奉_上云、

此度正亮書ニ有_レ之候通別番原書 差上候 御洗米御祝餅等清藏ヨリ賞候由此一條ヲ以テモ其人ノ老篤想ヲ
ヘク候何卒是等ノ人物ハ其心ヲ收メ候御處置專要ニ奉_レ存候多分ノ御惠ニハ及不_レ申候得共二三人扶
持ナリ_レ御出入扶持トシテ被_レ下置、且此節別シテ為_ニ天朝・江家_一粉骨ヲ竭シ候志ニ對セラレ時
ニ於テ拜金等被_レ仰付_ニ度奉_レ存候左候ハ、彼者一塩憤勵御家ノ手足耳目ト相成餘程御用ニ立申ヘク
候是正氣ヲ持維スルノ一端ニモ相成不才無能ノ冗員俗吏へ年限ノ功ヲ以五十石百石ノ御加祿被_レ仰
付_ル、ニハ遙ニ勝リ可_レ申候

一、先達テ差出候杉藏上書御一見被_レ成候由赤川直次郎ヨリ承候右人物ノ事ニ付私一説御座候直次郎
へ談候処同意ノ趣申間候ニ付最早申上候儀ト奉_レ存候得共尙又申上候儒官片山與七事此節類ニ養子
探索仕候ニ付小田村伊之助等モ九物ヲ養子ニ致サセテハ儒官無人之節至極氣之毒ナルト苦心仕居
候何卒 執事ノ御差圖ヲ以テ杉藏ヲ以テ養子ト御為セラレ度奉_レ存候杉藏人物ノ義ハ御明鑑モ可_レ有

レ之、文学モ頗ル其才有_レ之事ニ付決ノ儒名ヲ辱シムルニハ至リ不_レ申ト奉_レ存候

一、中谷正亮・久坂玄瑞上_ニ大原三位_一書モ写上仕候一書生ヲ以テ此等ノ儀相企候ハ俗吏ノ是非何如難
測奉_レ存候得共畢竟ニ生忠心ヨリ出候事ニ付此等ノ事不_レ申上_一ハ即チ壅蔽ノ一端ト奉_レ存候故別番
差出候書生賤士ハ是程迄ニ勤王ノ事ニ苦心仕居候段被_レ仰上_ニ度奉_レ存候

九月十六日

吉田寅次郎謹白

益 彈正相君座下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堂)

意見書草稿

安政五年十二月 説明書に松陰杉家に嚴囚中とあり

恐多奉_レ存候得共 天照大神の勅言ニ日嗣之隆與_ニ天壤_一無_レ窮と有_レ之候所

某尊皇攘夷之事ニ痛ク憤慨仕候ハ由來久敷事ニ而一朝一夕之儀ニハ無_レ之候得共其決心仕候次第一通
リ申候_テ癸丑六月墨夷使節浦賀來港之節驕傲不遜之次第親シク見及候_レ益切ニ相考候所益以無事ニ
退帆尙甲寅之歳も無事ニ條約相調神州之大患彌骨髓ニ入候覚、入海之一策も不_レ遂蟄居之身と相成候
三餘讀書七生滅賊之志相立天地神明ニ相誓居候所丁巳二月蘭人申上ニ魯墨暗拂等ハ世界中之強國ニ而
味方ニ相成候へハ無上御後楯ニ可_レ相成_一と有_レ之且外國へ御書翰御文言兎角命令相成候様ニ而御頼と

意見書類

申様見受不_レ申候御改相成度と有_レ之候を一見一ハ國勢ノ為ニ嘆_レテハ名分_レ之為ニ嘆_レテ候往古之例ハ姑置甲寅已來四夷と之條約書往復書翰等之御文体致_レ歴觀_レ候所孰も敵体之様ニ相見候得共彼ハ至尊ヲ以テ自居候我ハ上ニ天子被_レ為_レ在候事ニ付征夷ハ大君様之稱被_レ為_レ用候而も少シク敵体_レ下_リ候様相見候是を_レ至極氣の毒ニ相考候所へ萬一蘭人之言ニ御從ヒニテ御文言御改ニ共相成候ハ、稱_レ臣夷狄_レと申者ニテ足利義滿ト同罪ニ候へハ中々難_レ默止_レ存居政府へ色々及議論候由墨夷使節入_レ府、將軍家へ遂_レ謁見、且閣老へ申入候次第数々可_レ憎_レ之_{事柄之中にも}至々々々江戸へ外國事務宰相ヲ置と数ヶ所ノ港口借受官員置付候と雙方勝手ニ致_レ交易_レ候と耶蘇ノ禁ヲ除_レ候與ノ四ヶ條ニテ特ニ癸丑ノ歲彼理持渡之書面ニテ畢竟墨夷清國往來ニ付差障之筋を以石炭置場薪水食料買入漂民扶助等之事彼_レ頼入之申分ニ候處コンシユル之申分ハ夫ニ反し皆々彼_レ恩被_レ急ニ申出候儀何を共不_レ可_レ忍_レ之次第ニ付政府へ色々及_レ議論_レ候内豈圖ランヤ當三月廿日之勅諭ニ大ニ力_レ後文缺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上益田彈正 安政五年冬 松陰在萩松本

八月廿六日松浦龜太郎書抄

此者、名温古、字知新、号松洞、別号無窮、根來主馬家來、善_レ画、頃入_レ三江戸芳野

金陵塾_レ読_レ書

暗魯モ條約ヲ取究メ墨ヤニハ、二開港仕様子佛ハ此節愛宕下へ來_リ處々遊歩是モ決テ條約取究可_レ申誠ニ早理窟モ何モ無_レ御座_レ候

十月十五日水府へ 勅諭有_レ之申候云々、尤モ幕府ニハ偽 勅ト申由ニ御座候_{臣實謹案、幕吏之奸至此、誠可_レ慨哉}

神奈川開港之儀ニ付テハ品川ヲ青山通ニ付替六郷ノ渡ヲ矢口ニ付替箱根ヲ足柄ニ付替左候テ_{西嶺ヨリ}

東二十里ケ間丸テ夷狄之遊處ニ致ストノ幕議有_レ之由風評仕候

内藤豊後守先達テ上京ノ由三万石如何致候ヤ_{臣實謹案、三万石或作二万石、傳聞、幕府新奉ニ上諸天朝豈}

容_レ之

當十月ニ外国奉行水野筑後守・長井玄蕃頭・御目附津田半三郎・加藤清三郎亞國へ渡ル由此節進物ノ用

意仕由ニ御座候尤モ是ハ條約ノ事ニ付大統領カ印ヲ取ニ渡ルトノ事ニ

高杉君本月十九日大橋順藏へ入塾_{臣實謹案、高杉晋作、名春風、字暢夫、行年二十、才識絶倫、後來必有_レ可_レ觀者_ニ矣、}

同月廿八日榮太郎書抄

榮太郎、名秀実、字無窮、_(逸カ)為_レ百人御中間、行年十八、頗有_レ志气、見_レ為_レ江邸御道具

方胥徒、

桂小五郎君水府邊ヨリ帰着老公ノ御意下ニ徹セサルヲ毎々御歎被_レ成候別紙水府ノ御達之覺御覽被_レ下

(抄は
天明天皇御
結仁の御字を
御達申上げ
た缺畫の字で
ある)

度候

御達之覚

物頭以上并ニ御役方之面々

此度 公邊之為重キ 勅諭ヲ被レ為レ蒙候處御家中之面々別テ敬慎御奉公大切ニ可ニ相心得旨内達致置候トノ御沙汰ニ候

水府公 勅ノ事ニ付閣老間部・大田ヲ召シ御詰リ被レ成候処二人曰、同列相談之上御答可ニ申上ニ候トテ退出候由

同月二十七日半井春軒書抄

過ル十三日品海へ拂船下レ碇、岩瀬肥後應接ニ参リ其傲慢ヲ怒リ帰リ候由定テ本怒リニハ無レ之ト奉レ存候

水府先日内々 勅諭下リ候由何卒面白ク行バ宜シ然シ姦物ノ威益強シ可レ恐可レ歎尾州ヨリハ渡邊半藏ト申大身出、福井ニモ家來出候由是ハ(元字)ハイツレモ有志之人ノ由

九月七日傳之輔京師書抄

傳之輔為三十三組御中間、見在京師邸、

星翁本月二日遠行可レ驚、臣寅謹案、梁川星翁、名緯、字公圖、美濃人、見住京師、星翁詩名振三天下、然愛國君子而非尋常詞客也、其歿關三係 天朝事、為レ不レ妙矣、

久坂玄瑞哭詩附

墳樹蕭條不レ耐秋、唯看遺卷世間留、田園非ニ復晋人志、詩酒纔消宋室憂、小閣琴声

寒雨細、半川鶴影暮烟幽、京山埋骨應レ無レ憾、一片仙魂達ニ 帝州、

九條殿関白職御免、近衛殿関白職ニ被レ仰付、中山卿・徳大寺卿傳奏被レ仰付ニ候由可レ賀臣謹案、是天朝勃興之

大機

関也、閣老間部侯本月三日江戸出足ノ様子ニ御座候実事未ニ相決ニ噂ニ御座候

内藤侯豊後守 臣越智高浜ト申者賄賂ヲ以繕紳方へ取入手段露顯手ヲ空シクセシ事可レ笑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

自問數條草稿

安政五年冬 松陰在萩松本

問今日吾輩政府如何可レ被レ致哉(賦シ候ハ、)

答無事ニ來年モ参府ニテ幕府ノ奸吏へ御首尾相繕勤王ノ事ハ已ミニ相成可レ申候哉と存候

主上ノ御憤慨ハ普天率土ノ人見ルニ忍可レ申哉

コンシユルノ申分相調候テモ神州無事ニ可レ有レ之哉

江戸ヘミニユストル置候テ害ハ無レ之候哉

意見書類

五港御借渡勝手ニ交易相聞ケ害ハ無レ之哉
妖教之禁御免ニテハ害ハ無レ之哉

右四條ノ害幕府諸侯制を不能候ハ、何人之任ニ可有レ之哉

天朝ニテ四害御制し可有レ被遊候得共御力実ニ御不足ニ付被成方無レ之候所諸侯觀望大義ニ於テ如何可有レ之哉

某ノ料見ハ天下ノ人々皆々死ヲ恐レ候事爰ニ至リ候先征夷死ヲ恐レ候故違勅シテ和し申候諸侯死ヲ恐レ候故違勅シテ幕吏へ阿リ申候然レハ天下之事大氏相知レ候事ニテ只今吾輩不レ恐レ死政府へ抗論致候ハ、政府も正議なら而は不ニ相濟ニ事遂ニ合点参リ一國ノ公是相定リ可有レ申一國相定リ候ハ、天下も漸々相定可有レ申候天下ノ公是相定リ候上ハ四夷毛頭不レ足レ惧候此事吾方寸ニ有レ之事ニ而此議ニ障礙ヲナシ候ものハ與ニ不仁ニ之甚者ニ而則國賊ニ御座候元來神勅無ニあり候事を御嘆思召セハ祐^{（コソ）} 主上之御苦勞被遊候事ニ而其御苦勞ヲ体シ候へハ祐吾輩かく迄精神ヲ凝シ候事ニ候幕吏叡慮ヲ抑へ候心底ハ即藩府吾輩ヲ制し候心底ニ而同シク國賊ニ相違無レ之候彌國賊ニ候へハ數々之忠告ハ失言之甚敷ものと覺候此段如何可有レ之哉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舎濟)

言上書

安政五年某月 松陰在萩松本

近來墨夷難測之奸謀 天朝叡慮之程恐多御事ニ御座候得申上候茂疎之儀ニ而実ニ御政道筋人材舉用之儀別而御心不レ被レ為レ用而者不ニ相濟ニ儀と奉レ存候大平無事之時ニ御座候得申 人君垂拱仰ニ成^{（カ）} 果も不レ苦候得共只今之勢中々左様之儀ニ而者不ニ相捌、軍國之重事皆々御直裁被遊度尤も御直裁と申候而も御獨斷可レ被遊と申ニハ無レ之、日々御加判衆已下要職之人々被召ニ出於 御前ニ萬事評決被ニ仰付ニ上下貫通仕リ諸事延滞無レ之様仕度奉レ存候人材之儀大臣毎々進退有レ之候事ハ人心動搖仕國体不ニ嚴重ニ相見候へも兩御職座共ニ只今之通御變動不レ被遊、附屬之役人御精選被遊候事肝要ニ奉レ存候只今江戸方手子内藤兵衛ハ老衰、赤川太郎右衛門ハ無學無識、孰も要路之任ニ當リ不レ申ニ付別ニ相應之御遣方被レ為レ在、手元ハ井上與四郎御政務座ハ周布政之助ニ被ニ仰付ニ度候井上ハ隨分事を好む之生質ニ而宴安之失少なく人言を能容れ候ニ付甚可レ然人物ニ御座候少ハ輕信輕舉之弊も有レ之哉ニ候得共此所ハ政之助儀至極確實之人物ニ付兩人互ニ維持仕候ハ、多分敗事ハ無レ之事と奉レ存候外ニも可レ然人材可有レ之候得共私詳ニ存不レ申候大意之所事体歷練之老成人と相見候部ハ皆々事情ニ疎く流行後れニ而萬事を沮撓仕連も今日之用ニハ立不レ申又材能有レ之候而も我意強ク欲心有レ之候而者人心服し不レ申却而風俗を傷リ候弊有レ之ニ付此所御深察奉レ仰候扱又 君側人物不レ被レ為レ措候而者何事も不通勝ニ而大ニ御政道之上ニも損失有レ之候様相見申候清水新三郎事御直目附ニ被ニ仰付ニ候ハ至

ル由而ルニ一面ニモ及ハズ追拂タルハ不仁ノ取扱ト奉レ存候

一、播州人大高又次郎・備中人平嶋武次郎ノ兩人來レ萩是モ同様不仁ノ取扱ナリ此兩人ノ志ハ同志三人計モ心ヲ合セ公卿ヲ伴出 御参府ノ途中伏見辺ニテ 御上へ面謁ヲ願ヒ天下ノ大計申上度存念ノ由ナレハ一大議ナクテ不レ叶事ト奉レ存候

右三事兩府ノ吏被レ召出ニ 御詰責遊サレハ雍塞ノ跡逐一明白ナルベシ此雍塞ヲ致スハ行相手元内藤萬里介因循姑息ノ好人物ナルヲ以テナリ

一、國相府ハ人材揃候へ共行相府ハ何共乏敷候然処行相府ハ 御上ニ近ク御政道ノ本ニ付最モ其撰ヲ重セラルヘク奉レ存候

一、内藤萬里介行相手元ノ材ニ無レ之候國相府手元前田孫右衛門善ヲ好ミ人言ヲ用ユ樂正子ノ如キ人物ニ付是ト御入替可レ被レ仰付ニ候

一、宍戸九郎兵衛御政務座ニ可レ被レ仰付ニ候藤井莊兵衛ハ忠義ノ心薄キ由併顯罪ナクハ宍戸ノ後役御所帶方位ハ可ナランカ

一、北條瀨兵衛恰例油滑人ニテ危急ノ用ニ立不レ申上國ヨリ速ニ召返サレ來嶋又兵衛ト御入替可レ被レ成候

一、來原良藏剛強頑密ノ男子ナリ御政務座ノ撰ニ的當ト奉レ存候

一、桂小五郎寛洪ノ量溫然愛スヘキノ人ナリ且才氣アリ御密用御祐筆トナシ追々御政務座へ御用可レ被レ成候

一、江戸御留守方手元中山某・矢倉中川宇右衛門並ニ俗吏ニテ大ニ害有レ之由ニ付早速被レ差替、井上與四郎・周布政之助ヲ以テ右ノ兩役暫時兼帶可レ被レ仰付ニ候且國相府ノ人材ヲ尺ク行相府へ移シ候へハ其跡空虚トナル故御着府ノ上ハ井上・周布ヲ國相府へ可レ被レ差返ニ候

一、民政ハ今日ノ最急ニテ郡奉行ハ民政ノ最要ニ候へハ只今ノ如ク手元ヨリ兼帶ニテハ難ニ相濟ニ候御代官中ノ剛直ニシテ民情ニ通知スル者ハ玉木文之進ニシクハ無レ之候此者郡奉行カ郡用方ニ可レ被レ仰付ニ候

一、此節朋比ノ奸人ハ坪井九右衛門ヲ魁トシ山縣半七・平田新右工門・椋梨藤太・中川善次郎・内藤俊衛ナトノ類ノ由是皆學術ノ偏ニシテ幕府ニ阿リ 天朝ヲ輕蔑スルト失職ノ怨望ト躁進ノ詭過トニテ深ク尤ムルニ足ラズ候唯惡ムヘキハ暗ニ其主謀タル梨羽直衛ニ御座候此者年老ノ事ニ付顛覆仕ラヌ内ニ骸骨ヲ賜ハリ候ハ、無ニ此上ニ 公家ノ御深仁ト奉レ存候清水圖書誠實忠直ノ君子ニシテ一言爰ニ及ハサルハ怪ムヘキ事ニ奉レ存候

一、當御参府ハ有志ノ士大ニ憂慮仕ルコト有レ之候得共前條ノ如ク兩相府ノ吏變更且 君側ノ老奸除去ナラテハ何事モ論シテ益ナキコト奉レ存候

右當今國家ノ急務ト奉存不願萬死ニ申上候

己未二月四日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所藏 校合濟堂)

※(この表題は
原本の儘)

愚見書附 安政六年二月頃 松陰在野山獄

御上京ノ上御參府ト云論固妙、乍レ併今ノ江戸方ニテハ京ニ過ラス直ニ江戸ニ下ルヲ必然ナリ、伏駟
ニテ三條・大原其外三十人ノ有志ノ士ニ出合、夜拔カ稱病カ扱々見苦シキ極ナリ、其処ノ處置承タシ、
前田・宍戸・來嶋・中村從駕ノ策アアラハ妙ナレモ恐クハ出來サルヘシ、桂ハ何如、内藤・北条ハ依
然ナルベシ、然ル時ハ一旦御国ヲ離ル、時ハ無策ト云ベシ、清水ノ議論何如、

江戸ニテハ事体六ヶ布ヲ追々申如ク、君公様直ニ伊井・間部・大田杯ト御弁論ハ危シ、江戸當職・
江戸家老・御直目付等直ニ大老閣老ニ謁スルヲ旧例ハアルベシ、只今ノ所ニテハ六ヶ敷ハナキカ、外
夷ノ處置ハ如何スルカ、余カ對策・象山ノ
取調書等取捨何如、幕府ノ奸吏ハ如何スルカ、水戸ノ二義士ヲ追返ス位ノ政府
ニテ參府セハ、細川ト萬事御相談カ上策ト相成ルヘシ、

前田・宍戸・來嶋・中村ト内藤・周布・井上・長井・清水ト議論同体カ、同体ナラハ今更論スル迄モナク、長
井・々上・周布発程ノ日定算アルヘシ、異議アラハ今日内藤ヲ論定スルモ御參府ノ上内藤一人ノ力ニテ

長井・井上・周布ヲ論伏センヤ、地方ノ論鬼ニ角竿頭ノ鈴ナリ、

僕カ罪ハ兩府ノ撰充ヲ論シタカ第一ナルヨシ、然レ撰充定ラサレハ国事ハ何如論シテモ空論ナリ、撰
充論云、

行相府手元前田、御政務坐手元座御用兼宍戸、御用所來嶋、御政務座來原・中村、
再按スルニ兼重ハ仍レ旧モ亦妙、御密用御祐兼桂、内藤国相手元、井上・周布ハ當分江戸邸ノ弊ヲ改ム
ヘシ、江戸邸ノ俗吏ハ一掃スヘシ、北条ハ早々召返シ地方御所帶方現勤然ルヘシ、

此論行ハレサレハ何ヲ議論シテモ画餅ナリ、且余カ議論ハ已ニ竭セリ、今更言フモ無益ナリ、然レモ
言ハサレハ罪ヲ畏ル、ニ近シ、故ニ言ノミ、此論不當ナラハ吾大谷ニ於テ磔ニ被ニ仰付一度ス、

議ニ兩府撰充ニ一篇來嶋・桂等ヘ示スヘシ、

(東京市掛取三郎氏藏 校合濟堂)

意見書文案

安政六年二月頃 松陰在野山獄

謹テ案スルニ、人ノ賢愚才不才ハ一朝一夕ニハ弁シ難キ者故古ノ聖賢最モ慎重ヲ加ヘ玉フ、苟モ是ヲ
進ムルヲ容易ナレハ、是ヲ退ルモ亦容易ナリ、是ヲ陟スヲ容易ナレハ是ヲ黜ルモ亦進退黜陟ナレハ固
家ノ事体輕忽ニナリ、事功ノ成就スル期ハナキナリ、其極朝ニ令シテタニ改メ、昨興シテ今廢スルト
(從テ)

意見書類

云様ニナル者ナリ、故ニ大臣近臣ハ云(フカ)ハニ及ハズ、行国兩相府ノ椽吏ハ只今ノ時勢ニテハ頗(ル)モ樞要ノ任ナレハ、進退黜陟尤モ深慮遊(サ脱カ)ルヘキヲニテ、兩相ノ伺ノ儘ニテ輒ク舉措ナサルヘキ事ニハ是アル間敷、其餘小吏微官ニ至(元字)ル至ルマテ君公ノ親ヲ選叙シ玉フハ固ヨリ叢脞ニ涉リ、君道ノ大体ニ害アルヘケレハ、是等ハ兩相ヘ得ト仰付ラレ、功罪灼平トシテ昭ル、ヲ待テ進退黜陟セシメ玉フヘシ、抑人材進退黜陟ハ国政ノ要務萬事ノ根本ナルニ、後世ハ甚タ機密ノ事トナリテ、敢テ他人ノ干ルヲナラサルコトナレリ、他ノ事ハ大小輕重ニ限ラズ衆議ヲ待テ決スルコトモ多キニ、此一事ノミ特リ然ラサルコト最モ闕事ト云ヘシ、願クハ尙書舜典ニ載スル二十二人ノ選叙ノ如ク、衆議歸一ノ上ヲ以テ決定セラレ度(浮議ニ搖動セス、カ)ナリ、且已ニ決定スル上ハ毀譽ニ關係セス、繇ノ續庸成ラサルヲ以テスト雖(カ)モ、九歳マテ任用セラル、ノ意ヲ宗トシ、其功罪ノ実跡ヲ歴試シ玉フヘキナリ、尤上書ノ道ヲハ洞開シテ在役非役士庶ニ限ラズ封事ヲ上ラシメ、大臣近臣及ヒ樞要ノ吏ノ邪正賢否ヲハ、直ニ上聞ニ達スル様ニ致シ置玉ハ、官吏警戒ノ心モ一層深カリヘシ其封事ノ(ルカ)(以下闕)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囑)

西洋歩兵論

解題并凡例

一、西洋歩兵論は西洋流の歩兵の節制あること正々堂々たるを稱して、これを用ゐるの得策なることを論じたものである、

一、この論文の草稿は、萩市松陰神社蔵の自筆草稿類といふ假綴の書の中にあるが、自筆の淨書本は無く、唯同神社蔵の東下雜集に、その淨書と見るべき他筆のものが入れてある、吉田庫三編輯「松陰先生遺著」第二編に載せてある西洋歩兵論は、確に東下雜集にあるものと同源のものと見えるが、一ヶ處の脱行がある、今本全集編纂には、東下雜集にあるものに據りて採録し、自筆草稿の、それと異なる部分を、上欄に書加へた、

一、この論文の刊行物としては、右に述べた「松陰先生遺著」の外には無い、

(委員 安藤紀一)

○○○西洋歩兵論

西洋歩兵ノ得失、世間色々議論アルヨシ、且、其擧テ是ヲ此方ニ施行スルニモ、数々障碍アルヤニ聞及ヘリ、余カ素論ト大ニ異ナリ、余カ素論ノ如クナレハ、歩兵ノ得タル、孫武及ヒ本朝諸家ノ兵法、已ニ詳ニ其理ヲ辨ス、而、擧テ是ヲ此方ニ施行スル、何ノ難カ是アラシ、請詳ラカニ是ヲ辨セン、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千古ノ合戰、千變万化ト雖モ、皆此一句ニ外ナルヲ能ハス、正ハ堂々正々ノ陣法ニテ、是節制鍊熟ノ兵ニ非レハ、是ニ當ルヲ能ハス、奇ハ紛々紜々ノ戰勢ニテ、是、精悍剛毅ノ兵ニ非レハ、是ヲ任スルニ足ラス、西洋人、歩兵ヲ以テ軍ノ骨子トナス、是孫子ノ所謂正ナリ、其他騎兵砲兵等ハ、所謂奇ナリ、余因テ思フ、正ハ西洋歩兵ノ節制ヲトルニ如カス、奇ハ本邦固有ノ短兵接戰ヲ用ユルニ如カス、扱、其正ヲ以テ合ト云ハ、敵ニモ正アレハ、我モ亦正ヲ用ヒテ、相對持シテ、敵ト抗衡スル心ナリ、譬ハ、角抵スル者、兩人對々シテ、シツカリ組合タル如キ、是以正合ナリ、奇兵ハ、譬ハ、傍ヨリ小股ヲ取ルカ如シ、而、以正合ヲ所、手強カラテハ、小股モ取難ク、奇ノ働、勝ノ手段ハ、決メ出來サルヲナリ、西洋人等日夜刻苦精鍊スル所、全ク爰ニアリ、彼已ニ是ヲ刻苦精鍊シテ、我茫然意トナサズ、只今ノ神器陣位ノ遊戯ニ味ノ事ニテ日ヲ竟テハ、勝算断テアル

※(奇兵ハ譬ハ云云トハ字自筆草稿には無い)

ヲナシ、中古戰國ノ兵、最モ甲越ヲ推ス、此ノ時ニ當テ、天下ノ兵皆精、然レ二氏其最タル所以ハ、節制最モ精シキヲ以テナリ、二氏中、甲兵最モ其精ナル者ナリ、然レ、余反復其精ナル所由ヲ攷フルニ、一番槍、槍脇、後殿ノ三功ヲ重スルノミ、其他ニ奇術アルヲナシ、兩軍相對スルニ當テ、隊長真先ニ前ミ驅レ、ト罵立ルト奇シク、一隊ノ士、吾劣ラシト、一番槍ヲ心掛、或ハ槍脇ヲ詰メ、一番槍ヲ補助シ、一隊ノ形、杉形又ハ鋸齒ノ如クナリテ、敵張掛レハ、我靡キ、我張掛レハ敵靡キ、彼我間ユラ／＼トシテ、其容子ヲ脇ヨリ見レハ、譬ハ、屏風エ風ノ吹キカ、ル如キモノナリ、此時ノ勝負ハ、第一、平生士卒ノ鍊不鍊ニアルヲニテ、若シ不鍊ノ兵ナラシメハ、其時一溜モナク、靡ケ／＼テ散亂スルナリ、若シ練兵ナラハ、一靡ケ二靡ケノ内ニ、次第々々ニ備色引立、足並シマリ、ジリ、／＼ト敵ヨリ上槍ニナルナリ、第二ハ、隊長タル者、大ノ眼ヲ開キ、敵味方ヲ見通シ、場合ヲ見テ駈込ムカ、軍勢ヲ荒ラカニ罵詈スルカニテ、忽チ上槍ニナルナリ、敗軍崩際ニ臨ミテ、各踏留リ／＼、小返、守返、後殿等ニテ、大崩ニ至ラサルナリ、此界ノ味ヲ篤ト曉得スレハ、甲越節制ノ味モ分リ、西洋歩兵軍ノ骨子タルノ味モ能ク分ルナリ、凡ソ兵道ヲ發明セント欲セハ、瞑目靜坐身ヲ戰爭ノ地ニ置キ是ヲ洞觀セサレハ、終身韜鈴ニ涉獵スレ、何ソ其妙處ヲ知ルヲ得ンヤ、今ノ戰ハ、猶古ノ戰ノコトシ、今ニテモ、西洋人ト陸戰ニ對持スルヲアラハ、彼其精鍊ノ節制ヲ以テ我ニ加シ、我亦節制ヲ精鍊シ相敵スルニ足ルヘクシテ、初テ戰ヲ謂フヘシ、若乃チ隊長ノ機ヲ相テ圖鬪分合正中許多ノ小正小奇ヲナ

* (自軍軍) 以奇勝ノ上
 リ、然レトナ
 ニアルヲナ
 以正合ノ備
 ナキトキ
 ハ、以奇勝
 ノ事ハ決シ
 テ出來サル
 ナリ、已ニハ
 以正合ノ上
 精兵ノ

シ、強所ヲ以テ弱所ヲ破リ、堅所ヲ以テ稜所ヲ擊ツニ至テハ、素ヨリ隊長ノ才氣何如ニ存スルナリ、或問、果ノ其言ノ如クナラハ、戰勝期スヘキヤ、曰、否、是以レ正合ノ事ニシテ、敗レサルノ道ナリ、戰勝ノ道ニ至テハ、全ク以レ奇勝ノ上ニアルヲナリ、已ニ以レ正合上ハ精兵ノ弓銃士、又短兵隊等、或ハ散、或ハ聚、或ハ五人七人モ合シ、或ハ十五二十モ合シ、敵ノ横ヲ衝キ、後ヲ破リ、又其色メクニ乘シテハ、短兵三五十モ一齊ニ衝掛リ、或ハ大砲ヲ用ヒテ、敵ノ中軍後勁ヲ粉碎シ抔スル類、以レ奇勝ノ法ナリ、今余カ西洋歩兵ヲ學フヲ論スルヲ以テ、我國固有ノ得手ヲ失ハンコト患フルモノアリ、大ニ是レ事ヲ解セサルモノト云ヘシ、余カ西洋歩兵ヲ用ユルハ、即我國固有ノ得手ヲ自在ニ使用セントノ手段ナリ、然レモ、吾常ニ恐ル、正ハ教ユヘクシテ、奇ハ教ユヘカラズ、今教ユヘキノ正スラ教ヘズ、是ヲ以テ奇ヲ用ント欲ス、是今日巨燧兵法ノ危キ所ナリ、奇已ニ教ユヘカラザレハ、姑ク正ヲ教テ、正中ニ就テ、自ラ奇ヲ悟ラシメンニ若クハナシ、或曰、子カ以レ正合以レ奇勝ノ説ニテ西洋歩兵ヲ學テ、我國ノ固有ヲ失フニ非ルノ理ハ、已ニ悟レリ、敢テ是ヲ此方ニ施用スルノ説ヲ聞カン、曰、是實ニ易々タルノミ、西洋歩兵、予ト雖モ、未タ其真箇ノ大綱ヲ觀ルヲ得ス、然レモ、其理、上ニ辨スルカ如シ、今是ヲ此方ニ施行セントスルニ、未タ其師長タルヘキ者ヲミズ、且、二人ノ能ク及フ所ニ非ズ、又、容易ニ今ノ神器陣ヲモ更張センナトハ、障碍ナキニシモ非ズ、今大略ヲ以テ云ハ、大番士中三十人ヲ撰ンテ、大ニ歩兵ヲ精鍊サセ、是ヲ師長トシテ、足輕以下農兵ニ至ルマテ、

讀綱鑑錄

解題并凡例

- 一、讀綱鑑録は歴史綱鑑の卷一帝舜より、卷二周靈王十三年までの内を、松陰が五十二條程抄録して、これを時事に引當て、論評したものである、起筆は安政五年九月で、終結はいつか分らぬ、
- 一、歴史綱鑑の書に就いては、松陰の評論が讀餘雜抄に出てる、其言に、
人以綱鑑爲俗選陋軼、予反覆展玩、此書亦甚好、大開人眼目、云云、
とある、それで其の雜抄にも、多く抄録し論評してある、それには漢より唐宋の頃までに涉つてゐるから、彼も亦一つの讀綱鑑録であるが、時事に引當てた評は彼よりも此に多い、
- 一、萩市松陰神社藏の讀綱鑑録は、急務四條と合綴して一冊としてあり、大さ半紙二つ折形表紙は二書合綴の表紙厚紙溢引で他筆の標題で、それ／＼の表紙はなく、本文用紙は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格の茶色朱罫紙で、松陰自筆である、今これを原本とした、
- 一、これまで本書の刊行としては、吉田庫三編「松陰先生遺著」第二編の中にあるのみである、

(委員 安藤紀一)

讀綱鑑錄 戊午九月六日起筆

舜_ニ孝悌之道、事_ニ父母、待_ニ其弟、每_ニ尤加_ニ恭順、耕_ニ於歷山、々々之人皆讓_レ畔、漁_ニ於雷沢、雷澤之人皆讓_レ居、陶_ニ於河濱、々々之器、不_ニ苦窳、作_ニ什器於壽丘、就_ニ時於負夏、所_レ居成_レ聚、二年成_レ邑、三年成_レ都、二十以_レ孝聞、按、是孔子布衣ニシテ天下ヲ流浪セラレシニ、弟子三千人はニ心服スルト同様ニテ、大聖ノ德化想フベシ、人君ニテモ、人心ノ歸服カクノ如ナラザレバ、大業ヲナスニ足ラズ、故ニ孟子曰、尊_レ賢使_レ能、俊傑在_レ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_レ立_ニ於其朝_ニ矣、云々、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_レ藏_ニ於其市_ニ矣、云々、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_レ出_ニ於其路_ニ矣、云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_レ耕_ニ於其野_ニ矣、云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_レ爲_ニ之氓_ニ矣、信能行_ニ此五者_ニ、則鄰國之民、仰_レ之若_ニ父母_ニ矣、率_ニ其子弟_ニ、攻_ニ其父母_ニ、自_ニ生民以來、未_レ有_ニ能濟者_ニ也、如_レ此、則無_レ敵_ニ於天下_ニ、無_レ敵_ニ於天下_ニ者、天吏也、然而不_レ王者、未_ニ之有_ニ也ト、蓋シ亦人心ノ歸服ニ着眼スルナリ、抑堯善ク舜ヲ舉用シ、又其ノ位ヲ禪ル、故ニ天下治平_ニ、孔孟ニ至リテハ、當時王侯其聖賢ナルヲ知ラズ、終身道路ニ遑々タラシム、是亂亡ニ終ル所以ナリ、治乱ノ由、人君知ラ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_レ用、堯之時、聖人在_レ上、皆以_レ才任_ニ大位_ニ、而不_ニ敢露_ニ其不善之心_ニ、堯非_レ不知_ニ其不善_ニ也、伏則聖人亦不_ニ得而誅_レ之_ニ、及_ニ帝舉_ニ舜於匹夫之中_ニ、而授_レ之位_ニ、則是四人者、始懷_ニ憤惋不平之心_ニ、而顯_ニ其惡_ニ、

故得以下以因_レ其迹_二而誅_レ實_一之也、

按、小人必ス才アリ、其ノ才用ユベシ、其惡赦スベカラズ、今大業ヲ創メントナラバ、君子小人トナク、皆其才ヲ用ユベシ、其ノ不善ヲ露ハサマレバ可ナリ、若勤王革弊ノ二事ニ於テ、異論ヲ企ツル者ハ、必ツ四凶ノ誅ニ処スベシ、四凶ノ才ヲ用ザル、堯ノ道ニ非ズ、四凶ノ誅ヲ赦スハ、舜ノ道ニ非ルナリ、水戸ノ結城寅壽ガ如キ者、亦近代ノ四凶ナリ、

舜命禹爲_レ司空、棄爲_レ后稷、契爲_レ司徒、皋陶爲_レ士、垂爲_レ共工、益爲_レ虞、伯夷爲_レ秩宗、夔爲_レ典樂、龍作_レ納言、是所謂九官也、

按、賢材ヲ得ル_レ、カクノ如クナラザレバ、大業ハナラザルナリ、然_レ、舜未ダ足ラズトス、故ニ、廣開_レ視聽、求_レ賢人_二以自輔_一、立_レ誹謗之木、設_レ旌陳_レ鼓、以廣_レ直言之路、

按、下ノ大禹ノ條ニ、懸_レ鐘鼓聲鐸_レ、以待_レ四方之士、曰、教_レ寡人_二以道者_レ擊_レ鼓、諭_レ以義者_レ擊_レ鐘、告_レ以事者振_レ鐸、語_レ以憂者_レ擊_レ磬、有_レ訟獄_二者_レ搖_レ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_レ髮、以勞_レ天下之民ト、アルモ同様ニテ、即チ今ノ目安箱ノ類ナリ、然_レ、誹謗之木、鐘鼓聲鐸_レハ、舜禹ノ聖政後世ニ昭耀ス、而_レ今日ノ目安箱、蓋シ未ダ茲ニ至ラザルモノアリ、惜哉、

周靜軒曰、明君以_レ求_レ言爲_レ急、聖學以_レ得_レ賢爲_レ要、帝舜_三。以_レ生_レ知_レ安_レ行_レ之_レ聖_一、猶立_レ誹謗_レ之_レ木_二於國都_一、雖_レ涉_レ誹謗_レ、不_レ罪焉、豈若_レ後世誹謗妖言之令_レ乎、傳曰、舜好_レ問、而好_レ察_レ適言、執_レ其兩端、用_レ其中於民、其恭_レ己、無爲而天下

自治矣、彈_レ五絃之琴、歌_レ南風之詩、氣象何從容也、

按、人君諫ヲ容ル、古人是_レヲ良藥苦口ニ比ス、又詔言ト直諫ト以テ、美疾藥石ニ比ス、然_レ、舜ノ氣象從容ナルヲ以テ見レバ、何ゾ必シモ藥石ノ苦毒ニ比センヤ、是所謂名教之中、自有_レ樂地_二也、人君冀クハ察_レ垂玉_一、古有_レ醴酪、禹時儀狄作_レ酒、禹飲而甘_レ之、遂疏_レ儀狄、絕_レ旨酒、曰、後世必有_レ以_レ酒亡_レ國者、

按、夏ノ代、禹旨酒ヲ絶テヨリ以來、五子之歌、則曰、内作_レ色荒、外作_レ禽荒、甘_レ酒、嗜_レ音、峻_レ字、彫_レ牆、有_レレニ於此、未_レ或_レ不_レ亡、ト云ヘリ、仲康命_レ胤侯、征_レ羲和、則曰、惟時羲和、顛_レ覆厥德、沈_レ亂于酒、ト云ヘリ、之ヲ終フルニ、履癸_二也_一ニ至リ、肉山脯林、酒池可_レ以運_レ船、糟隄可_レ以望_レ千里、一鼓而牛飲者_二三千人_一、妹喜笑_レ以爲_レ樂、ト云ヘリ、夏蓋是_レヲ以テ亡_レア、所謂後世必有_レ以_レ酒亡_レ國者_二ナル者_一、預_レ桀ガ事ヲ見ルガ如シ、抑酒害ヲ論ゼシハ、書經ニテハ、周公ノ酒誥、詩經ニテハ、衛武公ノ賓之初筵、至_レレリ盡セリ、余因テ二篇ヲ本トシ、歷代酒ヲ以テ國ヲ亡シ身ヲ覆ス者ヲ聚メテ、狂藥錄一卷ヲ著ハサント欲ス、未ダ果サズ、狂藥ノ二字ハ、宋ノ范質ノ詩ニ、戒_レ爾勿_レ嗜_レ酒、狂藥非_レ佳味、ト云フニ原ヅキテ、又其ノ本ハ、晋裴楷ガ石崇ニ謂テ、石下飲_レ人_二孫季舒_一狂藥、責_レ人正禮、不_レ亦乖_レ乎、ト云ヘルニ出ルナリ、古ノ酒ニ沈湎_レ國ヲ亡ス、夏桀、殷紂、陳叔寶、隋煬ノ如キハ論ナシ、乃チ春秋晉楚將_レ戰、陽穀獻_レ酒、子反以_レ斃、三國蜀延熹十六年、歲首大會、費禕歡飲沈醉、爲_レ魏降人郭循手_レ刃所_レ害、如キモ、亦此ノ錄ニ著シ、酒ヲ好ムノ士ヲノ、凛々股栗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書經ニ載ル所、益稷篇、帝舜阜陶ノ庶歌以來、獨リ此五子之歌アリ、余謂ラク、詩歌ハ、此ノ如キヲコソ作ルベシ、風花雪月

ノ形容ハ、益ナシ益ナシ、余常ニ此ノ類ノ詩ヲ本トシ、古詩三百篇及ビ左傳ヲ通覽シ、又歷代詩歌ノ由リテ作ル所ヲ研究シ、下近世ニ至リ、合セテ詩教一卷ヲ作ラント欲ス、亦未ダ暇アラズ、(原本*の上欄にある)

少康、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弑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懷妊、相后乃奔、婦有仍之國、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夏有舊臣靡、自有高氏、收三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胡雙湖曰、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按、此一條、有志ノ人深ク注意シ玉フベシ、當時ノ勢ヲ想フニ、后羿是レヨリ先キ、太康ヲ廢シ、仲康ヲ立ツ、又帝相立ツ時、權臣羿ニ歸ス、相又羿ニ逐ハレ、諸侯ニ依レリ、且其射ヲ善スルヲ恃テ、民事ヲ修メズト云ヘリ、其ノ逆焰想フベシ、而ノ寒浞其臣ニ出テ、容易ニ其内外ヲ咸ク服セシメ、其民ヲ愚弄シ、家衆ヲノ后羿ヲ殺シ又其ノ子ヲ殺シ而ノ自立シテ天子トナル、后羿ノ妻室ヲ上淫シ、澆ヲ生ム、澆已ニ長ゾ、是レヲ帝相ノ依ル所ノ諸侯ヲ滅シ、且帝相ヲ弑ス、其逆焰又想フベシ、而ノ少康ハ、數十年諸侯ニ依リテ終ニ弑ニ遇ヒタル帝相遺腹ノ子ニシテ、生出ノ後、漸ク長ゾ仍牧正、仍國牧官ノ頭ナレバ、有虞國ノ膳夫ノ頭ナリ、微賤固ヨリ知ルベシ、虞正レバ、亦微賤ナリ、僅ニ綸邑ノ一成十里ノ田、一旅五百人ノ衆ヲ以テ、終ニ中興ノ大業ヲ成就シ、后羿ヲ族滅スルコト、實ニ尊尙スベキノ至リニ非ズヤ、況ヤ舊臣靡ノ、有高氏ヨリ二國ノ餘燼ヲ收メ、義兵ヲ舉ゲシ、其苦心亦何如ゾヤ、熱ト是レヲ思ヘバ、今ノ天朝ノ爲ニ、吾藩ナドノ義兵ヲ舉玉フハ、中々難シト云ベカラザルナリ、嘗テ三國志ヲ讀ムニ魏

ノ高貴郷公、少康ヲ以テ漢高ヨリ優ナリトス、又聞ク唐ノ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魁、宜ナルカナ、
履癸也、關龍逢進諫曰、云々、桀遂囚逢而殺之、

申瑤泉曰、嗚呼、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世道之大變也、
殷湯聞之歎息、使三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

按、殷紂以周侯昌文王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紂乃囚昌於羑里、湯文王ノ事甚相似タリ、而シテ其罪皆明文アルニ非ズ、唯一ノ嘆息ノミ、余常ニ疑フ、桀紂暴ト雖モ、恐クハ爰ニ至ラズ、況ヤ當時嘆息怨怒スル者、何ゾ独リ湯文王ノミナランヤ、嗟吾是ヲ得タリ、蓋シ湯文王ノ桀紂ニ事ル、直諫正論、一モ回避スル所ナシ、豈吾ガ君能ハズト云テ、箝黙身ヲ保センヤ、湯進伊尹于桀、文王君有不明、臣不可不以忠ノ語、及ビ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ノ事等ヲ以テモ知ルベシ、是ヲ以テ、湯文王ノ義名、已ニ天下ニ赫々タレバ、其ノ一嘆息ヲ名トメ、二聖ヲ囚フ、嘆息ナシト雖モ、固ヨリ其囚ヲ免レザルナリ、其囚ヲ免レザルハ、湯文王タル所以ナリ、抑當今勤王ノ事、亦湯文王ニ異ナル者アリ、湯文王ハ、専ラ蒼生無辜ノ憐ミニ堪ヘザルヨリ見テ起ス、而モ夏臺羑里敢テ之ヲ避ケズ、況ヤ今赫々タル天朝ノ安危存亡誠ニ今日ニ迫レリ、天子數々聖勅ヲ發メ、幕府三藩敢テ違奉セズ、徳川扶助セントノ扶助スベカラズ、公武合一セントメ合一スベカラザルノ時ニ當リ、天朝ノ宸勞何如ゾヤ、然ルニ、下幕府ノ爲ニ

伊尹ヲ進メ、洛西ヲ獻ズルノ策モナク、上天朝ノ爲メニ、桀ヲ南巢ニ放チ、紂ヲ牧野ニ伐ツノ舉モナク、君臣上下宴安諛諛シテ、先祖大事國家大事ヲ口実トスルハ、豈聖人ノ道ナランヤ、余ガ意ニ在テハ、夏臺羨里ハ言フニ足ラズ、皇臣ノ模範ハ、新田、楠、菊池等ノ如ク、一家ノ血肉ヲ以國ニ殉シテコロ、僅ニ可ナリト謂フベシ、穴賢々々、

成湯 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三人以幣聘之、任以國政、

按、此事詳ニ孟子ニ見ユ、并考フベシ、熊勿軒曰、曾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蓋嘗考之、虞夏用人、不過三二世族而已、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三周同姓、爲三公、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實謂、唐虞ノ際ヲ考フルニ、舜ハ堯ノ四世ノ從孫ニシテ、禹ハ舜ノ四世ノ從祖ト云ル、太史公ガ帝王世紀本據トスルニ足ラズ、況ヤ其ノ他ヲヤ、安ンゾ是レヲ不過三二世族ト言フヲ得ンヤ、且周ノ文武、大公望ヲ用ルガ如キ、親親スルニ出ルニ非ズ、何レ大業ヲ興スノ君ハ、成湯ニ限ラズ、立賢無方ノ意アリテ、渭水ノ漁父、莘野ノ耕叟ヲ舉用スルノ一策アルベキナリ、殷ノ世、成湯ノ後、又武丁ノ事アリ、武丁居喪、三祀不言、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畝、命以爲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詳ニ尙書說命ニ見ヘタリ、丁南湖曰、或疑、武丁之於傳說、未接語而遽命相、曷不玩書、曰、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夫曰良弼、則良之一字、爲當時立相之本旨、而凡奉旨以來、求之不得其良、不巳也、曰三天

下、則隨地而求之廣矣、於是、必有天下之推讓者、則惟說之良德良才、乃其選也、然後立焉、而何嫌其遽也哉、版築之傳說ハ、實ニ漁父耕叟同日ノ談ナレバ、高宗ノ中興亦宜ナラズヤ、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學於版築之間、膠鬲學於魚鹽之中、管夷吾學於士、孫叔敖學於海、百里奚學於市、堯高宗文王以下、齊桓ノ管夷吾ヲ學ゲ、楚莊ノ孫叔通ヲ學ゲ、秦穆ノ百里奚ヲ學グルガ如キ、皆豪傑ノ主ノ所爲ニ、今非常ノ大業ヲ興シ給ハンニハ、非常ノ選舉ナカルベカラズ、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按、是亦孟子ニ詳ナリ、義舉ノ初發、宜シクカクノ如クナルベシ、

盤庚 耿都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作盤庚二篇、遂移于亳、

按、太平已ニ久シキニ當テ、大事ヲ興造セントスル時ハ、人心偷安必ズ與ミセズ、唐ノ憲宗平淮西ノ事ヲ以モ知ルベシ、盤庚ノ書ヲ作テ臣民ヲ告諭スル、誠ニ其ノ宜ヲ得タリ、今日勤王ノ事、亦宜シク盤庚作書ヲ以テ師トナスベシ、

小乙 幽賈父遷于岐、改號曰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按、是周家王業ノ由テ起ル所ナリ、周家后稷公劉ヨク民事ヲ勤ム、詩經生民公劉等ノ篇ニテモ知ルベシ、賈父亦二君ノ餘業ヲ修ム、故ニ其効如此、然則今日重ズベキ所、豈民事ニアラズヤ、富國強兵ノ基、是レヨリ大ナルハナ

紂 西伯發舉兵討紂、紂與戰不勝、乃衣寶玉、自焚而死、熊勿軒曰、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伴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致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凛々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

按、商家風俗實ニ美ナリ、風俗ヲ美ニセントナラバ、平時氣節ヲ尙ブニ如クハナシ、氣節ヲ尙ブハ、勤儉ヲ勵スト直言讜議ヲ獎ムルニ如クナシ、且商ノ大ニ美トスベキハ、紂ノ惡虐スラ、猶自焚而死、人君社稷ニ死スルノ義アリ、桀ノ及ニ戰不勝、奔ニ於三腰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ニ於南巢、三歲死ニ于亭山、ト同日ノ論ニアラズ、周ノ末主ニ至リテハ、何ゾ齒牙ニ掛クルニ足ランヤ、余常云、亡國ノ主、能ク其正ヲ失ハザルハ、商紂ト明ノ崇禎ノミ、飯田翁曾テ云、儉勤ヲ以テ國ヲ建ツル者、必ツ國力盛強、英主迭出、國祚其脩カラズト云凡、亡ニ至ル迄、競ザルノ患ナシ、我北條氏ト、彼殷氏トヲ以テ知ルベシト、此言、吾レ以テ信然トス、

周 古公賈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政、國人皆戴之、重鵠我狄攻之、古公遂去、度漆沮、踰梁山、止ニ於岐山之下、爾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婦之、

按、古公賈父ノ事、余夙ニ其妙ニ服ス、故ニ講孟割記、囚室臆度ニ於テ是レヲ論列ス、又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ノ事、略々大王ニ似タリ、是一時ノ權ト雖凡、大ニ國ノ義忿ヲ激スルアルナリ、

西伯爲世子時、朝ニ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

按、是西伯ノ孝子タル論ヲ待タズ、然凡、周家古朴親睦ノ風想フベシ、今世道ヲ興サントナラバ、世子ノ君公ニ於ケル、宜シク西伯ノ王季ニ於ケルガ如クスルヨリ始ムベシ、是兩宮侍御ノ苦心ニアルヲ、

西伯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婦之、伯夷・叔齊・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婦之、

按、士ヲ待ツ如此、賢ヲ得ルカクノ如ナラザレバ、以テ大業ヲ成スニ足ラズ、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云々、漢南諸侯婦者四十國、

按、士ヲ待チ、賢ヲ得又諸侯ヲ得ルヲ如此、然ル後大業ヲ言フベシ、

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積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

按、是武王天下ヲ取ルノ大計ニ、余常ニ謂フ、墨夷速カラズノ必ツ積囚、表閭、散財、發粟、賑貧、封墓ノ策ニ出シ、是以テ我權ノ半ヲ撓スニ足ル、況ヤ其子弟ヲ以テ幼主ヲ擁スルヲ、管蔡ノ武庚ヲ相クルガ如クナラシメバ、善後ノ策、吾其出ン所ヲ知ラズ、悲夫、

武王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盤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

按、學問ノ功、事々物々著實、宜シクカクノ如クナルベシ、

王虛レ己、問箕子殷所_レ以亡_レ、曰、吾殺_レ紂、是歟非歟、箕子不_レ忍言_レ殷惡、而王亦醜_レ之、問以_レ天道、陳_レ洪範、

按、吾志ヲ以テ云ハ、亡國ノ後、敵國ノ主人何程大聖人ニモセヨ、洪範ヲ陳スルニ忍ビシヤ、若シ殺_レ紂ノ是非

ヲ問ハ、何ゾ答ヘザル、逆賊、吾憐_レ不_レ食_レ汝肉、猶何問_レ是非ト、顔杲卿、文天祥、方孝孺等ノ事ヲモ思合ス

ベシ、此論、亦講孟_レ劄記ニ詳ニス、

封_レ箕子於朝鮮而不_レ臣、及_レ箕子朝_レ周、過_レ故殷墟、

按、朝_レ周ト云ヘバ、不_レ臣ト云フヲ得ズ、箕子ノ罪益_レ明ラカナリ、又既誅_レ武庚、乃封_レ微子、以代_レ殷後、國

號_レ宋、用_レ殷之禮樂、於_レ周爲_レ客而不_レ臣、ト云ヘリ、吾レ亦微子ヲモ悦バズ、箕子微子ニシテ可ナラバ、何ゾ必

シモ外夷ノ捷伐ヲ事トセン、

道、常立_レ於前、是周公也、輔、常立_レ於左、是太公也、拂、常立_レ於右、是召公也、承、常立_レ於後、是史佚也、故成

王中立聽_レ政、四聖維_レ之、

按、聖朝ノ容子想ヒ見ルベシ、

周公在_レ豐、作_レ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_レ無_レ逸、先知_レ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_レ小人之依、

按、無逸ノ本篇照シ考フベシ、人君ノ良軌是ヨリ切ナルハナシ、

蘇氏曰、商之有_レ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

按、商周ノ得失、政ヲナス者、宜シク注意スベシ、余常ニ商ノ質朴剛毅ヲ尙ブ、今ノ君子ハ、皆周家ノ文章繁縟ヲ好ム、是ヲ以テ、政日ニ振ハズ、廢シテ至弱ノ國トナル、昔シ吾王家ノ衰、蓋シカクノ如シ、今又其覆轍ヲ踐ム、悲夫、々々、

初召公治_レ西方、甚得_レ民和、有司請_レ召_レ民、召公曰、不_レ勞_レ一身、而勞_レ百姓、非_レ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_レ行鄉邑、聽_レ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云々、及_レ召公卒、人思_レ其政、懷_レ棠樹、不_レ忍_レ伐、作_レ甘棠之詩、歌_レ咏之、

按、召公ノ尊貴、蓋シ周公太公ニ比ス、然ルニ巡_レ行鄉邑云々トハ、何等ノ簡易、民ニ親シキヤ、今ノ代官ニテモ、加様ニハスルヲ得ズ、况諸侯以上ニ於テヤ、其甘棠ノ民ニ思ル、ナキモ、亦宜ナラズ、周公曰、夫政不_レ簡不_レ易、民不_レ能_レ近、平易近_レ民、民必_レ歸_レ之ト、說者、周ヲ以テ文章繁縟トナス、而モ尙_レ如此、况ヤ后稷公劉大王文王ノ時ヤ、聖人ノ書ヲ讀ムカラハ、少シク聖人ノ眞似ヲシタキコトナラズヤ、

昭王 王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_レ膠_レ膠、王至_レ中流、膠液、王及_レ祭公皆溺死、

按、天子巡狩シ、身膠船ニ溺死シテ罪人不_レ獲、後十三世惠王ノ時ニ當リ、齊桓始テ能ク是_レ楚人ニ問フ、適_レ其咎柄トナル、周道ノ陵夷、何ゾ言フニ足ンヤ、

夷王 元年、觀禮不_レ明、始_レ下_レ堂而見_レ諸侯、荒服不_レ朝、

按、是昭王ヨリ五世、又復一嘆息ヲ生ズ、

厲王 王出奔於虢、太子靖、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々々竟得脱、召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黷、怨而不怒、况事王乎、

按、召公ノ言、君ト王トヲ分言フ、然レバ、俗儒ノ説ノ如ク、今ノ國主、假令幕府ノ世臣ニモアレ、天子トハ大ニ差別アルベシ、安ゾ 天朝ヲ視ルル路人ノ如ク、以テ自ラ計ヲ得タリトスルヲ得ンヤ、

宣王

按、宣王ノ中興、詩歌ノ盛ト人材ノ衆ト、亦見ルベキ者アリ、申伯、仲山甫、張仲、尹吉甫、方叔、召虎、虢公及言姜姜后、又杜伯之友、左儒ノ諫死等ナリ、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勉者、張仲孝友也、列女傳曰、宣王中興之功、内助也、與有レ力矣、是等ノ論、人主尤モ心ヲ留メ玉フベシ、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華陽ノ言、誠ナリ、余亦最モ宣王ノ自將伐淮夷、而除方來庭スルヲ貴ブ、故ニ詩ニ於テ尤モ常武ヲ喜ブ、大師皇父程伯休父モ、想フニ庸將ニ非ルナリ、且王ノ太子タル、國難ニ遭ヒ、召公ノ家ニ匿ル、是レ尤他日大業ノ根本ナリ、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虢公諫宣王語

按、是レ古法、農兵訓練、此法最妙、

左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

按、是一時憤激ノ言、訓トナスベカラズ、然レモ、人君ニ在テハ、臣民ノ此ノ氣ヲ鼓舞スルヲ佳トス、

幽王 褒姒不好笑、王説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按、女色ニ惑溺スルノ愚、爰ニ至ルモノアリ、書シ以テ後世ノ戒トス、此後申侯與郿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ニ至テハ、實ニ寒心ナスベシ、又按、舉烽火失信、諸侯再ビ至ラズ、癸丑甲寅、余江戸ニ在テ、數々此ノ事ヲ思フ、夫江戸ノ警ヲ聞キ、六十六國ノ士、銃ヲ荷ヒ甲ヲ卷キ、日夜奔走江戸ニ輻湊ス、皆一死ヲ以テ分トナサマルハナシ、至ルニ及ンデ、大ニ期スル所ニ異ナリ、志氣爲ニ一タビ挫折ス、其挫折スルノ志氣、今ニ至リ終ニ復セズ、今ヨリ後、江戸ニ事アリモ、必ズ再ビ至ラザラン、危哉、々々、然モ、江戸ノ失信、吾レ是レヲ何如モスルコトナシ、願クハ 本藩ノ政府、尤テ傲フコトナカレ、今日ヲ異變ノ初ト令ラレテモ、相替ラズ太平洋中ニ汨没シテハ、爾後更ニ何ノ令ヲ以テ是ニ嗣ガンヤ、是レ亦幽王ノ烽火ナリ、

王廢太子宜臼、々々出奔申、犬戎殺王於驪山下、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平王 元年、鄆郟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号令不行於諸侯、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始命秦、列爲諸侯、賜以岐鄆之地、

按、周ノ東遷シ、地ヲ秦ニ賜フ、形勢ノ大變革ナリ、地圖ヲ觀テ、當時ヲ想像スベシ、蘇東坡ノ論、極テ好シ、文多シ、尺ク抄スルニ暇アラズ、

作文侯之命、錫晉侯仇、

呂祖謙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平王東遷之初、大雩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胆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默然、自以為足、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按、東萊ノ論、極メテ剴切ナリ、今日ノ事トシテミルベシ、

朱熹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爲可怨、云々、

按、此論、大義炳明、日月ト光ヲ争フ、今日ニ在テの指スベキ事ナシト雖モ、宜シク平日ニ講究スベキヲ共ナリ、桓王、齊侯以管夷吾爲相、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非臣之所能、其管夷吾乎、公曰、夫管夷吾、射中寡人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於是、請於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黷三浴之、公親逆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座問焉、

按、上成湯伊尹ヲ聘スル條ニモ云如ク、豪傑ノ主非常ノ選舉、カク有度ヲナリ、射鉤ノ讎ヲ棄テ、親逆于郊、又與之坐、直ニ問ヲ発ス、一舉ノ三善兼メト云ベシ、鮑叔ノ薦、語々皆善、是レ尙アベシ、東坡ノ、齊ノ起ルヤ、管仲ト云ズノ鮑叔ト云フノ一語、誠ニ妙、但シ讀書著實ナラズ、古ヲ把テ直ニ今日ニ思合スルニ非ズンバ、安ンゾ是等ノ妙所ヲ知ルヲ得ンヤ、

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睦、

家與家相睦、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按、是管仲始テ桓公ニ見テ即チ陳ズル所ナリ、孟子井田ノ法ヲ論フ、死徙無出郷、郷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ト、云フモ同意ナリ、今八手ノ士ニ於テモ、何卒此ノ意ヲ重ンジ度事ナリ、抑此三萬人ヲ以テ天下ニ方行シ、周室ニ屏タルト云ヘバ、攘夷尊王已ニ立談ノ間ニ決ス、孔子管仲ヲ稱ノ仁者トス、豈徒ニ是ヲ言ンヤ、

制國、以爲二十一郷、公帥十一郷焉、國子帥五郷焉、高子帥五郷焉、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盡其材、

按、管仲ノ制國妙ト謂フベシ、高國ハ齊ノ貴族、若其ノ力ヲ奪テ、管仲是レガ上タラバ、彼豈服センヤ、貴族ハ、依然トノ強力ヲ與ヘテ、已敢テ之ニ與ラズ、反テ大權ヲ以テ己ニ收メ、以大業ヲ建ツ、高國亦與ルヲ得ズ、今日伊傅管等ノ如キ、非常ノ拔擢ヲ行ニハ、此妙術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

胡宏曰、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贊于天王、匡正畿內、以修三王略、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于飲宴衽席之間也、

按、胡宏ノ論、誠ニ今日ノ事ニ的當セリ、而ノ余窃カニ桓公管仲ヲ責ムル所以ヲ以テ、吾君吾相ヲ責メント欲ス

ルナリ、

惠王 郭亡、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_レ用、惡惡不能_レ去、所以亡也、

按、郭公ノ事、徒ラニ紙上ノ陳談トスルヲナカレ、今日ノ弊、方ニ茲ニアリ、善善不能_レ用、惡惡不能_レ去ノ、以テ國ヲ亡スニ足ルヲ知ラバ、豈暢然タラザルヲ得ンヤ、今 君相日々經史ヲ翻閱セザルコトナシ、儒臣ノ進講ヲ聞カザルヲナシ、群臣ノ上書建白ヲ覽觀セザルコトナシ、而ノ勤王革弊ノ二事ニ於テ 因循模稜ナル者少シトセズ、亦郭公ノ統ニ非ズヤ、

狄人伐_レ衛、々懿公好_レ鶴、鶴有_二乘軒者_一、將_レ戰、国人受_レ甲者、皆曰、使_レ鶴、々實有_レ祿、予何能戰、々于葵澤、衛師敗績、殺_二懿公_一、

按、此條、東萊博議ニ論アリ、極テ剴切、并考フベシ、而余亦謂ラク、今ノ厚祿重俸ニシテ、悠悠職ヲ廢スルノ士、皆懿公ノ鶴ナリ、一旦狄人ノ來犯スル、今ノ士已ニ用ユベカラズ、又精銳ヲ調募セント欲セバ、受_レ甲者ノ忿怨、更ニ鶴ヲ惡ムヨリ甚シキモノアラントス、故ニ今日ニ在テ、早ク是ガ處ヲナシ、無能無材ノ士ノ俸祿ヲ裁減シ、以テ農兵調募ノ資ニ充テバ、或ハ一策ナラン、然ラズンバ、冗兵冗祿、國窮兵弱、其何術カ是ヲ救ハン、

齊人立_二其弟燮_一、衛戴公弟、是爲_二文公_一 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_レ材、訓_レ農、通_レ商、惠_レ工、敬_レ教、勸_レ學、授_レ方、任_レ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按、布衣帛冠、文公勤儉ノ狀、想見ルベシ、是レニ非ズンバ、安ゾ能ク破敗ノ餘ヲ收拾シテ、其國ヲ建立スルヲ得ンヤ、亦所謂嘗_レ胆坐_レ薪ノ儔ナリ、今日國事艱難、而ノ昇平ノ久、百物豐備、一ノ欠乏ナシ、人君布衣帛冠、嘗胆坐薪セント欲スト雖_レ非、勢能シ難キ者アリ、是勤王革弊、一事ノ効ヲ見ルヲナクノ淪胥以喪テ救フ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悲夫、々々、

晋荀息以_二屈産之乘與_二垂棘之璧_一假_二道於虞_一以伐_レ虢、虞公許_レ之、且請_二先伐_レ虢_一、宮之奇諫、不_レ聽、(所服カ) 按、虞、晋ノ甘言美利ヲ嗜テ、宮奇ノ諫ヲ聽カズ、未ダ幾ナラズ、虞公竟ニ晋ノ執フルトナル、蓋虞小弱ニシテ、晋強大ナルヲ以テ、晋ノ信義ヲ失フ、虞終ニ難詰スルヲ能ハズ、爰ニ至レリ、今幕府墨魯拂暗ノ強大ヲ惧レテ、其ノ甘言ヲ信ズ、他日ノ禍、吾其底止スル所ヲ知ラズ、豈特ニ虞虢ノミナランヤ、

襄王 初惠王少子叔帶、有_レ寵_二惠后_一、欲_レ立_レ之而不_レ克、叔帶欲_レ與_二戎狄_一誅_レ周、王知_レ之、將_レ誅_レ叔帶、々々奔_レ齊、按、是幽王ノ時、申侯與_二鄩人_一召_二西夷犬戎_一伐_レ王ト、事大ニ相類ス、而ノ叔帶ハ、襄王ノ親弟ヲ以テ、戎狄ノ力ヲ借テ、王室ヲ伐タント欲スルニ至ル、實ニ倫理華夷ノ大變ニアラズヤ、人心親義ヲ廢シ、利ヲ好ミ怨ヲ逞フスルニ至テハ、禍ノ至ル所知ルベカラズ、吾常ニ恐ル、今日外夷ノ交始テ開ク、後來必ス申侯叔帶ノ如キ者アラントス、小西、大友ノ類ニ至テハ、蓋指屈スル勝_二ザランコトヲ_一、是レ余ガ日夜腐心切膚ナリ、又王怒_二鄩伯之執_レ伯服游孫伯、使_レ叔桃子出_レ狄師_一伐_レ之、取_レ櫟、王德_二狄人_一、以_二其女_一爲_レ后、其後、王廢_二狄后_一、狄人奉_二叔帶_一攻_レ王、王出居_レ鄭、狄人立_二叔帶_一爲_レ王、居_二于溫_一、夫同姓ノ鄩伯ヲ怒ルガ爲ニ狄ノ援ヲ借り、狄人ヲ德トスルガ爲ニ其女ヲ后ト

シ、又其ノ后ヲ廢スレバ狄人王子ヲ奉ノ王ヲ攻メ、王出奔シテ叔帶爲レ王、周室ノ变故、實ニ寒心ニ耐ヘズ、然レ、今夷狄ヲ親ムル幕府ノ如クナレバ、吾レ其周室ノ統ヲランコト恐ル、ナリ、
初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レ國、

按、晋文公ノ事、誠ニ欽美ニ堪ヘズ、左傳史記ノ全文熟味スベシ、余春秋間ヲ閱スルニ、天下ヲ跋渉シ、諸國ヲ周流スル、晋文ニシクハナシ、霸業ノ基、全ク爰ニアリ、

初秦用ニ由余謀、伐レ我、益レ國十二、開レ地千里、遂霸ニ西戎、

按、由余ハ戎人ナリ、秦繆モ亦立レ賢無レ方ノ道ヲ得タリト謂フベシ、

定王 楚子問ニ鼎之大小輕重、欲逼レ周取ニ其鼎、王孫滿對曰、在レ德不レ在レ鼎、云々、

按、是晋侯入朝請レ隧、王不レ許、曰、王章也、云々ト、事甚相類ス、而東萊博議ニ、楚子問レ鼎ノ一條アリ、甚タ妙ナリ、照見ルベシ、嗚呼、請レ隧問レ鼎ハ、天子ノ大恥、朝廷ノ大變ト謂フベシ、而ノ襄王定王楊厲憂勞、國威ヲ

皇張スルコト能ハズ、哀夫、然レ、今外ハ四夷交侮リ、内ハ征夷跋扈ス、豈特ニ請レ隧問レ鼎ノ比ノミナランヤ、皇威ヲ皇張スルコト、亦臣子ノ任ナリ、

王使ニ王季子聘ニ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婦、王問ニ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レ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レ亡、身必不レ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々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々則不レ恤匱、匱而不レ恤、憂必及レ之、亡之道也、

按、王季子ノ論、誠ニ着實明白ナリ、字々熟味スベシ、又今ノ大臣家ニ詳説シタキコトナリ、

靈王 無終子嘉父講レ和レ我、晋悼公曰、我狄無レ親、不レ如伐レ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云々、因陳ニ和レ我有五利、

按、和戎ノ事、蓋シ始テ爰ニ見ユ、是誠ニ其時ヲ得タリ、諸侯新服、陳鄭來和ノ勢ニ乗レ戎ニ和ス、我何ゾ我羈勒ニ就カザルコトヲ得ンヤ、古ヨリ國力旺盛ノ時ハ、和親ニ利アリ、漢唐ノ初、匈奴突厥ニ於ケルヲ觀テ知ルベシ、國已ニ衰ヘ、已ムヲ得ズノ和議ニ出ル者ハ、趙宋ノ故轍ニノ、今日ノ事、正ニシカリ、

鄭人侵レ蔡、獲ニ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獨曰、小國無ニ文德ニ而有ニ武功、禍莫レ大レ焉、楚人來討、能勿レ從乎、從レ之、晋師必至、自レ今鄭弗レ得レ寧矣、

按、鄭國ノ事、大ニ 皇國ノ今日ニ似タリ、四夷交來ノ時ニ當テ、朝晋夕楚ノ辱ヲ受ケザル如ク、國計ヲ建テタキコトナリ、

晋侯歸、謀レ所以息レ民、魏絳請テ施舍輸積聚ニ以貸、自レ公以下、苟有積者尽出レ之、國無ニ滯積、亦無ニ困人、公無ニ禁利、亦無ニ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性、器用不レ作、車服從テ給、行レ之期年、國乃有レ節、三駕而楚不レ能與爭、

按、魏絳ノ説ハ、國ノ滯積ヲ免スルト、幣牲器服ノ節儉トナリ、若シ実着ニ是レヲ行ハ、今日ト雖レ、誰カ不可トナサン、

師曠曰、天生レ民而立レ之君、使レ司牧之、勿レ使レ失レ性、天之愛レ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ニ于民上、以縱ニ其淫、而棄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按、是人ノ臣民ニ聞シムベカラスト云斥、人君ニ在テハ良軌ト云フベシ、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堂)

己未文稿

解題并凡例

一、松陰の己未文稿は、安政六年正月から五月まで、即ち野山獄再入獄中の作で、文章の外に、詩歌をも、比較的多く載せ、日別に書列ねた處、その日の記事をも交へた處がある、

一、安政六年七月、松陰江戸獄より高杉晋作に與へた書翰に、

小生去冬十月廿五日投獄以來大分學問進ミ候様覺候當五月迄の文稿二冊有之彌二郎に密藏サセ置候小生死無遺憾（本全集第六卷 吾簡篇參照）所全ク此二冊ニアリ他日御一見可被下候

といふ一節がある、松陰の、門人品川に文稿を與へたのは、戊午己未兩稿六卷であつたことは、それに添へて品川に贈つた五月十八日附の文に、

戊午己未兩稿共六卷、（中略）附思父密藏之、（品川氏編輯 密文稿に掲載）

とあるので分るが、死無遺憾（中略）所全ク此二冊にありと、己未稿のみを取立て、言置したるを考ふれば、この己未稿が、松陰研究に最重きを置くべきは、當然である、但、品川が、其後明治十三年に上木した戊午己未稿六卷は、其第四第五第六の三卷が己未稿であるに、高杉には二冊といへるは如何と怪まれるが、現に萩市松陰神社に藏せられてゐる己未文稿の寫本は二冊で、品川編の三卷と、内容は大體同じであるから、品川の當時貰つた本は、戊午が四冊で、己未がやはり二冊であつて、上木の時に、各年分三卷宛の六卷にしたものと察すれば、事理は明かである、

一、右松陰神社蔵の己未文稿寫本は、無論悉皆他筆で、一文も松陰の檢閲を経たのではないらしく、品川本と對照するに、往々脱行脱文がある儘で、他筆の訂正もなく、神社寶庫の物としては、物足らぬ感がある、之に比すれば、品川本は、完全に近い物で、その原本が見たいけれども、その所在が知れぬ故、今本全集の編纂には、その品川本を原本とし、神社本と字句に異同ある所を書き添へ、且新に目次を附けた、

一、松陰の己未入獄中には、藩主の参勤己に抑留すべからずして、松陰の要駕策出で、上國の風雲日に急にして、遂に楢輿東行の幕命至る、文稿編末の假名交文一篇は、東行の命を始て聞た日の草稿で、長井、周布二氏に對する公義私情の區別を示し、それに添へてある正月廿一日所草の意見書には、幕廷の訊問に對する申開の覺悟の一端が見られる、

一、原本に載せてある跋東坡策、跋汪文抄の二篇は、その東坡策評、汪文抄が、この跋文を添へたまゝで、本全集に編入せられてあるから、重複を避けて、文は掲載せず、唯目次に止めておく、

一、品川氏編輯幽室文稿の題辭序跋文は、参考の爲に、この己未稿の末尾に附載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己未文稿目次 (安政六年)

上卷

野山日記	………	三六一	與三馬嶋	………	三六五
元旦 詩歌	………	三六一	五日 記事	………	三六五
與三子遠	………	三六一	與三士毅	………	三六六
詩歌	………	三六一	詩歌	………	三六七
二日 同囚安富某の除夕元旦四絶の韻に和す	………	三六三	六日 記事	………	三六七
詩歌	………	三六三	詩歌	………	三六七
三日 上三家大人	………	三六三	七日 記事	………	三六八
與三清太	………	三六四	詩歌	………	三六八
詩歌	………	三六四	八日 記事	………	三六八
四日 詩歌	………	三六五	詩歌	………	三六八
記事	………	三六五	九日 記事	………	三六八
己未文稿	………	三五三	十日 記事	………	三六九
			復三八十・子楫・子遠	………	三六九
			詩歌	………	三七〇

十一日 記事……………三六〇

十二日 復三士毅……………三六〇

 題三楊椒山集……………三七一

十三日 記事……………三六三

 歌詩……………三六三

十四日 與三子楫……………三六三

十五日 記事……………三六三

 詩歌……………三六三

十六日 記事……………三六三

 跋東坡策(別冊)……………三六三

十七日 與三子遠……………三六四

十八日 記事……………三六四

 次三作間子大幽室書感韻……………三六六

十九日 漫言一則……………三六六

 又一則……………三六七

二十日 記事……………三六八

廿一日 與三子楫……………三六八

廿二日 記事……………三六八

廿三日 與三無逸……………三六八

 與三士毅……………三六一

 偶記示三子遠……………三六三

 益壯說……………三六三

 書三與三子遠一俗牘後……………三六三

 與三無咎……………三六四

 書三李卓吾別三劉肖川一書後三訣三子大……………三六四

廿四日 吾之尊攘云々(社本には此文がない)……………三六五

 上三玉木叔父……………三六七

廿五日 復三安富君儀(以下三篇は社本にはない)……………三六九

 常一字君儀說……………三六九

 復三君儀……………三六九

念六日 復三家兄……………三六九

 歌……………三六九

念七日 記事……………三七一

 語三子遠……………三七一

 復三清太……………三七一

 晦夜 書感……………三七一

 屈平……………三七一

 眠……………三七一

 食……………三七一

 病……………三七一

 舌……………三七一

 齒……………三七一

 子遠來レ獄告レ別 二月十一夜……………三七一

 哭三無逸心死 二十二日……………三七一

 次三江幡韻示三實市……………三七一

中卷

與三傳之輔 二月二日……………三七一

與三士毅 二月三日……………三七一

 次三和作韻(以下八項皆詩)……………三七一

 松洞歸自三江戸一寄三書不三擇賦レ此……………三七一

 松洞覺三昨非三書レ喜……………三七一

 次三士毅韻示三子遠……………三七一

 忍二首……………三七一

 名二首……………三七一

 重示三子遠……………三七一

 寄三高平島三子……………三七一

 與三八十一 二月十日……………三七一

 示三子遠(以下七項皆詩)……………三七一

 八十將レ往レ崎云々二絶 二月念四夜……………三七一

 夷齊 念八……………三七一

 病中書レ感……………三七一

 夢中與三子大思父一談云云 念九……………三七一

 示三三生……………三七一

大原三位に差出す書及び詩歌 二月十四日……………三〇七
 與三無逸 二月十五日……………三〇九
 又 二月廿二夜……………三二〇
 十七夜久坂實甫との往復書……………三二〇
 二十三日實甫との往復書……………三二一
 議三子遠等東走 贈三村士毅 二月十九日……………三二二
 復三松如 二月廿二日……………三二二
 與三松島瑞益 二月廿四日……………三二三
 跋三子遠送三和作三叙 二月念三夜……………三二三
 送三和作三叙 同日……………三二三
 與三子遠 同日……………三三四
 又同日……………三三四
 追憶往事 二月六夜……………三三四
 自三夷事起三義烈之士云々 三月朔……………三三五
 與三赤根武人 二月二十五日……………三三六
 次三見三示出三京韻……………三三七

與三子遠 二月念九日……………三三七
 書三與三赤根武人三書後 三月五日……………三三八
 復三福原又四郎……………三三八
 僕切告三諸友云々 三月八日(この文神註本にはない)……………三三〇
 與三子遠 三月八日……………三三〇
 復三子楫 三月二日……………三三一
 聞三子遠投三揚屋三感喜不止先三是傳輔亦在三揚屋三走三筆贈三一生 三月朔日(以下廿一項皆詩)……………三三二
 即事 同日……………三三三
 范純仁 三月二日……………三三三
 記三鄒浩田書王回曾誕事 同日……………三三三
 張商英 三月三日……………三三三
 聞三吾公發駕定以三日不三勝三感傷三賦 同日……………三三三
 次三韻子楫見三寄却示二首 三月四日……………三三四
 陳東歐陽澈 同日……………三三四
 聞三明公發駕三書三感 三月五日……………三三四

韓世忠岳飛 同日……………三三四
 書三感 三月六日……………三三五
 答三無咎 三月七日……………三三五
 夜坐 同日……………三三五
 憶三和作 同日……………三三五
 憶三揚屋二友 三月八日……………三三五
 書三柴栗山送三岡子言赴三任松岡三序後 同日……………三三六
 獄奴以三櫻花一枝三爲三贈有三感 同日……………三三六
 自詠 三月九日……………三三六
 名 三月十日……………三三六
 美人春眠調三子大三思父 三月十一日……………三三七
 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 同日……………三三七
 與三子遠 三月十二日……………三三七
 詰三思父 同日……………三三八
 得三思父引三過書三喜慰過望云々 三月十七日(詩)……………三三九
 復三子遠……………三三九

祭三亡友三文序……………三三〇
 與三和作 三月念三日……………三三一
 與三子德 三月念七日……………三三一
 與三和作 三月念七日……………三三一
 與三前手元……………三三三
 馬援 三月十二日(詩)……………三三四
 嚴光(詩)……………三三四
 祭三亡友澁生三文 三月十三日……………三三五
 自警詩 三月十四日……………三三五
 祭三亡友方外清狂師三文……………三三五
 書感 三月十五日(詩)……………三三六
 祭三亡友方外默霖師三文……………三三六
 次三無咎見三示韻 三月十七日(以下皆詩)……………三三七
 東晉上……………三三七
 王猛 三月十八日……………三三七
 郝愔 三月十九日……………三三八

東晉下……………三六
 胡元 三月廿一日……………三六
 聞_二和作投_レ獄有_二此寄_一 三月念三日……………三六
 又寄_二子遠_一 三月念四日……………三六
 得_二子德書_一不_レ暇復答_二二十言代_レ書 三月廿七日……………三六
 又言_二子遠兄弟_一……………三六
 政子 三月念八日……………三六

下卷

讀_二續藏書遜國名臣_一 四月二日(以下八項皆詩)……………三四〇
 又……………三四〇
 四月三日先考二十五回忌辰也謹賦_二二律_一……………三四〇
 讀_二續藏書靖難內閣_一 四月五日……………三四一
 陳傅粹・唐鄒橫・金男子 四月十日……………三四一
 夢_二北山安世_一 四月十一日……………三四一
 戲_二書同因歌後_一示_二和作_一 四月十二日……………三四一

寄_二小田村士毅_一 四月十三日……………三四三
 要駕策主意上 二月七日……………三四三
 同下 三月十九日……………三四六
 紀_二江母事_一 四月朔……………三四九
 偶記 四月二日……………三四〇
 又記 四月六日……………三四〇
 跋汪文抄 四月十八日(別世)……………三四〇
 與_二和作_一 四月十九日……………三四三
 與_二子遠・和作_一 四月念三日……………三四三
 寄_二八十一詞同日_一……………三四三
 釋_二范滂願_レ子語_一 四月廿四日贈子遠……………三四三
 跋_二擬榮圖_一三字經 四月念八日……………三四四
 與_二和作思父_一 四月念八日……………三四四
 復_二和作_一 四日……………三四四
 與_二北山安世_一……………三四五
 與_二象山先生_一書 四月廿五日……………三四六

寄_二船越清藏_一(以下九項皆詩)……………三五七
 書_レ憤 四月廿日……………三五八
 書_レ事寄_二北山兄_一兼示_二思父_一 四月廿一日……………三五八
 重夢_二北山君_一 同日……………三五八
 寄_二安富君儀_一 四月廿六日……………三五八
 寄_二子遠_一 五月四日……………三五九
 賀_二小田村米鋤建職_一……………三五九
 端午……………三五九
 寄_二提山師_一……………三五九
 知己難言 五月二日……………三六〇
 庸書檄 五月六日……………三六三
 跋_二續日本日記_一 五月七日……………三六四
 拙者儀公儀御答中云々 正月廿八日……………三六五
 同跋 五月十四日……………三七一
 擬_二徐公榮圖_一三字經 四月廿八日(編者附載)……………三七三
 松陰自跋 五月十八日……………三七五

入江弘致跋……………三五五
 三條實美題辭……………三五六
 毛利元德題辭……………三五七
 鳥尾敬孝序……………三五七
 野村靖序……………三五七
 野村素介書後……………三五八
 品川彌二郎序……………三五八
 國重正文序……………三五九

此漢、頗頑
頗愚、好以
瑣事、與人
忿爭、是以

（山口市櫻園寺
内文庫藏其蹟
校合済）

己未文稿 上卷

野山日記

安政六年、己未正月、元旦晴、

元旦

大陽朝上海之東、我狄蠻夷淑氣同、獨有幽囚不平客、春回感慨嘯歌中、
若芽刈ル磯ノ蛭人事問ン異ナル國ノ春ヤ如何ニト

聞說使星降ニ九重、東藩果否致ニ寅恭、偷レ生草莽臣多罪、杯至ニ屠蘇ニ舉得備、
九重ノ惱ム御心思ホヘハ手ニトル屠蘇モ吞得サルナリ

與三子遠

野山獄番人孫助

右其人、原籍富田百姓、見爲獄番代勤、行年三十六、目無一丁字、而視吾異他囚、頗似感吾黨
事者、昨夕一晤、未竭懷抱、僕本有輕信之失、是以故附書致諸足下、々々一面、試誘以功名

己未文稿

榮皆不_レ容、然激_レ之以_レ功名節義、必能死_レ于王事_レ矣、吾故愛_レ此漢也、(品川本)

節義之談、果爲_レ可用也、僕往有_レ所用矣、大氏有_レ文辭二人、言語難_レ信、無_レ丁野漢、是僕所以取_レ此人、炳亮、(野村和作伊能)令弟及傳之輔事、且驚且快、恨_レ之喜_レ之、一時失策、要無_レ傷_レ于大計、而子遠兄弟、禁_レ囚于王事、雙美則不朽已、京師急著、昨草卒一書、託_レ諸佐世、轉致_レ足下、想當_レ達、(岡可增野)仙吉德民、爲_レ如何而、回答是待、

投獄紀事成、一見之餘、足下兄弟、(岡部)子楫兄弟、商議寫存一本、見_レ返_レ原稿、僕在_レ獄、無_レ日不_レ思_レ諸友、而於_レ子楫無_レ逸_レ最深、至于足下與_レ佐世、不_レ甚思_レ也、此意足下恐不_レ能_レ知、當_レ待_レ永日_レ縲_レ叙之上耳、一笑、

與_レ小田村_レ書已成、反復思惟、(小田村伊之助)村子上_レ京、斷_レ々不可、故停_レ此書不_レ遣_レ今示_レ足下、々々一見之餘、以_レ時示_レ村子_レ則無_レ妨、

如_レ聞、(長瀬)來原復書、直達_レ政府、蓋來原信_レ周布、而不_レ信_レ吾黨_レ云、佐世岡部、或未_レ知_レ其委曲、幸傳_レ語_レ二子、此事極論無_レ益、姑置_レ諸度外_レ爲_レ可、

詩歌

斯身降_レ獄未_レ心降、寤寐猶迷皇帝邦、聽得_レ三元雞一唱、勤王今日孰無_レ雙、(第一真蹟) 誰(真蹟)
事シアラハ君ノ都ニ詣ツヘシ今朝キクカケニ聲劣ラマヤ

(岡部市赤尾壽則氏藏真蹟校合本)

二日

同因安富君、見_レ示_レ除夕元旦四絕句、余拙_レ七言詩、故五言六句、仍_レ洵和_レ之云爾、忠臣爲_レ國死、蹇々是非躬、神州三千祀、天恩曷太洪、獄裡迎_レ新歲、未_レ可_レ哭_レ途窮、百敗踏_レ萬難、丹心訴_レ蒼天、豈將_レ小得失、面目悻々然、一死未_レ有_レ地、勿々廿九年、

右除夕

新年當_レ何說、昌黎平淮碑、屠酒歡聲沸、吾憂人不_レ知、驕夷情匪_レ測、築_レ城擊_レ斯池、北胡頗強梁、來歎五原塞、天子神武資、聖德絕_レ萬代、元旦夢兆奇、明廷吐_レ臣肺、

右元旦

天子仁明愷_レ墨夷、時乎今去復何時、愛_レ錢惜_レ命世皆是、報國赤心眞我師、花ヤ鳥今ヲ盛リノ春ノ野ニ遊ハテ猶モイツカ待ツヘキ

三日

上_レ家大人

新年三日、家信未_レ得、伏惟、兩大人子姓僮僕、迎陽萬福、頑兒獄居康健、馬齡添_レ一、願放_レ慈念、己未文稿

獄法變革、比舊益簡、政府又有恩命、司獄深体其意、懇戒胥徒、獄中舊同囚四名、又有二二吟友、不其寂寞、是以獄居與家居無大異、亦艱中一適也、除新詩歌數章、錄上別紙、一笑、幸進椒酒、伏祈、

與清太

清太足下、新年俗吏、如何光景、每門投刺、不平之狀可想、村塾主持、僕深望馬生(馬島市仙)矣、有隣脫去、老狡可憎、斯人非投勃海禦魘魅、何以砥正議者之心哉、二事向已議之、猶恐足下或以爲加膝墜淵之爲也、何如々々、投獄紀事、以除日成稿、欲寄子楫子遠、使寫存一通、書封未便、明日則致之耳、幸過子遠一見、贈足下語、藤紙至、即錄應需、除新詩歌數章、錄寄之家嚴所、瞥見是祈、不一、

詩歌

東風蒼外澹晴暉、圓土愁追柳絮飛、神國君臣殊異域、西山空臥采其薇、
唐國ニ宮仕スル臣達ハ君ノ無キ世モ蔽トルカモ
食不_レ要_レ魚出不_レ車、世營吾已盡無餘、自哈獄舍寒燈底、存何臭味讀舊書、
古キ書読メハ種々思フナリカ、ラン時ニ吾生レハヤ

四日

平生酷愛愚公愚、今日還爲伏櫪駒、寄語東風無漫促、寒灰豈復遇來蘇、
岩間ナル梢ノ雪ハ融ケヌナリ心シテ吹ケ春ノ山風
使孫助持書造杉藏、々々復書、

與馬嶋

甫仙足下、村塾主持、僕實委足下、々々果能任之與、岡部作問諸子、聞向已免禁錮矣、頗復會_レ塾與、新年加_レ齡、足下非復童也、策鞭進取、唯是時爲然、僕岸獄無事、誦讀吟詠之外、無以自慰焉、鈍翁續稿、瀏覽一過、遇適意之文、便貼以紙屑以表之、爰寄示足下、々々幸與諸子_(師之進)謀、分領數卷、抄出所表諸文、嚴加校讎、併原本見返、若其句讀段落、不加爲可、高橋生、_(土屋)數々來訪、生蕭海高弟、常誇說其同門勤苦、蓋非村塾怠荒之比也、足下輩不勤苦、他人豈能待_レ人哉、雖然氣節行義、村塾第一義、非徒讀書而已也、
提山師如何近狀、新年、出家亦當有俗務、大新歌活刷成、幸寄一本、

五日

市川俊藏介高橋至、告別而去、

己未文稿

二六八

七日 朝家奴至、有家兄(吉田)無逸(增野)、無咎書、

詩歌

韻事多年冷如灰、用レ猛瀾餘十七回、獄中今日逢レ人日、自怪餘情及レ野梅、二十一回生、亡レ郎上書入海再獄、用レ猛凡四、猶餘二

※(七)節嘉永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上野嘉永六年八月の將及、元日、安政元年三月、田澤、再獄、安政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回二云、イマシメノ人屋ハ今日モ人ソコヌ猶人ノ日ト人ヤイフラン 劉賓客嘉話錄、鄭公嘗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々々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八日

是日、諸囚移レ局、安富來隔二隣局、

詩 此首次二德民韻、

清時寧棄繫囚臣、特許陳編靜處親、休レ謂雞栖々二鳳鳥、梧桐枳棘共新春、
人問ハヌ人屋モ春ハ問ヒニケリ窓ノ日影ニ梅ノ香ソスル

九日

書二擬明史列傳抄後一別見

(東京市本戸幸一氏藏眞蹟合濟行問書校處である)

※(本戸氏藏眞蹟はこゝで終つてゐる)

十日

昨使三孫助造二子遠一、々々復書以二今日一至、

午後岡部至、不レ得見焉、

復二八十一子楫二子遠一

子楫至、獄中有二少障碍一、不レ得二面叙一、遺憾如山、然吾日與二古人一言語、何不レ與二今人一言語、諸友各有二副筆墨一、驅使驅馳、意之所レ之、無レ所不レ隨、而吾有二一雙眼目一、矐子炯々、雖二紙背一皆透、何做レ兒女子以二面晤一爲レ樂之痴乎、諸友宜三切絶二來獄之念一也、來書數通、頗詳二近事一、而周布・井上與二北條一、果皆滯レ京乎、則大原策休矣、然周布・井上既已東下、雖有二北條一、事或可レ濟也、佐世書、有二兩奸赴レ獄之語一、頗爲愕眙、而未レ獲二其仔細一、豈皆就二幕捕一乎、果然、其殺二此童子一、成湯所二以討レ葛、況堂々政府官員、就二幕捕一、猶甘心議二參觀一者之有乎、願更報二赴獄始末一焉、大原策果休、所レ爭參府一事而已、諸友宜三各思二一策一、大要吾公參府、則闔國志士、無レ可二復爲一者、然則致レ身圖レ事、雖レ獲二禍敗一、無レ傷也、但挽レ駕、實無二奇策一、無策中亦當レ有レ彼善二于此一者耳、水府二義士放逐一、實失二一好機一、然天下之機、隨去隨來、諸友不二必深惜一也、賤抄一卷送上、轉三示諸友一、然後見レ返、書後中、朋黨一論、願垂二教示一、不悉、 寅白*

己未文稿

二六九

（秋市伊藤君
顧氏所藏の門
贈られたる正
の眞蹟には大
江ナル氏はし
てある）

千歳幸逢堯舜君、此時無路策殊勳、春寒漠々囚窓闥、靜對孤燈坐夜分、
カシコクモ千世ニ芽出タキ大君ニ賤カ摘得シ芹捧ケバヤ
西土門望獨吾藩、此間寧負至尊恩、五馬春風行有日、嗟忠義士返東轅、
大江ナル川ノ御裔ハイト長シ君カ浮舟載セテコソ行ケ
王事入レ春盟益寒、一書毎レ至再三嘆、吾門幸甚同心友、落々光懸星斗殘、
色カヘヌ松ニヒトシキ人ナレハスエ頼母敷戀モコソスレ

十一日

家奴持家大人及士毅書一至、

十二日

復士毅

承レ諭、水府生不レ可レ反、大原策亦難レ舉、政府逆焰、日益酷烈、吾黨宜三屏息待レ時者、（佐世七）佐翁說爲レ然、
而諸友多亦右レ之、僕切不レ知其解也、僕匆匆入獄、不レ竟三罪名之議、諸友蓋以レ僕爲三畏レ死避レ禍、
是僕言所以不レ孚三于諸友、々々初與レ僕言、豈不レ謂爲レ國致レ死、不レ避三禍敗、不レ顧三利鈍三乎、今

（秋市池田常吉
氏藏眞蹟校合
済）

（君子の二字
眞蹟に依りて補
ふ）

則如此、初也罵政府君子、如仇讐、今也畏其逆焰、竄竄狗逃、猶政府之畏幕焰、僕切怪焉、僕
志則謂、天子之勅、大事也、吾公之觀、大節也、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遇大事臨大
節、無二人死義者、豈非江家之大耻乎、且待時者、果何所待、吾公一束、事益不レ可レ爲、天下
事起、人人舉手、何用吾黨爲、今日之事、死則人臣之責塞矣、獄則他時可レ爲、天下之義士、寧舍
吾乎、然則死與獄皆可、其他微譴小罪、亦何足道哉、是僕志也、然僕向不レ能死、願進三人死、是
誠可耻耳、但朋友之義尙切悞、故觀顏云々、唯老豪諒之、僕頃課楊椒山集、逆讐賊嵩之焰、豈特
今日之政府哉、而椒山之不レ待時而言、是所以爲椒山也、不レ知老豪以爲何如、

正月十三日

寅白

士毅老豪下

題楊椒山集

明楊椒山先生集一帙、吾方外亡友清狂師所贈、清狂奇節、高於一時、願推重余曰、子能爲椒山
者、故吾以此集爲贈也、今清狂病亡一年、余進不レ能擊三奸權于當路、退不レ能伏三斧頭三從三吾師
于九原、猶尙觀顏視息、偷生于岸獄、其負吾師見推之意多矣、何況對楊先生其人于黃卷中乎、
楊先生初劾仇讐、謫狄道、讐已敗、一歲四遷、得還燕京、先生深感主恩、即疏誅嚴嵩、々怒、
論死西市云、然先生之四遷、實出嵩之汲引、則其舍私殉公、非人情之所三甚難三乎、如余則不
論死西市云、然先生之四遷、實出嵩之汲引、則其舍私殉公、非人情之所三甚難三乎、如余則不

己未文稿

（月日記名は眞
蹟に依りて補
ふ）

然、入海狂學、吏議繫獄、吾公特恩、已脫之、又密旨、求言甚切、而怯懦畏避、言不竭其愚、奸權見憎、而不至置諸死、惟公家忠厚、萬非朱明酷薄之習之比、是其所以僅止繫諸獄而已、抑吾之忠言、有愧于楊先生、不甚多乎、余既入獄、復讀此集一週、顧余重被飽食、居獄與居家、無大異也、則以比明錦衣獄、萬々多福矣、則下獄已可愧焉、何獨不_レ死而已哉、書此、近以謝清狂師于九原、遠以問楊先生于黃卷云爾、

使孫助至松下、家人・家大兄・士毅・子楫・無咎書至、

十二日

作上下玉叔家兄及與子楫無咎書

鶯モ問ヒ來ヌ里ノ梅ノ雪積テコソ知レ花ノ操ヲ

凡木經秋頓失顔、唯梅寒立冰雪間、男兒漫勿嘆無事、國步無艱今日艱、

大丈夫ノ死ヌヘキ時ニ死ニモセテ猶蒼天ニ何ト答ヘン

聞雞寧後祖生鞭、蹉跎翻迎岸獄年、死已無名生亦懶、英雄有恨訴蒼天、

春風ニ嶺ノ白雪吹消セト心ニ積モル憂ハ消メヤ

受言藏突形弓昭、春海如油鯨鱗驕、東風縱得消殘雪、志士積憂誰得消、

十四日

與子楫

僕頃讀唐中宗紀、魏元忠在武后朝、素負忠直之望、及中宗舉而相之、與時俯仰、不復彊諫、其後貶爲務州尉、道卒、當是時、張仁愿總管朔方、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宋京良傳)今賢叔之不還、非欲亦築受降城乎、而吾輩之一跌鼠竄、亦元忠之續耳、足下答賢叔不已、豈爲元忠可_レ以謗仁愿乎、私心甚不悅焉、明蒼是祈、二白、足下親迎議、僕以小楠假契歌望之、盖足下之有_レ甚太、猶小楠之有_レ正儀耳、如何々々、

十五日

孫助以今日發省鄉親○藤之進介蕭海至、

勤王心事未能拋、狂替任他俗子嘲、有鶴乘軒尤不分、其何講下繫青蛟、

世ノ人ハ吾ヲ目クラト云ハ、イヘ海巨リ來ルヘビスニオジズ

十六日

己未文稿

家奴至、家兄見訪

十七日

與子遠

子遠々々、大丈夫當盡分、亦當知命、今日吾輩本分未盡、而如何無命何、君側政府、仇視吾輩、其人何極、然明與吾輩一軌者、不過有四人、而其三人今皆東矣、其時一也、尋常東觀、非吾公好、危邦不入、聖人至戒、以是白公、々必允從、其時二也、勅使已還、朝廷方危、堂々大藩、一言輸誠、事半功倍、天下義士以我爲歸、其時三也、有三斯三時機、而衆人方且顧望狐鼠、其弊流入吾黨、々々之士、無有致身報國者、豈非命乎、子遠々々、本分未盡、其如何命何、吾平生不貪飲、不耽色、所樂者、好書與良友而已、吾之良友、子遠所具知、然試舉之、吾交最舊者中村、其次來原、其次蕭海、々々文辭之益、於吾甚深、然其交則不如三子、來原常與吾合、而中村常與吾迂、迂者之益或過于合者、然亡邸入海之二舉、來原獨右之、其激成之意、吾深銘之、故吾以爲第一知己、情豈易言哉、桂童年乃來見吾、々々時知其質厚、而未之能知其志氣、川某、知桂于童年、屢爲余稱、知其志氣者、始于癸丑六月、而推比之來原者、非徒然也、桂曾密謂吾曰、吾辱江家之支族、報國之志、比他人爲足哉、其說云々、使吾感激泣下矣、久保通家、

（東京市野村三氏、其相違の校合所は行問に添書した）

（同氏其蹟に字問があけてある）

（同其蹟にはこの註の議の字は議の字ミしてある）

自幼相親、外愚内明、終始如一、吾初則愛之、中則敬之、今則畏其善堪勤苦、言而無幾微、萬々不可及也、小田村、童年不其相親、後年乃爲姻戚、吾前後三厄、小田村皆救護之、蓋外常抑吾狂暴、而中心遂不棄吾也、小田村之兄松嶋、知吾在中村來原之先、中村之弟赤川、知吾在久保桂之後、其交並久、而今並不論也、是皆吾之舊交也、而吾之知中谷、則在中村來原之間、且其父夙知吾、々々是以與中谷情義特深、吾脫獄之後、高杉・久坂・尾寺、陸續來問、皆妙年奇男子、而中谷實爲之導也、而三無生之來、則在其先矣、已而二無與中谷・高杉・久坂・尾寺、前後皆東、而無答則歸鄉矣、時則佐世・岡部・福原、有吉・作問・彌二之徒興、而無逸・無答亦至焉、今政府之所目暴徒者是也、富永吾知之獄中、與久保及三無輩一謀、引之村塾、今則索然矣、是亦不論也、凡是皆吾之所謂良友、不以下以酒食更者、而今果何如、吾之下獄、真知其爲冤者、小田村、久保及暴徒輩而已、其他則不過于以情憐吾、悲吾狂愚焉耳、而安謀吾心赤乎、時事至此、真誠可泣也、嗚呼、吾實怯懦、然爲天朝、爲公家、一死如飴、何有于岸獄、所泣者、吾一投獄、諸友不有所復爲、有三時機、不知乘焉、已矣夫、已矣夫、吾自今謝絕良友、不通書問、間得好書、則臥以讀之、不得則齟齬熟寐、不論晝夜、進不爲義皇上人、則退爲華胥國王、足矣、足下及無逸・彌二之禁錮、蓋不輒釋矣、縱令釋之、今已後事、況人心如彼、天也、命也、如何々々、明年吾公之歸城、軋吾者、得々累從、人心益變、不啻今日、天朝之事、不可問、

外虜之事、更不可問、當是時、世寧有復思吾輩者乎、然吾年三十、子遠更少、省思慮、寡嗜慾、猶可保三、四十年、三、四十年間、分之得盡與不得、一聽之命耳、過是以往、人鬼勝負、斂手傍觀、不亦奇乎、吾聞子遠、一則中谷、二則無逸、然其相見、實於諸友最晚、是吾最後說話、原當於諸舊友陳之、今乃陳之子遠、吾之負諸友實多、諸友豈負吾哉、讀訖藏之、慎勿示人焉、二十一回生白、十七夜、

十八日

德民至、家大人及作間・岡部・杉藏書至、

次作間子大幽室書感詞

一寸之心萬斛愁、會期瀝向王公羞、春寒透骨囚窓夜、森世猶呵凍硯驪、
世間無限讀書人、若個真成忠義臣、一語傳君々記取、事君身即報親身、
千里壯心如獄何、同仇無路執干戈、吾生三十年猶富、鉄硯容磨志肯磨、

十九日

漫言一則

(京市白石信夫氏藏稿、校合濟、其稿には王公が我が公にしてある)

(表題は始め漫言一則とあり、後一語を消して言を改めてある)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稿、校合濟、其稿には「吾藩」の字が「吾」の字間をあけてある)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稿、校合濟、其稿には「吾藩」の字が「吾」の字間をあけてある)

向水戸二士、齋老公密命至、政府命放還之、二士不得意而去、輿論皆謂、申包胥奔秦類也、果然則二人固有愧于包胥、而吾藩亦不能爲秦也、夫秦西戎也、包胥徒知有楚國、而不知有周室者也、而猶如彼、則今日之事、益可愧矣、當今水戸蒙天子明命、而不能對揚、是蓋所以有求于吾藩也、吾藩皇別名族、西土閩閩、勤王之事、固不待他藩、况爲人所求、徒然不答乎、吾藩門望已隆、加以今公賢明、是以堂々懸天下之瞻仰、今乃如此、一則辱吾藩、二則忝今公、有司之過也、孔子曰、唯恕乎、國步艱難、彼此更有、水戸之步、今實艱矣、故來求吾、吾乃不答、獨不思吾百世後方有此事乎、吾今居名藩、仕賢公、而不察危亂之慘、其於知道、爲何如乎、吾悲水戸之士、而惜有司之過、故漫言如此、嗚呼、既往不答、來者獨可不戒乎、哉

右一通、寄子楫・子遠・無答、使寫傳諸友、是時播州浪人大高又次郎、備中浪人平嶋武二郎、來請見政府諸君、故余有此言云、

又一則

天下未嘗無忠義之士材能之臣也、但其三々五々、離群索居、欲起更有仆之者、欲進更有沮之者、上自朝廷之尊、下至幕府列藩、當今無不皆然、吾切愛之、忽觀堀泉者而得之、凡徧地無不有水焉、然伏流沮洳、安得灌溉之利乎、有一人焉、掘地得泉、隄之防之、衆渠歸焉、天水集焉、於是乎、汪々千頃破矣、可以利灌溉也、今吾藩門地素隆、君公又賢、銳意于勤

己未文稿

王、臣庶之衆、有忠義焉、有材能焉、是甚易掘之泉也、然猶有二頑石朽株、少爲梗碍焉、切望四方之忠義材能、旁來吾藩、戮力協心、發石除株、混々發源、又從隄防之、衆渠所歸、天水所集、灌溉之及、其利博矣、豈獨吾藩之私哉、

二十日

夜、始與安富・高橋會、講左傳、

二十一日

與子楫

子楫足下、書至、承福原生、義氣奮發、百三倍前日、可喜、可喜、今日人心不可信、國事不易濟、僕岸獄廢人、理宜默々守靜、獨以足下四五子故、未能全然默止而已、聞國相府亦議君公上京參府、僕切未得其解焉、從前國府正議、有與行府扞格處、今未聞歸一、然則一旦公駕東上、國府不得隨後、行府聽用國府正議乎、是僕向已疑行府、今不得不併國府而疑之也、然是自政府君子、鬼籌神算、外人寧得輒忖度之、唯所望于足下諸友者、大高・平嶋一事耳、子楫冒風雪、百里不遠、義烈之氣、真誠可尚、有如徒然而返、豈非同志大耻乎、公駕果爾東

上、同志之士、將何所致力、則同志致力、無要于助子楫而成其志矣、前日行府追還水戶二士、僕以爲莫大國耻、今無爲國重耻、幸也、足下爲福原生、致此意焉、僕居間讀書、即有所得、一二拈出、爲子楫言之、唐則天之事、古今大變、而齊韓貶死、二三十年、朝無直言、人々詔諛、以爲太平至治、徐敬業一唱大義、正士漸著朝廷、由是觀之、自非見血、天下之事、不可言也、然狄仁傑謀之前、張柬之繼之後、而其所成就、僅止于誅二張、武曌之罪、不正其典也、三思之誅、以多殺而止之、是韋氏之禍、所接踵而起也、中宗之不爲漢文、固不足責矣、狄張其人、而不能爲陵勃、獨何也、僕又謂、玄宗之初、固美矣、然不如憲宗之最美也、天下未曾無才、一旦人主奮發、號召而興起之、蟠根錯節、不難平也、憲宗之事、可以見矣、福原生善讀史者、幸一々爲言、然僕之讀書、非徒讀也、夫使墨夷得志、其威驅利誘、籠絡駕馭、豈出武氏之下哉、孽后醜虜、其毒不異、是非先得徐敬業、使神州復受李唐之辱、未可測也、抑東藩奸吏、蓋亦呂武之續耳、誅除之術、從狄張耶、從陵勃耶、是宜加三思焉、僕切恐、在上之人、以無才苟且而已也、語曰、博古不如通今、溫故可以知新、不知子楫、福生以爲何如、此書匆匆、不暇起草、塗抹滿幅、語多蕪陋、萬々炳亮、不一、二白、前日之書、疾速見答、益見足下之銳意矣、審如是、僕之前言誠爲過當、足下不加怒責、僕亦幸人哉、福生奮勵、因使僕致書獎之、僕深諒足下至意、但僕岸狴罪人、有人書來、不敢不報、漫然削牘、

自吾先之、僕之所耻、故不爲也、無已轉示本書爲妙、清太僕之親舊、知吾最深、故二致書、甫仙、頗託塾事、故亦致一書、皆不待其來書、而二人殊無復答、禮貴往來、而二人喜簡不喜禮、吾方自悔、足下勿使吾重其悔也、

家兄見訪云、平嶋乃兒嶋高德後裔云、宍戶翁云、會大高之事、行相府沮之、

二十二日

德民持子遠、子大書至、始知大高平嶋、不能得志、以明日去也、

二十三日

與無逸

無逸足下、何如情態、吾投獄以來、念々在足下、而未嘗致一書、願雖足下、未必不念吾、而其所見于牘者、去七日片言而已、何相念之切、而相問之疎也、吾日念足下、日欲問足下、臨紙輒止、欲待足下來問而後答、如是者、不知其幾回也、嗚呼、天步之艱、足下固知之矣、時機之方會、亦豈不知耶、吾岸壁廢物、不知云々、然智中耿耿者、終不能消滅、且退觀書、々々有味、頗覺有進境矣、不審足下何態、足下之智中、所謂耿耿者、童年乃爾、今日蓋亦不

能消滅矣、然慈母之愛、父叔之責、人情之所難堪、唯非常之人、乃能爲非常之事、孔子之去國、釋迦之入山、皆非常情也、渠亦不堪其悲、乃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濟度衆生、使爲成佛、况親父母乎、是固強辭、然亦至理如是、足下以爲何如、前夕足下抱牙籌、睥睨吾輩云、吾當學俗吏耳、此言入耳、終未能忘、不知足下以是姑安父母之心耶、抑以愚弄吾輩耶、則皆無妨、更有一說、今未有時、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耶、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無逸豈其然乎、吾之欲問足下者、爲是也、臨紙輒止者、亦爲是也、足下今日何爲而何思也、足下之質、非常也、足下之才、非常也、所憂者、學問未足耳、唯願讀古書、交古人、爲古人之所爲、而思古人之所思、有得見教、今之志士、不足道也、子遠、子楫、數々書來、似有志于古人者、無咎奔走、通志諸友、亦可謂愛古人矣、無用言語、時或有用、炳亮、萬々不悉、

與士毅

士毅老臺、伏惟清福、子遠書來云、大高平嶋二士至、老臺周旋甚勞、而事遂不諧、雖則不諧、勞則甚多、兩府議論、詳當有老臺報也、僕傾耳拭目、等待高報、幸而未棄、願聞其旨焉、向

致一書、立論狂暴、自附切儆之義、已而聞之、家兄言、老豪頗有不平之意、僕切懼焉、是以不敢復致書也、會聞三士事、故又云々、唯老豪垂察焉、夫國事極重、苟無為于國、雖得于朋友、不足悅也、乃失于朋友、不違憂也、是以僕之言、自言不能不言者、初不以朋友喜怒為上意也、但僕幽閉、不知外事、誓言言評、聊且試朋友、々々在外、日擊時事、討論潤色、取捨折衷、一々見教、誓旨之明、或有啟發時、是僕之志也、唯老豪垂察焉、向日、蕭海借示李氏焚書、卓吾居士、一世奇男子、其言往々當僕心、反覆甚喜、其中有云、今人愛竹、々固不愛今人矣、又云、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讀去獨笑、僕已入獄、猶言外事、非是出家顧家乎、人方厭吾言、々々不止、非是人愛竹々厭人乎、然他人則然、老豪知僕深矣、愛僕厚矣、故猶嗚々如此、唯老豪垂察焉、二白、改歲僕再致書清太、々々無一語見及、是亦竹之不愛俗子耳、慙觀々々、

偶記示子遠

余十六七時、與公輔(同布)同、論海防於故越州座、公輔云、天地間氣運、自有盛衰、今外夷盛而吾國衰、氣運也、莫如之何、不如待其衰也、他日又論言路、公輔曰、昔人有患聾者、一旦聾瘵、聽倍他日、復思前日之聾、不可得也、今之蔽蔽、其猶聾歟、言路大開、吾恐他日之復思聾也、吾時不甚悅其人焉、然不能斷然目為奸物、吾之觀人、不患無眼、取捨之斷、往々如此

也、

益壯說

野山門番孫右衛門、請茶求名、余名以益壯、馬文淵曰、老常益壯、雖然白樂天詩曰、五十未老、尚可且歡娛、衛門今年五十五、當歡娛之時、為益壯之志、不亦可乎、

書與子遠俗牘後

此書已成、家兄見訪、云、昨桂生詣玉木叔父所、使叔父諷吾、與諸同志絕書信焉、嗚呼、吾之所敬信者、獨桂與來原耳、來原已賣吾西去、桂亦陰計撓吾如此、吾道非邪、何二子之不見與也、家兄又言、二士之舉、小田村罵政府、語極激烈、政府莫以應、久保常言、國府諸位、亦皆嫉媚、無有直懇之色、時事可知已、久保之智、小田村之勇、如此其盛、而外吾不見答、則吾道益非矣、子遠々々、非子孰知吾、非吾孰知子、子家而吾獄、各繫以徽纆、不能相對而泣、可悲可恨、雖然桂言愛吾也、吾不敢怨、吾言狂矣、亦愛國也、憂國負友、愛友負國、桂非特愛吾、愛子與佐世間部、其愛姑息、吾深惜之、其或負國、吾更惜之、其至自愛、吾將正色責之、嗚呼、渠亦仁人、我亦義士、並立于天地間、詎庸傷焉、子遠足下、々々先死焉、喻子楫、歸之桂、絕之吾、吾非外子楫、所以答桂也、吾非惡足下、所以報國也、別往小田村、已未文稿

（東京市取三
郎氏藏蹟校
合行問書
は即相違の
處である）

（論社藏本には
子遠子遠先死
焉とある）

往^三無逸^二書已成、不^レ忍^三裂去、併致^三之足下、々々以為^レ可^レ達々々之、以為^レ可^レ裂々々之、諸友交棄^レ吾、
々生無^レ可^レ樂者^二矣、雖然吾豈為^二一身^一悲^レ之哉、

與^三無咎^一

無咎足下、飄然山代一醫生、乃來入^三吾社、周^三旋王事、始終一節、奇男子哉、吾為^三諸友所^レ棄、吾道
非矣、吾已絕^三諸友、足下亦例絕^レ吾、勿^レ謂吾為^三我師、吾潛思^三三四十年、死則書出、或可^レ謀^三五百
年、五百年之後、神州果何如、江家果何如、是皆未^レ可^レ預言、而天祖在^レ上、不^レ遺^三動伐、則神州江
家、想不^レ必憂^二也、足下少^レ吾十餘年、當^レ後^レ吾而死、吾死足下幸收^三我書^二矣、厚自淬厲、以^三奇男
子、為^三名醫生、足下今日之本分職也、痛恨々々、

書^下李卓吾別^三劉肖川^一書後、訣^三子大^一

向為^三足下、為^三子大說、多事卒々、不^レ能^レ盡^三所懷^二焉、偶讀^三李氏焚書、遇^三此文、說^三大字^一極透、故
錄寄^三之足下、々々挺特之操、非^レ受^三庇蔭於人^一者、然猶有^レ憾焉、昨讀^三盛稿、感慨淋漓、頗能動^レ人、
而往々、欲^レ以^三辨說^一屈^レ人、辨說^レ屈^レ人、雖^レ非^レ庇^レ於人、遂非^三庇^レ人氣象、况欲^三屈^レ人從^レ己、亦不
^レ能^レ特立^二故耳、吾曾觀^三真能特立者、寵辱不^レ驚、毀譽不^レ動、何更辨說^レ屈^レ人為哉、奸吏樂^レ奸、俗子
安^レ俗、於^レ我何有、我獨行^三吾志、不^レ必語^レ人、諸友中、暢夫無逸庶幾焉、書^レ此、補^三前說所^レ未^レ足、

（神社藏本には
吾死の二字が
ない）

（神戸市武蔵
忠太氏藏真蹟
校合清、同真蹟
に合はば、同真蹟
の字がなく、又
下の字がな）

噫是吾訣語也、悲夫、*

（参考 神戸市武蔵忠太氏藏の真蹟には前に李氏焚書の別^三劉肖川^一書の文が掲げてある、其の文左の通り）

別^三劉肖川^一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レ大則自身不能^レ庇、而能^レ庇^レ人乎、且未^レ有^レ丈夫漢不能^レ庇^レ人、而終身受^三庇於
人^一者^上也、大人者庇^レ人者也、小人者庇^レ於人^一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レ衆不同者、皆從^レ庇^レ人
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從^三蔭於人^一、則終^三其身、無^レ有^レ見識力量之日^上矣、今之人、皆受^三
庇於人^一者也、初不^レ知^レ有^三庇^レ人事^一也、居家則庇^三蔭於父母^一、居官則庇^三蔭於官長^一、立朝則求^三庇
蔭於宰臣^一、為^三邊帥^一則求^三庇蔭於中官^一、為^三聖賢^一則求^三庇蔭於孔孟^一、為^三文章^一則求^三庇蔭於班馬^一、種
種自視、莫^レ不^レ皆自以為^三勇兒^一、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徒庇^レ人與^レ庇^レ蔭於
人^一處識取、

正月二十四日

吾之尊攘、死生以^レ之、自謂、可^レ以對^三越于天地^一矣、豈圖初也、小人俗吏憚^レ之、中也、正人君子
厭^レ之、終^レ之、平生師友、最相敬信者、交遺^三棄吾^一、交沮^三抑吾^一、尊攘非^レ不可^レ為^三、吾之非^三尊攘^一
也、尊攘自期、而非^三尊攘^一、吾事已矣、然則何如、其由^三積誠^一始乎、吾之尊攘、無^レ誠也、宜矣、人

己未文稿

（同真蹟文尾
には正月念三
日の五字があ
る）

（京都市武蔵堂
藏真蹟校合清）
（正月二十四日
の文、神社本
には載せてな
い）

之不勤也、自今逐件、刻苦如左、有誠則生、無誠則死、不然、何以對越于天地哉、吉田矩方謹識、

不言無用言、無論戲言妄語、雖乃憂世之言、臧否之論、皆無用也、吾性多言、多言失敬、故不言無用言、為第一戒、

天子、今日為如何容慮、切々提醒、

吾公、今日為如何賢旨、切々提醒、

天祖之恩、何以奉報、切々提醒、

江家之德、何以仰答、切々提醒、

孝祖先、非榮祿也、事父母、非定省也、不墜祖先之忠、不忝父母之名、孝事之大、是已、是合前四事而一之之道也、切々提醒、

勿以下不必為之事勸人、勿以不可為責人、勸不可不為之事、而責可為之事、

午後便絕飲食、誓云、自今後、有二喜快事、即進一飲食、不然則斃而已、蓋自余投獄來、日間怪事、已逐水戶二士、已逐備播二士、已禁銅傳輔和作、而不免子遠無逸日孜、且國相府、亦議參府之便、世事至此、吾其可堪哉、最不可堪者、吾親交莫如小田村久保、皆絕吾不及一字、深知莫如桂、吾與書于桂、々不報、且諷玉木叔父、今吾絕交同志焉、夫三子者、皆君

子人也、君子絕吾、吾道非邪、吾道非也、固當斃也、吾道不非、君子雖絕吾、吾其絕於天祖天神先公先祖乎哉、書此者、二十五日朝也、

(上玉木叔父)

昨家兄見訪獄舍、具傳尊旨云、宜與諸同志絕交者、其說原于桂生云、嗚呼、桂、來原、姪之所敬信焉、來原已欺姪于前、桂又沮姪于今、姪性狂學迂、為人所棄如此、其他何說焉、謹與諸同志絕矣、然有一事未能措焉者、不敢告之同志、而布諸丈人座下、尊攘之論、迂謬無足聽者矣、忠孝之訓、陳腐無可言者矣、雖乃非迂謬非陳腐、古人之事、不可以語今人也、姪乃謂、今之人、不為不必為之事、當為不可不為之事、不為不可為之事、當為可為之事、今姪之所說、迂謬之尊攘、蓋不可為之事、而陳腐之忠孝、蓋不必為之事矣、向聞、水戶二士、來請見政府、々々拒而絕之、猶之可也、又聞、播磨二士、來請見政府、且云、當今天子欲扶持德川、天子欲合休公武、草莽揭竿、誅斬奸賊、大非聖天子之盛意也、長上下之人、毋讓陟降于朝堂之上、論幕府、黜奸吏、不動一尺兵寸鏃、而措天下于富山之安、所望者、西土獨長藩、々々門伐素隆、君公又賢、是其所望也、政府不見、則云、糾合同志、三十許人、候君公東上、迎拜伏見、因請三條公實臨、要公入京、以議大事而已、且聞、大原公向有西下之策、事垂成忽敗、則亦云、伏水見長門少將耳、此一事、姪痛心疾首也、政府議論、囚徒不預聽焉、

然以意推之、不過逐逐上蠅耳、夫不遠數百里、故來見吾、是豈無志者哉、齋志而來、失志而去、於心何如也、吾藩懸人望如彼、而今日墜人望如此、如江家何、如吾公何、且伏水之驛、二三賢公、數十志士、紛紜來聚、請調吾公、求見吾相、將何術拒之、何辭謝之、病不可稱、夜不可逃、事已至此、君臣相抱、泣于中路而已、姪思念至此、豈得不泣哉、退切思政府處置、非預密白幕府、縛繫二士、則臨事狼狽、假手伏水奉行、禁錮二三公卿耳、果然則變之又變、不可言也、何者、二士之去、雖憾吾哉、未怨吾也、今則公然與天下義士、相為敵讎、伏水之策、果然不成、匕首種銃、三十許人、伏匿五十三驛、怨毒之於人甚矣、方是時、猶顧其他哉、政府君子、非樂禍者、蓋畏禍也、果畏禍也、何不而諭二士、吾藩門望素卑、君公極昏愚、不知義理、大臣有司、不忠不義、懷利惜命、不足協二士之心、二士去矣、伏水之舉、切辭々々、果如此、則二士唾而去、不復萌伏水之念也、雖然是姪之所聞也、姪之所料且謀也、姪所聞、二士之事、一々虛妄、而政府更有鬼靈神筭非九慮所及者邪、丈人之聞見、抑亦何如、不幸姪之言、億而中、則是非所謂不可不為而可為者乎、姪幼時聞之、護國山之建、儒臣山田原欽先生、以身任儒教、不能感格君心、使縱異端邪徒、不加黜責、深自引咎、伏劍謝罪、護國之基礎、為之大殺、而先生之墳、在蓮池者、至今香火不絕云、姪生護國之側、每瞻仰山門之巍々、未曾不泫然泣下、悲忠臣之心也、以今思之、如護國者、雖更加數

十、何有於防長之大、而先生至以是死者、衛道之心、有不得已也、今也以尊攘為迂謬、以忠孝為陳腐、姪猶忍之、伏水之事、則君身之安危係焉、君家之榮辱關焉、君危而臣安、君辱而臣榮、何以為情焉、百年之後、見原欽先生于九原、言或及護國、何以為答焉、丈人願復桂生曰、姪謹與諸同志絕矣、桂生幸收而教之、然謹勿令讀書、々々見前人忠孝節烈之事、秉夷之良、靄然不可抑遏、復踏姪履轍也、且請政府、各與微官、々々一得、進趨之心勝、而忠孝之萌可絕也、姪矩方再拜、

正月念四日

玉 丈人座下

二十五日

復安富君儀

嗚呼々々、吾之心事、一入人耳、即為沮抑、然見問至此、遂不語以實、友義安在、吾今以實告公、々々其勿沮吾、々々入獄來、日間怪事、國家將覆、大道將滅、吾昨午食後、即絕食飲、誓云、今後不聞快事、不飲不食、斃而後已、天未絕吾、々々必聞快事、々々不聞、吾斃固當矣、至公亦欲絕食、殊無道理、公方食飲講學、養生鍊心、待出獄、然後大報國恩、與吾非一

己未文稿

二十五日の三
文は神社本に
は載せてない

般也、寅白、

常一字君儀說

詩云、鶉鳩在桑、其子七兮、說者曰、鶉鳩之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故以起興焉、是正如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也、吾頃省飲食、少言語、潛思人倫之道、凡吾之所宜報之恩德者、蓋有七焉、天祖之恩、不可不報也、天胤之恩、不可不報也、先公之恩、今公之恩、不可不報也、先祖之恩、父母之恩、不可不報也、知此六恩者、以知此道也、知道之恩、散在載籍聖賢師友之間、合以爲一、不可不報也、共爲七大恩矣、然吾身一而已、吾心一而已、以一報七、何吾之不自量也、嗟呼、道一也、報亦一也、庸詎難焉、同囚安富惣輔者、罪人也、獲罪于先公先祖父母與斯道一人也、而吾亦曾屢獲罪于此、吾雖獲罪、奮然學道、欲以償其罪、而安富亦立志于此、今日之事、果爲何如、苟能明斯道、生以報天胤、死以報天祖、則前日之罪、可滅也、今日之恩、可報也、然凡此等言、人々皆言、人々皆不爲、大凡男子之爲事、自有一種真心實意肺肝骨髓、凝固如石、結而不可解者、然後可爲也、故曰、其儀如一兮、心如結兮、安富名常一、請余以字、因字曰君儀、余今安然聽死生于天、蓋自期死以報天祖、君儀其生以報天胤、雖然死易而生難、君儀其勉旃、吾及未死也、引鶉鳩詩、爲作名字說、如斯、

復君儀

國家之事、萬々不可濟矣、何者、事之濟在于誠、而今人皆僞、且排大難、待十分膽而後成、而今人無一分膽矣、是天之欲滅神州、何更云々、雖然七恩大矣、各竭其心耳、伏水之舉、子遠足有爲矣、足下脫獄、亦必成一事矣、然以吾觀之、不過一死也、所恃諸友、心已死矣、二子身亦將死、吾生于獄牢、有何快、有何益、吾眇々小丈夫、然自視不甚謙、今諸友心死身死、吾而何獨生、不如先死以堅諸友之心、吾果死其心死者、或有更生矣、是則望外之幸也、子遠書來當委曲論之耳、

正月念六日

復家兄

子遠放囚、可以快食矣、況於無逸、和作輩皆已釋放乎、飲酒食肉、皆得無妨、諸友書、具見心赤、唯寅守桂生戒、是以不荅也、
思哉又思哉、心有人ノ心ヲ吾心モテ

念七日

家兄見臨、有星當往復、幕府辨解等數密議、又有前田說、係諸友絕交事、

己未文稿

夜子遠來獄、談船越清藏、村田藏六來秋事、

○ 語子遠 正月念七夜

桂生使吾絕諸友、今謹奉其言矣、獨汝有不可絕者存焉、故不絕、汝其察之、防長絕無真尊攘之人、雖吾不得復言尊攘也、然則防長唯汝一人而已矣、切勿自輕焉、汝去國後、為僧為妙、一有決志之機、二有匿身之便、三有生活之計、且僧侶反有知尊天朝者、禪學亦有足定心志者、是亦一益也、

兵貴精、不貴衆、況有志之士、非可募而求者也、切記、伏水之事、萬々敗蹶、則嘯聚為賊、賴政之事、汝固所自任也、但今日時勢、宜為佳賊、切不可為亡賴賊、

德川萬々不可扶持、々々德川者、聖上之大仁也、然仁既至、則不得不繼之以義、義盡則仁在其中矣、

天祖之訓曰、實祚之隆、與天壤無窮矣、此言天胤世々信奉、則天下太平矣、草莽臣切謂、

聖上殉社稷、天下忠臣義士、一同奉殉、則天朝寧有不再興之理乎、

天朝之論、萬一出姑息、神州無中興之理、吾將上中興論、思慮未足、且俟後日、

屈墨夷之辭、吾說為首、不聽則平象山說佐之、猶不聽、則用干戈可也、是亦仁至義盡之論

也、

汝識高膽大、吾之所愛敬也、恨才不足、學尤不足、怨讎之氣過當、是汝病也、如欲必罪(田原)、是過當怨讎矣、然吾之怒有隣、亦類此、並宜改、

才不足言、學有數種、禮樂制度、興王之基模、自有其人焉、戎馬甲兵、攘夷之籌略、自有其人焉、但真心實意、自信自靖、道學心法、真箇有味、

吾曾讀王陽明傳習錄頗覺有味、頃得李氏焚書、亦陽明派、言々當心、向借日致、以洗心洞剖記、大塩亦陽明派、取觀為可、然吾非專修陽明學、但其學真、往々與吾真會耳、

今之世界、如老屋頹厦、是人々所見、吾謂、大風一興、令其轉覆、然後代朽楹、棄敗椽、雜新材而再造之、乃為美觀、諸友欲就其老且頹者、拔一楹一椽、而代之、以支數月之風雨、是所以視吾為異端怪物而疎外之也、非汝安知吾心、

由是觀之、尊王攘夷、豈其容易哉、須思量中大兄與鎌足往來南淵先生、路上為何如話、余至此、不覺泣下、自不知其所由也、

吾本愚物、然吾家流風學術、以篤厚真實、世々相傳、是以吾之所愛敬、與其愛敬吾者、皆忠厚君子矣、軒輊之實難、然一二言之、

舊友前書粗言之、新知暢夫(高杉)識見氣魄、他人莫及、但非得一暢夫抗之、必生害矣、然兩暢夫相

己未文稿

抗，必有二暢夫斃者，是亦可愛也，此間苦心，吾與桂一言，桂首肯之，
(吉田)無逸識見，彷彿暢夫，但有些才，是大害其氣魄，々々一衰，識見亦昏，可嘆可嘆，諷以老屋
 說，或有二開發，抑而從腹誹，亦未可知也，但如前日絕粒之事，八十子楫無咎，各有諫書，
 其懇惻則可感，然罵吾爲短慮，爲無益，爲貽人笑，乃雖士毅，論得不透，試使語之無逸，
(久坂)々々則微笑而已，固知吾之慮非短，而才之不長也，嗚呼，鍾子期難遇，其唯無逸耶，
 實甫之才，縱橫無礙，暢夫陽頑，無逸陰頑，皆不受人駕馭，高等人物也，實甫非不高，且切直逼
 人，度量亦窄，然自爲人愛，潔烈之操，行之以美才，且無頑質之故也，要之，於吾有良藥之
 利，當推此三人，

(佐世)八十有勇有智，誠實過人，所謂，布帛粟米，無適不用，其才不及實甫，其識不及暢夫，而
 其人物完全，二子亦不及八十二遠矣，吾友肥後宮部鼎藏，資性與八十二相近，八十事父母極孝，
 余未可責以國事也，

(岡部)子楫銳適俊爽，然吾常惧其退轉，々々之勢，一旦有萌，駟馬不及焉，吾平生所最愛，子楫，無
 逸，々々吾愛其才敏，子楫吾愛其氣銳，皆愛其似己，皆吾過也，無逸之頑，吾或不能平，是其
 可敬處，子楫無其頑，然氣自可恃，且子楫母賢弟友，足以託家矣，是宜責以國事也，是吾心
 赤語也，汝切記，

(又四郎)福原外似優柔，而以智足之，不如子楫銳氣可愛，然其頑固自是處，子楫不及也，
(松浦)無窮有才有氣，一奇男子也，不及無逸識見，而實用似勝之，(增野)無咎更不及三二無，而一味著實，
 又有氣魄，臨大節，亦不苟生也，

(有吉)子德滿家俗論，恐不能自持，然其正直慷慨，未必磨滅也，則亦有時發耳，(作問)子大在俗論中，願能
 自拔，可謂篤信矣，亦有些頑骨，可愛，(品川)日孜臨事不驚，少年中希觀男子，吾屢試之，天野
 有鑒識，其取日孜頗似吾見，不取子大，則吾不信焉，

(濱三郎)天野有奇識，視人如蟲，其言語往々使吾驚服，誠得如李卓吾而師之，一世高人物矣，恐遂自
 是，不知其非而死，於吾交游中，除暢夫日孜外，無當其意者，噫奇識哉，

嗚呼，世不愛無材，患其不用材，待大識見大才氣之人，群材始爲之用，吾交游中，無足言
(岡部)者，汝所知仙吉直八松介傳之輔，(山縣)小助太郎，々々松介之才，直八小助之氣，傳之輔之勇敢當事，
 仙吉之沈靜有志，亦皆可謂才矣，然如大識見大才氣，恐亦不在此，天下大矣，其往遍求之，

復清太

辱書，一字一淚，讀去無然，老兄鉄心石腸，僕素信之，但前日憤鬱之餘，不能無渴想于老兄一
 言也，太氏老兄書意，與僕絕粒之志，所見不甚遠矣，然岸獄之人，不過絕粒，在外之人，

則尙有策也、鄙見具陳、村士毅氏、老兄幸約一日、與八十子遠謀、會于士毅氏、議其可否、政府及諸友、皆不足深議、但八十子遠、可語而已、子楫無答、口舌喋々、不能知老兄、々々外愚內明、貌寬中窄、不喜彼喋々者、自然爲鴻溝、詎庸傷焉、但喋々亦才也、誠不易獲矣、僕故愛之、然安以所愛、而疑其所信乎、老兄幸察焉、正月念九日、寅白、

正月晦夜書感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眞蹟校合漢の行問書處では相違の箇處)

己未之歲、匆匆已失三十日矣、吾公發駕、例在三月初、則今後三十日、官賊之界、邪正之分、有志之士、猶得^(相)以^(相)待^(相)時藉^(相)口乎、
當今之勢、國府^(相)憚^(相)行^(相)府、々々畏^(々々)愚大臣^(々々)豐侍御輩、大臣侍御、嚴^(史)幕府^(史)逆焰、幕府感^(史)夷狄^(史)恐喝、然而天子之勅、吾公之旨、漠然不省焉、天下國家、是以不可濟矣、苟知有天子與君公、而免於憚畏嚴感者、吾直以有志士目之矣、
夷狄之惑可^(心決)釋、幕吏之嚴可^(心決)解、是當舉^(心決)一膽力才辯之士而任之、兩府志合、何畏大臣侍御、國府志定、何憚^(心決)行^(心決)府、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欲斷^(心決)大事、先忘^(心決)成敗、
國府人材極選、然而不爲、非不能也、其說不過慮^(心決)過激^(心決)取^(心決)敗耳、果能取^(心決)敗、國事可^(心決)濟、吾獨恐^(心決)其不能^(心決)取^(心決)敗也、何也、正論侃々、所向無前、奸人必斂^(心決)手矣、何敗之有、万一奸手不斂、

徒何從着手、
網打國府、奸跡大著、平生所自暴徒者、死時方至、豈其傍觀袖手而已哉、(以下十二字ナシ)但不爲不敗、雖暴徒何從着手、

國府不爲、是正爲邪所馭也、奸人斂手、是邪爲正所伏也、今正頗馭於邪、已馭於邪、何目爲正、々々已爲邪、邪何可憎、

人當自信自知、如國府諸位、人皆信其爲正論士、顧不自知與、今時機方會、而乃不爲、人將容疑、人已容疑、或無救於斃、則孰復憐之、若能侃々行々、不負人所信、不幸一斃、信者益衆、再起之日、必能濟事、

事宜深思熟慮、不可下以目前論得失、奸人一旦得志、多行不義、將自斃矣、奸人自斃、正士之志大伸矣、且其爲國家、培養氣節廉耻、其益豈有限哉、

吾言如是、國府猶不爲、則是以有志士、爲不足恃也、有志士万死許國、而人之所恃、反在憚畏奸吏之下、豈非大耻辱乎、何如々々、

今日國府何爲則可、曰、先定志、々定于一日居官、一日執正、々々不容、雖死不避、然後處置可論、

(前出教達)兼郡奉行、是大不可曉、宜急舉剛直通民情者爲郡職、而已則專理手元事、不然、事々皆苟而已、

至恨、

無逸奇才觀所_レ希、(梁カ)齊梁仁義久困饑、人間莫_レ慘如_レ心死、今日爲_レ而雙淚揮、

次_二江曙韵_一示_二實甫_一

愛_レ死亦男兒、出_レ師不_レ待_レ時、請看引_レ聖者、到底何能爲(眞蹟)一世遂何爲、

(東京市擬取三郎氏藏真蹟校合例)

己未文稿 中卷

與_二傳之輔_一

聞足下赴_レ獄、可_レ驚可_レ賀、其驚者、非_三嘗以_二俗情_一、其賀者、非_三故爲_二異說_一、足下在_レ京、致_二力王事_一、足下一跌、百事瓦解、吾安得_レ不_レ驚、然國無_レ道、富且貴、耻也、今天下不_レ爲_二甚有_レ道_一、則岸獄縲綯、吾安得_レ不_レ賀、但足下善_レ銳養_レ志、勿_レ以_二一蹶_一而自挫折_上焉、驚々賀々、亦何足_レ道、近來政府、頗倡_二勤王之議_一、志士仁人、交和_二之下_一、時機方迫、人心中變、吾先繫_レ獄、同志八人、一日連坐、已而有_二足下及和作之事_一、吾於_レ是、嘗大_三言於衆_二曰_一、長門勤王、唯一義卿、々々之罪、是以最重、而衆亦莫_レ以難_レ矣、今足下亦赴_レ獄、則吾安得_レ曰_二義卿_一、且吾二人赴_レ獄、同志益奮、銳意謀_レ事、上者策_レ勳勒_レ功、下者刎_レ首斬_レ腰、累々相踵、皆未_レ可_レ知矣、則今後人不_レ復說_二吾二人_一也、雖然吾二人、縲_二純岸獄_一、無_レ變_二初志_一、隱然強_二同志之膽_一、使_二政府得_レ賴_上以決_レ策焉、雖_レ有_二後者_一、安得_レ外_二吾二人_一、春寒漸薄、和氣日旺、加_レ餐讀_レ書、以樂_二岸獄_一、餘未_レ既、二月二日、

與士毅

僕投獄以來、外日聞怪事、內日讀古人激烈悲壯之文、外內相抗、遂至于絕食求死、當是時、
 父師之訓不入耳、朋友之諫不當心、不啻不入耳當心、益增其怒而激其氣矣、忽聞杉藏(人)
 以下四人一時釋放、感喜湧出、從前之怒氣、稍々和平矣、因把李卓吾書讀之、得逆則相反、順則
 相成八字、反覆益喜、嗚呼吾過矣、吾過矣、吾前日之事、莫一非逆而反、莫一爲順而成、吾過
 矣、吾過矣、行府投吾於獄、而前田桂使吾絕於諸友、其意亦自善、但吾未察焉耳、僕本狂愚、幸
 得聖人二事之、行々之色、自謂、不在三子路之下、唯今世無聖人、徒爲行々、是所以過也、然
 吾之行々、真誠所發、故人亦不甚惡、而自以爲甚惡於人、是所以益過也、今政府猶友兄也、
 特弟三審吾儕、而吾儕頑狠、不覺引外人務、方且相鬪牆內、友兄揮手不聽、掩口又不聽、是以
 投獄、且絕其交、亦不得已之慈計耳、然則吾儕終始在政府保護中、不自知矣、亦可慚已、然
 今一知之、不可無處于此也、今友兄保護頑弟、故外人憎弟頑、而務遂及其兄、其兄斷然、
 棄其弟于外、外人之憎與其務、自然消滅、外人倘猶憎弟不已、四面來劫、頑弟之狂愚、自有恃
 以當之、不必假友兄之保護也、昨所陳白、請鞠評說所二着、即勸友兄棄弟手段耳、僕向
 逆政府而反之、今改慮更思、順其所逆、而成其所反、雖外人之務、吾兄弟、固將倒戈回

較自攻之不遑、果然則國家之大幸也、吾儕小人、雖罪死、萬々無恨、況事已至此、吾儕亦自無
 罪也、唯老兄洗滌前事、婉謀諸內藤翁、々必容之、翁或不答、未諒僕悔前過、而前事猶不
 去胸中也、且待他日平時、重謀之、僕已脫頑弟旧習、非與翁較長幼也、老兄切體此意、
 勿強翁以理窟焉、寅白、二月三日、

次和作韻

(東京市野村益
三氏藏真蹟校
合濟)

爲國死節、在凡夫爲大小大事、唯有心膽者、求死不巳、而其忍死取生、誠有不勝情
 者、和作弟兄之志、似程嬰杵臼、而余深憐程嬰云、

男兒一死落花輕、去死就生憐汝誠、孝子忠臣兄及弟、千秋雙美姓名明、
(ナシ、脱カ(眞蹟))

松洞歸自三江戸、寄書不憚、賦此、

村塾舊盟吾肯渝、君方憂辱奈斯軀、穢土紅塵三萬丈、松洞翠色一朝無、

松洞覺昨非書喜

初則炳焉久則渝、丹青寧比丈夫軀、昨非汝已今朝覺、前怒於吾半點無、

次士毅韻、示子遠

邦國道亡豈惜生、義如海島殉田橫、死生何必關形骸、識取聖師百世情、

己未文稿

八十將往崎、約來獄而別、已而事有障碍、不得面叙、痛恨無言、強成三絕、
 多情似無情、聞行口如啞、八洲人許多、忠孝豈可假、
 天公不假緣、使吾負良友、此恨可無恨、恨散成佛後、
 兩々如鑑心、豈待相見快、若必待見快、吾與古人話、
 噫吾去矣、八十不婦、散恨未知其時也、

夷齊念八

倫理重而軀命輕、目中寧有虎賁兵、西山餓死他年志(真蹟) 叩馬(同) 他年餓死西山志、便是當初扣馬情、

病中書感

舉世無一士、放吾第一流、吾名誠不朽、何以報神州、自非博浪椎、安滅秦與劉、自非扣馬諫、乱賊自千秋、古人不可起、吾心是以憂、時遇奪朱紫、作惡如戴瘤、草根與木皮、吾病非可療、

夢中與子大・思父談、得四句、醒後改數字爲一絕、示三生、念九

此間無事又無師、眞骨頭人去索之、湖山此去途千里、短棹相逢意所隨、

示三生

死而邦有益、甘似醉芳醪、此際無好賊、堪膏秋水刀、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真蹟校合詞)

(大原三位に差出す書及び詩歌)

(東京市大原重明氏藏真蹟校合詞は行間に添書した)

(真蹟には字間があけてある)

○

此度二人ノ者^共上京仕候事此地ニテ反覆熟議仕候儀 神州ノ興廢寡君ノ榮辱全ク此一舉ニ止ルト
 論詰候ニ付乍憚 執事ニモ上ハ 神州ニ御報復ト思召下ハ弊藩ヲ御愛護ト思召平生ノ御積憤ヲ一
 時ニ御發揮奉願候弊藩ノ近狀ハ三人ヨリ逐一ニ可申上候實ニ報慙ノ至ニテ追々厚ク御屬望遊サレ
 候所詮モ無之次第ニ御座候唯頼母敷相考候ハ寡君ニ於テハ未タ曾テ勤 王ノ宿志ヲ變シ不レ申而ノ
 君側政府ノ鄙夫小人君意ヲ承順スルヲ能ハス爰ニ至リ申候此度ノ一舉容易ナラサル寡君ノ耻辱ニ至ヘ
 ク臣子タル者ノ爲ニ忍フ所ニ無之候ヘ共此機ヲ失ヒ候時ハ途ニ勤 王ノ一儀永ク手段ニ絶ヘ是迄
 世ニ名門望族ト呼レタル江氏^家モ索然タルニ成行祖名ヲ忝シメ後裔ヲ汚スニ比セハ一時ノ君耻ハ尙忍
 ヘキト^(ナシ)論定仕候事ニ付是等ノ情合モ御酌取奉祈候此度三人ノ見込候處ハ昨冬和作莊四郎等^{莊四郎}
 小人ニテ上執事ヲ誤リ下舌 歸國ノ節 執事ノ命ヲ傳テ曰少將東親アラハ其時コソ忍ヒ出伏見ニテ少將ヘ
 輩ヲ誤ルヲ容易ナラス候 面議スヘク思召由同土中ニ於テモ此御一言最モ御頼ミニ奉レ存候内大高又次郎平嶋武次郎ノ二士來遊
 寡君ノ東親ヲ期トシ同志幾名ト二三ノ名公卿ヲ奉シ出テ伏見ノ旅館ニテ寡君ニ責ムルニ天下ノ事ヲ以
 テスル由同志中深ク其志ニ感シ必此一段ノ大事ヲ成就セントノ政府ヲ責候ヘ^ズ政府遂ニ其言ヲ用ヒス
 三人モ已ムヲ得ス^ズ東上ニ決着仕候右ニ付差當リ候處置私見込ノ處左ニ申上候
 寡君暫時伏見若クハ京師ヘ逗留仕候儀肝要ト奉レ存候輕々シク東下仕候^ハ關東ハ奸賊ノ巢窟ニ付寡君
 己未文稿

精々正議ヲ張候^レ无益ニ奉^レ存候^{尤モ}朝廷ニテ屹ト御定算有^レ之候得ハ格別ノ儀ニ御座候
間部下總守事ヲ仕濟シ下向致候事ニ付今更議論ニ及ヒ難キトノ俗説有^レ之候は大ナル謬説ニ御座候普
天率土ノ人民トノ墨夷ノ條約ヲ破ラスンハ死スルニ如カス私近著墨夷申立辨駁三人ニ附置候條御一見
奉^レ願候

寡君滯京中公卿摺紳ノ御方々ヲ始メ草莽ノ志士仁人ニ至ル迄貴賤尊卑ノ御界限ナク同心同德ナラニハ
大功成就不^レ仕候大名ハ平素富貴膏粱ニ日ヲ暮シ迂濶ト倨敖ノ失アラシカ是等ノ處御寛宥奉^レ願候
所司代ヲ早ク説諭シ 皇家ノ害ヲナサ、ル様ニ被^レ遊度候

近畿ノ名士俠客御聞及ノ人々ハ其筋々々ヲ以テ密々急々御召登セ可^レ被^レ遊候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ニ
多人数ハ不用ニ候ヘ^レ乍^共恐 朝廷ノ御勢盛ナラテハ關東ニモ容易ニ 勅旨ヲ奉シ不^レ申候且万一
違 勅ニ候ヘハ是非其罪ヲ御糺無^レ之テハ相濟不^レ申候

弊藩同志ノ者ハ追々三人^レヨリ可^ニ申上候此輩モ私共精々力ヲ竭シ早速上京仕候様可^レ致ト奉^レ存候墨
使申立幕吏荅振等逐件御論駁ノ上 賤著モ功カニ御探擇ノ一 改テ關東へ御申達被^レ遊候事第一ノ急著ト奉
レ存候 端ニ備へ度存念ニ御座候

尾張水戸越前蟄居 勅免三家大老御召登セノ再 勅等モ急著ト奉^レ存候
此二ヶ條此一舉ノ大眼目ト可^レ被^ニ思召ニ候

大結局ハ墨魯暗拂ヲ説破シ 皇威ヲ万国ニ震ヒ國基ヲ永世ニ建ル^ル也是等ノ事ニ至テハ追テ可^ニ申
上候 二月十四日 吉田矩方頓首再拜

大原源三位公下執事

謹書^ニ鄙衷^ニ奉^ニ呈^ニ 源公下執事

人言誤^ニ 公卿、知遇及^ニ狗彘、滅^レ賊期^ニ七生、健字賜^ニ雄語、狂愚本自信、微軀向國許 微向^ニ 國家^ニ許、况得^レ

附^ニ青雲、田龍謀^ニ一舉、驚才死亦難、徒生投^ニ罔圍、擊圍而積方、微軀固其所 恨負^ニ滅賊心、

九天道修阻、八行託^ニ三生、片絲添^ニ鴻緒、肉食多^ニ懦夫、楊水不^レ流^レ楚、 公^ニ獨古之人、幸不^レ咎^ニ越

俎、

同國風一章

君コソハ神ノ御心慰メテ榮ナル名ヲモ世々ニ傳ヘン

○ 與^ニ無逸^ニ 二月十五夜

諸友交謂、無逸心死、吾遂信^レ之、今忽覺^ニ其不然、慙汗浹^レ背、吾畢生大過、何以尙焉、無逸之心、
始終如^レ一、稟^ニ諸天地、受^ニ諸父母、不^ニ初假^ニ師友學問^ニ也、唯吾失^ニ無逸心、歷々可^レ指、無逸蓋謂、

己未文稿

大原氏の眞蹟
には、最後左下
方に、矩方頓首
再拜とある

松陰無_レ眼、不足_二與謀_一焉、遂忍棄_レ吾也、嗚呼、吾知_レ悔矣、無逸其恕_レ吾、々愛_二無逸_一、猶_二豐公於_一清正、昔清正、受_二疑豐公_一、々々待_二其自訴_一而後悟、夫豐公古今一人、々誰比_レ之、而清正亦人傑、爲_レ不易較、然無逸受_レ疑、不_二肯自訴_一、其識量有_レ過_二清正_一、々々自訴、而後豐公始悟、而吾則不_レ待_二無逸之自訴_一也、由_レ是言_レ之、吾與_二無逸_一、未_二必輸_一豐公清正也、雖然無逸吾之畏友、吾安得_レ以_二豐公之清正待_一之哉、無逸一起、固以_二飯田覺兵衛_一畜_レ吾耳、要_レ之是自一時說話、勿_レ答_二比擬非倫_一、而諒_二吾悔悟之非_一空言、無逸心尙有_二不滿_一、幸一來_レ獄相見、誓使_二大地一震_一也、寅白、不備、

又

聞足下絕_二踪村塾_一、感々、平生諸友、今莫_二一可_一取、男兒真骨頭、吾獨於_二足下_一許_レ之、吾新與_二諸友_一絕、不_二復言_一世事、々々如_レ夢、成_二一不朽_一足矣、足下爲_二真孝子_一、不朽孰大焉、名字說兩秀跋、見_レ返、僕血淚不能_レ收、因復却回、不_レ中_レ意火_レ之、足下絕_レ僕則絕_レ之、僕益感_二足下_一、遂不忍_レ絕也、廿二夜、

又白、足下云、吾實愧_二諸友_一、吾謂、諸友當_レ愧_二足下_一、々々何愧_二諸友_一、但吾有_二一語_一、足下幸聽_レ之、漢土書不_二必讀_一焉、間暇時、把_二此間俗書_一讀_レ之、大有_二發悟_一也、

○

十七夜久坂實甫書至云

(十七日夜
久坂實甫と
の往復書)

英雄之待_二蠢愚_一、喜怒不_レ常、抑揚迭生、固雖_レ不_レ得_レ不_レ以_二術數_一、然丈夫而相知、當_レ如_二光風霽月_一、何必如_二秘策深計_一、待_二夫蠢愚者_一、

復云

吾非_二英雄_一、安有_二術數_一、一言意合、許以_二知己_一、一事違忤、立加_二罵詈_一、々々一過、亦復如_レ舊、吾待_二同志士_一、撤_二藩籬_一、除_二荆棘_一、自信如_レ此、公若有_二不平_一、一々罵詈、一々復答、若有_二大過_一、不_レ憚_二悔改_一也、抑吾不_二平于公等_一、何其有_レ極、然罵_レ人易、而受_レ罵難、吾先_二其易_一、而後_二其難_一、

(松門烈士遺墨
集寫真版によ
り相逢の點は
行間に添書し
た)

二十三日實甫書至云

(二十三日
實甫との往
復書)

松洞之歸、先生大加_二唾罵_一、今也作_レ悅_二其反正_一詩、曩者哭_二無逸心死_一、又稱_レ之以_二清正等事_一、其駕_二馭人才_一之術、可_レ謂_レ巧矣、雖然術之巧者、人却容_レ疑、故曰、巧詐不_レ若_二拙誠_一、遇_二僕等_一、宜以_二其誠而不_レ朽者_一、至願々々、

復云

無逸卓識實行、非_二淺人所_一窺測、而僕遽以_二心死_一哭_レ之、僕深悔焉、松洞以_レ待_レ時望_レ僕、々々不_二唾罵_一、何以散_二飽悶_一、々々一散、又聞_二其反正_一、欲_レ不_レ喜得乎、僕待_二同志_一以_二兄弟_一、象喜而舜喜、痛痒相關、正方如此、足下猶以_二爲_一詐僞、必也藏_レ怒宿_レ怨、然後爲_二真實_一耳、噫、是丘明所_レ耻、寅

己未文稿

*(参考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眞蹟には、前文このところ以下次の如くなつてゐる) 皆無不是矣、然吾謂男兒自信、目中寧有敵乎、然則北宮勳爲優也、書以送、

與三子遠一

足下留、而乃弟往、甚適機宜、僕喜可知也、僕與足下諸書、舉附之乃弟可矣、

又

士毅實甫可嘆、八十可憐、無逸可感、和作則可羨焉耳、

以上四篇、二月念三夜和作來別、因書、

○

二月六夜書

追憶往事一

墨使應接書至、余首唱尊攘說、賓卿・實甫・暢夫・尾寺諸友、慨然相與、各有建白、(中村)道太以爲輕舉妄動、與余大軋、僧月性飛錫來秋、而秋良則上京、於是、政府勤王之議大興、事實在戊午正月間已一年、諸友觀望時勢、委茶粗盡、而月性病故、碩果之不食、吾與三子遠兄弟而已、

余之唱尊攘說、實甫會在某邑、無咎・思父、走往告由、實甫即還、直上書國相益君、(益田正)時無咎亦有上書、當是時、諸友已有一定論、已而實甫東上、恐喝山陽老宿而過者、實恃此論也、及實甫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眞蹟校註は儀與の間、向の字が、諸の字を、し、未尾の文、てある)の字を也、

(自夷事起義烈之士云々)

入京、會聖旨汗發、而此論遂堅、而余之至今、確然不變、以死守之者、無非此論也、今未一年、實甫已乃如此、吾是以恨實甫、最深于諸友、非無咎・思父、誰知其由、學校諸生、有連署上書之議、尾寺尤深任之、已而頭人椋梨藤太、以徒黨沮之、都講小田村士毅、周旋甚力、事遂不解、已而月性密告之彈相、々々乃策問諸生所欲言、蓋達之君云、

○

三月朔起筆

自夷事起、義烈之士、福山則山岡八十郎、諫其君不聽自殺、最烈、長門則金子重之輔、謀駕夷艦往探夷國、事敗獄死、亦烈、(安政元年)皆甲寅事也、(金子死、雖在乙卯、其事、則甲寅也)江戶則志賀金八郎、志賀、爲奧右筆組頭、以不能書罪尾水越教自殺、其烈與山岡同、常陸則堀口由之助、信田仁十郎、蓮田藤藏、謀擊墨使、發覺獄死、三人事、比金子最烈、(絕命歌、武藏野ノ彼方此方ニ道ハアレド、今日行道ハ大丈夫ノ道、三人中、未詳的何人所作)皆丁巳戊午事也、天下有才略士、有豪傑士、然其維持國脉、爲不朽大事、僅々如此而已、或曰、金子同事、同國則有吉田寅次郎、預謀、松代則有佐久間修理、二人何以不列、曰、蓋棺論定、如金子是也、二人未死、則後來升降、未可定也、雖乃堀口三人、或有未死、未可論也、

今上皇帝、誠是不朽大聖人、水戸老公、亦是不朽大賢人、後世論者攷德稽齡、必有同時不同地

己未文稿

之嘆也、粟田法王、實今上之周公、同時與地、而權力不在朝廷、則亦不免貽後世之嘆也、其次不朽者、莫大原源三位若焉、若刺奸下東下西三策、事雖無成、真實殺身成仁君子也、尾侯越侯素有賢名、守正而黜、則亦不朽、薩侯病歿、志士惜之、土侯宇和嶋侯、幕吏風使退隱、亦尾越之亞也、

○ 與赤根武人

已矣夫、々々々、肉食者鄙矣、國其喪矣、雖然草莽安知無食瑞穗之民哉、況今上聖明、公卿有レ人、加以吾公勤王之志尤深、則瑞穗之民、何獨草莽而已哉、新年大高平嶋、二士來秋、論及伏見要駕之策、僕岸獄雖不得見、心實感其意、先是、大原源公、亦使人密致意曰、少將東駕、吾遇諸伏見、謀以天下事、意蓋與二士相符、僕雖囚矣、情義難默、然以肉食多鄙夫、同志或難此舉、難者益衆、而僕志益堅、昨與入江子遠謀、斷然使其弟和作脫走趨事、僕因約云、此舉得三十死士足矣、十死士要駕、號泣請留、且責以大義、必有吾公許允、不幸鄙夫俗吏、從事執縛、是內應醜虜、外棄朝廷與吾公、名之謂賊、賊可斬、不可宥也、天下之不見血久矣、一見鮮血、丹赤湧動、大義可舉也、大義所由舉、大若加仙而不得、強若薩肥而不得、貴如尾紀水越而不得、獨得之吾江家、吾江家之所以為吾江家、而為二三鄙夫所阻、而不潰于成、

豈吾志哉、和作領而去、去而復、眷々囑僕、上國寧可無赤根武人哉、僕叱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佛猶言之、汝目中獨有赤根生乎、和作不答、揮淚而出、僕亦不哭而淚、嗚呼、二人之淚、其無由乎、生果聞之、徒笑而徒泣而已哉、其必攘臂下車矣、今使松洞生報之、書之不盡意、生能言之、神州之存亡、江家之榮辱、要在此舉也、大樂生、僕未見其人、然稔聞其名、足下以為然、轉示此書無妨、二月念五、

次見示出京韻

失東何恨出京城、今日桑榆償不平、皇帝包荒仁儘大、殷商之罪貫而盈、

○ 與子遠念九

足下投獄、豈不悲乎、然吾悲足下久矣、今則喜矣、足下以不朽大事、讓于阿弟、々々喜而受之、而天猶欲不朽足下、々々亦喜而受之耳、但慈母之情可憐、然二子不朽、母亦不朽矣、人生歎忽、百年夢幻、唯人參天地、異動植、去不朽、更無別法矣、手抄李卓吾文寄示、反復披玩、足下頗有道氣、必能發悟焉、聞官議捕和作、和作必不捕矣、然万一見捕、吾必明白自首本謀、足下兄弟與吾、一笑入地、亦最後一大快事也、昨作夷齊詩、不圖為足下兄弟識矣、足下兄弟、真為西山客、吾則西山主人耳、一咲、

(東京市好村益三氏藏真蹟校合書)

* (真蹟に跡分違へしとある)

奥本文(念八夷齊の詩参照)

書與赤根武人書後五日

初和作之往遺金二兩、託余以武人事、余急作此書、并封其金、贈松洞、使往阿月、致意武人、松洞云、僕服小田村之說、以要駕之舉、爲萬々不可、和作欺諸友脫走、可憎々々、僕義不能爲進寸步矣、以是見絕、僕不悔也、余乃詰之曰、汝爲大高平嶋必不出耶、万一有出、何以處之、松洞云、二士未必不出、但吾政府無人、要駕事必不遂、如謙讓策、固不可不爲也、余云、余向實草謙讓策、而諸友全失余策意、膚淺如此、何以了事、余聞大高曾道青蓮法王語云、當今天下可惡者、非彥根、非間部、乃所謂正義大藩也、余謂、二士果出、必以此意從事、事有不忍言者、當此時、有藩人周旋其間、調停得宜、不亦太便乎、且今日之事、大義炳然、何問成敗、夷齊叩馬、豈以計武王太公不聽而止之哉、抑和作以死要駕、其志甚忠、諸友誰以死策謙讓者、今以諸友之不死、憎和作之必死、余所不知也、吾絕松洞決矣、松洞不答、已而謀諸子大・思父、子大・思父、亦不能往焉、是以此書與此金、皆留在余所、諸友雖不力矣、抑余之負和作多矣、

復福原又四郎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真蹟の校合濟相違の添書は行間に添した)

* (來島又兵衛・中村道太・桂小五郎) 郎、來原良藏、

承、要駕策、萬期于不成、而僕悍然爲之者、切不得其解焉、嗚呼、諸君衆口一詞、以爲狂策、而僕喟々不已、狂上添狂、然蓄而不洩、鬱抑益甚、狂又添狂、請嘗道之、夫自智者觀之、德川而未滅、尊攘無機、舉三千年之神州、附之腥膻醜之暗拂魯墨、亦天也、命也、非人力所能障矣、然忠臣酬國、一息猶存、何忍以天命藉口、仰屋閉戶、獨自暇逸哉、以彼所觀、見此所爲、爲狂爲愚、爲狂爲愚、吾何憂焉、吾行我志而已、夫今上之叡聖、輔以親王諸公卿、吾公之賢明、有司極一時選、二百年來、未嘗有之也、二百年後、安卜其復有之也、斯時而不濟、終無濟時也、況百年之後、今上倦勤、或吾公厭職、兩有其一、大事去矣、今以吾藩言之、兩相已無可代之人、清水・長井之於侍御史、井上・周布之於行府掾、前田・中村之於國府掾、亦皆一時之才望、此間未多有可代之者、然而遂無補于尊攘、則尊攘遂無時也、數年之後、又兵・道太・良三・五郎之輩、追次進班、入執政務、決無可觀也、又數年、足下及八十・富太之徒、代居此職、亦依然今日政府也、不啻此數子、雖乃起村田翁、畢竟如是而已、方其時、有狂愚如僕者、亦縛而囚之外、別無手段也、故自智者觀之、今日固不可、他日亦不可、一旦德川滅、而群雄起、則不可知矣、外此、六十六國、舉爲夷人所吞噬、猶且鼓腹不覺、以爲太平萬歲樂矣、僕之有見于此、實在去年正月、實甫無窮輩、今雖叛去矣、嘗一叩之、蓋未忘村塾困厄徹宵之談也、及其三月、勅諭汗發、僕慨然投筆曰、草莽微臣、死時至矣、蓋思方外亡師友默霖

言云、默霖曾言、天朝積衰、非一朝一夕之故、世之慷慨家乃謂、一旦事起、朝權即復、是淺々見耳、故余之萬死自任、其實欲驚覺後起之霸者耳、深哉霖思、遠哉霖心、僕實銘之肝矣、今日之事、万期于不成、霖已知之無事之前、然僕而能死、爲不負亡師友也、是僕之安心立命、所以與諸友不同也、諸友之於尊攘、時勢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不爲、其以僕爲狂爲愚、万々の當矣、僕亦不深尤之也、至于要駕策、長門臣子、實有不忍不爲者、坐視君公入不義、而不以死救之、雖甚不可爲、抑臣子之情哉、子遠兄弟、僕不少哀而惜之、人孰無死、兄弟同死于王事、忠孝盡矣、雖死不朽、此外千万、書不盡意、向有一書與子楫、言要駕事、參觀爲可、名字之託、謹諾、僕當繼而選之也、不悉、

（僕切告諸友云々）

（この短文神社本にはない）

僕切告諸友、尔後誓勿言尊攘、此四五十年中、決無諸友尊攘時也、唯當講文脩武、遵例踐常、爲一國佳士而已、僕罪囚也、非可言世事之人也、但尊攘非常大事、故以非常言レ之、僕假令不死于尊攘、々々之外、更發一言、罪上加罪、囚中重囚、日月在上、其可欺哉、三月八夜

○
與子遠一八日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真蹟校合本）

足下降獄、極是不朽快事、去年來、僕之降獄最劣、傳輔頗優、而足下則大優、要之此三人、比愍々諸人、稍爲有面目矣、何如足下降獄、諸人往々悲嘆、何不下以男子相待之甚也、昔鄒浩之貶、臨別流涕、其友田画正色責之、胡銓之謫、其友陳剛中作啓賀之、古人節義相磨、率多如是、蘇軾云、臨死相於邑、與不學道者不其遠、信夫、胡銓云、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之習、不徒朝士、憤懣何止、詩數章錄致、與傳輔付詠爲妙、是則男子之語也、
對真蹟 松陰八日夜（真蹟）

復子楫二日

子亦言勢嘲吾耶、責之無益、然且詰之、吾公榮辱、判于今日、則臣子死生、亦決于今日、是猶言勢之時哉、且大原公、使莊四傳言云、此事不諧、吾則遁世矣、夫使大原公信吾公至此者、非吾党乎、吾党今日、言勢觀望、是陷大原公也、且大高平嶋之來、諸君固約觀望時、然後爲之乎、是非義士所宜謂也、大氏子意、勢一字、爲足以服天下義士之心乎、昔者夷齊、單身奮然、叩周人之馬、孔子賢之、孟子聖之、然則夷齊孔孟、皆不知勢之人耳、子等固當嘲而笑之、且大原公與三士、不出則已、出則不徒退、子獨無憂念于此乎、吾坐獄不可動、故違子等議、發和作、々々而善處、則揚吾公譽、次則不貽吾公耻、不幸捕戮、猶有辭于大原公與三士、是和作可死也、不唯和作可死、吾與子遠、皆知其謀、則吾與子遠、亦皆可死也、子

己未文稿

三二一

其本文稿の寄
大高平島二子
の七律参照

(東京市野村益
三氏藏蹟踏校
合漢)

*(眞蹟には
の下に走也の
二字が割註に
なつて居る)

己未文稿

三二二

言、吾終不_レ忘_二割腹而死_一、死生亦大、子勿_レ說_レ謊也、吾寄_二三士_一詩云、天下寧無_レ要_二敵愾_一、人間遂_レ乏
不_レ忘_レ元、實際語也、子幸與_二士毅_一、實甫_二謀_一、務致_二吾與_二子遠兄弟_一于死、長門有_二三死士_一、不_レ愧_二于
天下_一也、此外千万、勿_レ煩_二來問_一、徒擾_二吾意_一也、

○ 聞_二子遠投_二揚屋_一感喜不止、先是、傳輔亦在_二揚屋_一、走_レ筆贈_二三生_一、三月朔日

揚屋吾曾記、故友金子歿、揚屋罪囚居、金子忠義骨、斯骨歿_二斯居_一、書_レ空吾咄咄、時吾繫_二野山_一、野
山亦囚窟、脫_レ窟後五年、邦家禍未_レ竭、復爲_二野山囚_一、兼貽_二諸友爵_一、就_レ中伊藤生、笑向_二揚屋_一、
挫折不_レ沮者、入江生最勃、揚屋相繼投、猛氣如_二後鶴_一、三生彼何人、長門之輕卒、長門三輕卒、忠義
星日月、

即事同

獄中無_二一事_一、易理思_二消長_一、偶從_二破屋隙_一、仰見_二雲容忙_一、

范純仁 二日

七十之年万里行、喪_レ明雙眼豈其情、祇爲_二忠心痒難堪_一、酬_レ君肯避_二好名名_一、

記_二鄭浩_一・田画_一・王回_一・曾誕事_一 同日

哲宗廢_二劉后_一、是天下大事、鄭浩右正言、直諫正_二其義_一、其友曰_二田画_一、氣節相嬰、曰鄭今不_レ言、酷
負_二平生志_一、吾可_二以絕_一矣、否爲_二吾黨愧_一、鄭豈負_レ志者、上疏言切至、時章帝變_レ色、躊躇若_レ有_レ思、
奸相詆_二狂妄_一、除_レ名新州置、田乃迎_二諸途_一、鄭其可_レ無_レ淚、田乃正_レ色曰、君聞_二吾讜議_一、隱默官_二京
師_一、寒疾死容易、豈獨嶺海外、瘴癘爲_二君崇_一、士當_レ爲_レ者多、此舉未_レ爲_レ備、王回亦其友、初聞_二欲_レ諫
意_一、慨然論_二忠孝_一、肺肝出相示、及_二鄭之南遷_一、人皆相顧避、往來爲_レ治_レ裝、交遊歛_レ錢致、其母老在
堂、心以_レ王爲_レ寄、事間詣_二詔獄_一、居_レ之如_二平地_一、預謀不_レ敢欺、琅誦_二二千字_一、又有_二曾誕者_一、三書
累相道、玉山答_二客問_一、規諷非_二嘲戲_一、謂鄭不_レ知_レ幾、坐篋_二過學逢_一、古人節義交、讀_レ史如_レ交_レ臂、宋
已入_二紹元_一、医治不_レ可_レ施、諸公猶蹇々、觀_レ時豈_レ懦々、哀夫今之人、弱宋不_レ能_レ企、

張商英 三日

既因_二人望_一、又動_二天象_一、商霖大書、天下皆仰、國之將_レ亡、吾思_レ儻慌、其望非_レ望、其象維_レ爽、安從取
信、天僞人廷、自古如_レ斯、慨當_二以慷_一、

聞_二吾公發駕_一、定以_二五日_一、不_レ勝_二感傷_一賦 三日

勤王今已矣、五馬不_レ可_レ回、何人誤_二國是_一、因奴恨難_レ裁、今皇不_二世出_一、公卿非_レ無_レ才、侯伯如致
力、何難_二皇道恢_一、公素賢明主、內望_二天下推_一、西南多少國、吾藩最雄哉、方_二此天步難_一、公宜_レ占_二忠

己未文稿

三二三

己未文稿

三二四

魁、親書仰賢旨、今日忽推頹、勸政廿三歲、美學不可枚、一炬乃蕩盡、如罹阿房災、從駕皆輕肥、揚々破黃埃、得時英雄子、勿貽後人哀、人生甚易老、時機不再來、囚奴年猶壯、々心飛已灰、

次韻子楫見寄却示二首 四日

男兒漫勿讓陳東、人異賢愚志則同、有佛有魔常理耳、忠臣忠見佞臣中、東風薇長首陽東、氣味千春有執同、報國休爲容易想、百年人老一杯中、

陳東歐陽澈 四日

陳東未識李、特爲國故死、天下識不識、流涕豈得已、荆軻死知己、已使後人起、東死如是烈、謂非豪傑士、布衣歐陽澈、冠帶同斬市、至今丹陽廟、二忠映青史、

聞明公發駕書感 五日

曾將狂瞽唱勤王、諸友雷同漫主張、今日東轅難挽得、孤囚特地斷中腸、

韓世忠岳飛 同日

秦檜當國難與爭、杜門謝客不言兵、盡忠報國赫赫名、此人不死和不成、韓岳忠武難弟兄、

馬島生按岳

飛字鸚鵡見于岳忠武集略傳

千歲吾尤悲鵬卿、飛字鸚鵡、未詳、宜檢、

書感 六日

親聞已久違、公駕不可從、忠孝無由通、拿攘有誰共、茫茫天地間、此身終無用、猶糜無用餐、未輟無用誦、性固非賢資、學寧窺道統、兀然何所期、富山一死重、

答無咎 七日

國步傾分求死類、呼天痛哭亦其真、諸人唯說目前利、誰爲千秋惜大倫、

夜坐 同

斷食慮驚父母心、只於酒肉自爲箴、平生交友情皆絕、憂國思兼夜漏深、

憶和作 同

伏水春深酒半酣、苦要佳客挽歸驂、烏公遺跡桃花色、愛汝朱顏無貽慙、

憶揚屋二友 八日

拿攘道絕死爲隣、江漢難蘇洵轍鱗、千古綱常雪下栢、一時榮達風前塵、奸臣權重驅群小、明主恩

己未文稿

三二五

(以下二首、東京市野村三氏藏真蹟校合)

深輕二百身、二友今朝休復恨、平生素志正成仁、

書柴栗山送岡子言赴任松岡序後、呈玉木叔父、叔父向爲小郡吉田代官、並有治蹟、

新撰爲郡用方、〇八日

(防府町羽村校刊
刀氏藏蹟校合濟)
赴任松岡の四
字がなく、部
用方の下に、
即戸曹之職也、
の六字がある)

尊攘道全斷、誰復清妖氛、西山未餓死、寧忍負有殷、防長偏安計、戶曹頼有君、二郡父母化、

召杜原比勳、今乃膺榮選、民瘼更殷勤、頑姪致私祝、敢言補三分、且變采薇怨、窃擬野人芹、

獄奴以櫻花一枝爲贈有感 八日

櫻花風韻百花王、一朵猶看揚國香、七道五幾春色遍、丹心人孰映朝陽、
七道五幾(畿)
作萬里山河

(京都市野村益
三氏藏蹟校合濟)

自詒 九日

泣下言高聖尙非、況吾幽閉世相違、尊攘爲是非常事、建策何曾願緒衣、

尊攘今日事全停、吾口只須守若瓶、諸友方便相誘去、獄門深嚴畫猶局、

(京市松陰神社
藏蹟校合濟)

名 十日

好名猶好色、不畏罪兼謗、斯人吾所慕、一世喚爲狂、

剩荷一世謗、強衛千秋道、好名真徹骨、天地豈枯槁、

美人春眠調子大・思父 十一日

深閨獨臥戶長扃、每想邊塵暗淚零、連夜狂風花落盡、相思枕上睡難醒、

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 同日

微去箕奴比干諫、聖許三仁孰復間、吾觀趙宋匡山亡、三仁復有匹殷商、陸公正笏講太學、負

帝沒海志彌確、一字船軍是張公、瓣香舟覆與宋同、狀元宰相文信國、燕獄丹心汗青色、非奴非

諫又非去、要爲趙家一塊慮、一君亡復立三君、三仁豈可增二分、

與子遠 三月十二日

(京都市野村益
三氏藏蹟校合濟)

昨夜、子大・無咎至云、足下害於無書、無書何以過日、況吾輩學問進脩、方在此日、此日閑過、

雖悔可追、昨偶讀綱鑑、反復甚有益、爰致南宋紀五本、留覽爲妙、宋雖弱矣、國富君子、學

問氣節、非此間所及也、但僕與足下、憤厲激昂、成就大道、挽回頹風、勝于趙氏而上之、死

而不朽也、此般之舉、和作果死、僕與足下、萬無偷生之義、若乃偷生、大道不明、七日說法、

一朝爲無、吾志決矣、不知足下亦能看此處否、若死有三分毫憾、是學問有三分毫不可徹也、急々

見告、僕具以所見對、要以長門三義死、唱于天下而已、此事別有一文詳之、未審足下能死

*野村眞蹟に
は此點の本行
の左側に、此
義明にて分り
候哉とある

否、故未往焉耳、平生諸同志、今日乃賣友之鄙寄、不唾其面、飽悶難散、子大無咎與思父、(彌治也)
三人相信、蓋不相賣、惜才力單薄、未足以終吾志也、匆匆不悉、(十二日寅白)

○ 詰思父 三月十二日(真蹟八十三日)

吾向與三子遠一語、思父臨事不驚、今改三品目云、惡惡太嚴、此品目、亦非自今日始、謂之佳事、則吾曾屢戒之、謂之不佳、則伯夷聖清、亦惡之極耳、且不論佳不佳、謂之思父真骨頭、乃得、惡々々何以謂之真骨頭、曰、是不假學問、不假師友、生來稟得資質、故謂之真耳、學問須下求、得已真骨頭、然後著工夫、思父惡惡人也、惡惡必善善、惡惡故恨士毅、而憤實甫、無窮、善善故於和作感之、於三子遠憐之、若能持此惡惡善善之心、以至於其極、則聖賢人耳、但學偽學、師偽師、言偽言、於是善々々惡々々、箇々不真、一日不真、其人難救、吾向責思父以義理、思父詞窮曰、吾不復言尊攘矣、是偽言也、心以爲真、則僞心也、何也、今日不言尊攘、大有不得已、如無逸者可也、思父不言、不對余言也、不免與他人言矣、不對人言也、不免與吾心言矣、與心言、與人言、反不對余言、思父猶曰非僞乎、吾將極言之、心上無尊攘二字、天下惡何惡而善何善、惡惡善善、思父真骨、一朝可消、琵琶諷訪、一夕可乾、吾恐神功乾珠、神妙不測、未至此也、欲乾琵琶、更擊琵琶、欲壞諷訪、更搦諷

(京都市尊經堂藏真蹟校合本)

(神社本には其否を是否としある)

(京都市尊經堂藏真蹟校合本)

訪、思父平生真骨、耽酒耽色昏々迷々、善惡都忘乎、万々不能也、思父々々、他人可欺、松陰其可欺哉、松陰可欺、自心其可欺乎、若猶曰不欺、吾更有二話、莊四人而默心、近日奉命、追捕和作、莊四得々走去、其面目可愛乎、可憎乎、且轉命思父、々々辞乎、往乎、若果憎之辞之、心上遂不除得尊攘二字也、若再有欺吾、吾且檄閻魔大王、驅一夜叉數頭、往抽其舌矣、勿欺勿欺、(赤黒)

得思父引過書、喜慰過望、吾非好勝、喜思父將往入道也、會繕抄書、遇劉先主事、賦短古與之、(時三月十七日也、爾後思父果大進、故臨別書以與之)

事會來無極、失此彼可爲、但爲老將至、功業拊髀悲、人老猶是可、心死不可鑿、漢室興隆事、萬死豈肯辭、間關袁曹際、一念常在茲、十七日(真蹟には此日附なし)

○ 復三子遠

辱復書、哀痛惻怛、使人聲顫手戰、讀不能終篇、至誠之動人、一何至此、而僕前言之失、悔恨何極、忠臣孝子、人各有分、今後僕誓不奪三子遠之孝而強之忠也、足下勿謂某不知三子遠也、然子遠亦幸少知義卿、々々豈欲使人必同己者哉、復何至以是輒相絕哉、向和作之脫走、事極秘隱、豈圖八十漏之子楫、々々洩之士毅、々々白之政府、々々遂有追捕之舉也、子遠遂有

園圍之行也、僕始聞時、憤懣塞胸、謂村塾諸子、皆非吾友也、不然假令不愍吾志、寧至于相
 發而相覆乎、會士毅・實甫、唐突報至、僕走筆錄夷齊詩、且書其後曰、子遠兄弟、已爲夷齊、僕
 寧不能死乎、防長多士、皆婦女子、幸有三死士、不愧于天下也、二子幸建白于政府、急致吾
 三人于死、非亦名教之一功乎、自是絕不與三子通、其後子楫、又四書來、皆以白眼冷語答之、
 當是時、僕急于爭要駕之是非、而實不暇慮子遠母子也、嗚呼、僕於士毅・實甫、內有姻戚、
 外有友義、一朝視爲仇讎、豈常情哉、若猶願子遠母子、匿怨友其人、遂乞憐政府、非是已不
 能、子遠亦不悅也、前次狂言、皆出于此意、而非有他也、及讀復書、躊躇彷徨、已哀其誠、
 而不知所措、茫然自失者久之、已而慨然曰、不能處于此、何以爲丈夫、々々守、何以屈
 他人、雖云不屈、肯坐視無辜、而不加救護、成敗有天、僕願盡力焉、炳亮、

祭三亡友文序

吾夙潛心幽明之故、覃思理欠之際、作七生說以自警焉、自謂親切沈痛、無復餘蘊矣、頃覆敗
 下獄、往々心折、寤寐之間、輒見亡友、亡友面目、無異生時、生時砥厲切偲之言、耿耿在耳、
 不可忘遺、於是、奮發激昂、背負亡友之懼、夫默霽狷介勁烈、凌梅陶、而希夷齊、決非今世
 人矣、清狂豪爽、有濟世之才、寓身于方外、存志于海內、誠不可無之人也、要之、斯二友、

※(歎)歎が死ん
 たのは明治三十
 年であるが、當
 時死去せりとの
 誤報が傳つてゐ
 た。

風節才料、非吾所望、而二友反措吾朋友之列、其愛吾誠厚矣、(金子重輔)澁木生、少吾一歲、學問無長、
 視吾爲師友、然其一種勇往果敢之氣、勃々逼人、又共事同罪、相愛最深、霖狂二友、亦皆哀其
 天、寵之以詩文、詩文具在、二友流逝、吾其何如、獨其寤寐耳目、相接無隔、幽明一致、理欠貫
 通、亡者如存、死者如生、則死生不足哀、而神通之妙、真可羨矣、吾於是、益悟七生之所以
 然、是前說之所未及也、今作文各祭之、一語不誠、三友其饜之哉、

與三和作

孫助報云、要駕事折、足下就縛、以昨夜歸囚揚屋、悲夫々々、雖然天照豈無靈哉、先公豈無
 神哉、(意(眞諦))靈神蓋謂吾誠未至、姑戲吾以艱難、欺吾以挫折也歟、天下莫一人信吾、於吾毫無
 足動心者、獨爲天照先公所棄、吾其可勝哉、近著要駕策、向往令兄所、同獄想當一見、僕
 欲呈鳴諸政府、明白請罪焉、如其死生、一聽之天照先公而已、但切想賢賞之情、待令兄放囚、
 其得依賴、然後發之未晚也、足下或有異議、審見回示、僕將重陳私心也、念三日

與三子德

杉藏兄弟及傳輔、皆兄所知忠孝人也、今並在獄、苦患萬狀、已無慰其父母心、又將毀其家、思
 己未文稿

※(野村和作)
 (東京市野村益
 三氏藏眞蹟校
 合書)

父深哀_三衫藏母子心、周_三旋諸友政府_三甚力、未_レ審能解_三其患_三否、思先府君、曾爲_三客屋_三兩人、兄於_三其胥徒_三、必有_三相知_三、幸爲_三一言_三、或有_三益矣_三、顧亦友義也、其苦患狀、思父及子大_三無咎_三、皆能道_レ之也、不一、三月念七

○ 與_三和作_三念七日

得_レ書、審_三上國周旋之狀_三、至慰々々、此行諸友皆以爲_三不可_三、僕獨謂、諸友之言以_レ利也、若以_三大義_三斷_レ之、萬不_レ可_レ不_レ往也、而無_レ一人信_三僕言_三者、非_三令兄_三、孰與_三此義_三、非_三足下_三、孰決_三此行_三、有_三足下兄弟_三、僕言始行、僕之欣抃、爲_三何如_三乎、由_三來書_三思之、大原岩倉兩公、自任甚重、如_レ謂_三朝廷既已如此_三、吾未_レ能_三死諫_三、何以責_三外諸侯_三、吾輩豈可_レ不_レ耻乎、谷森外記之答_三平嶋_三、亦不_レ爲_三無理_三、然貽_三吾公羞辱_三、則莫_レ大_レ焉、吾輩豈可_レ不_三一言_三乎、况平嶋父子、大高_三佐倉_三松井_三、及備中諸人、交議_三此事_三、而吾藩無_三一人往會焉者_三、非有_三足下兄弟_三、天下其謂_三長藩何_三、嗚呼、足下年甫十八、班則輕卒、飄然單身、決_レ策東行、雖_三事不_レ成而歸囚_三、使_三天下人不得_レ謂_三長門無_三復忠義種子_三、其冥々之功、吾感激流涕之不_レ能_レ已也、向使_三在_三世聽_三吾言_三而東走、松洞聽_三令兄_三而同行、三人協_レ心謀_レ事、諸友亦幸不_レ見_レ棄、隱然爲_三後應_三、兩公或可_レ動、而谷森亦可_レ折、諸人之議_レ事、必大得_レ力焉、乃大事或可_レ濟、而何遽覆敗之至此哉、老成持重、肉食鄙矣、固不_レ足_レ論、而平生壯強喜_レ事者、知

猶不_レ及_三于此_三、或時書來嘲_レ僕、々憤懣不_レ勝、時復辨折、諺曰、與_三愚者_三辨、便成_三兩愚_三、僕之謂也、回顧去年三月、勅諭汗發、天下皆震、僕切恐_レ後_レ時、激論抗議、不_三少顧望_三、而一事無_レ成、遂至_三去臘大晦_三、而時機全去、不_レ可_レ復追、悔恨何止、而諸無_レ心肝_三者、以待_レ時爲_三恒言_三、不_レ知時日去月逝、不_レ待_三鼾睡沈醉之人_三矣、悲夫々々、足下去後、僕頗謀_三武人事_三、而亦不_レ成、事具_三別紙_三、綴慚々々、但由_レ是、召_三子大_三、無咎_三、思父_三、詳談_三足下行故_三、三人初驚感、相視泣下、三人單獨、雖_レ無_レ能爲_三、時或語_レ志、足_三以散_三飽悶_三、嗚呼、平時慷慨自許者、往々皆是、而今皆安在、吾不_レ得而語_レ志、願得_三單弱如_三三人_三者、僅能自慰、豈非_三可_レ悲且耻_三之甚_三乎、自古議論易、而事業難、去年來、僕等徒坐_三議論_三而已、其雖_レ不_レ潰_三于成_三、稍近_三事業_三者、獨謀_レ迎_三大原_三與_三此舉_三耳、謀迎之際、傳輔最勞、而足下次_レ之、若_三此舉_三、足下一人任_レ之、尤足_レ見_三其篤志_三矣、僕拈_三大筆_三特紀_三此事_三、欲_レ以不_三朽足下與_三傳輔_三、若_三令兄與_三僕_三、例得_三附書_三焉、今僕繫_三野山_三、而足下三人囚_三揚屋_三、繫囚世界、與_三人間_三別、紀成、傳至_三人間_三、人間將_三笑罵_三之不_レ暇、是吾四人庶幾可_レ以變_レ恥爲_レ榮破_レ悲爲_レ喜也歟、晚間作_レ書、不_レ覺累幅、傳_三觀令兄傳輔_三爲_レ妙、

○ 與_三前手元_三

藤寅白、寅不孝不忠人也、繫_三囚野山_三、方與_三賊子奸婦_三爲_レ伍、何面目復建_三言于當路忠烈大君子之前_三、

但詩有之，采葑采菲，靡以下體，是實所以一言也。杉藏兄弟分任忠孝，實實預其議焉，弟者與寅同休人，則亦不孝不忠人，政府固當從重議罪耳，雖寅不敢苟免，況敢辨之哉，但至兄者，屈千里駸々之志，欲以奉目下碌々之歡，寅等所甚難矣，故稱為孝子也，謹惟，政府孝治一國，幸曲出杉藏一人，以成其奉養之志，以為人子不孝若寅等者之防，何幸過焉，或曰，是行府所囚，國府不得出，嗚呼，繩墨俗吏，安知變通，又安知綱常，為今計，宜下放杉藏，具事由，急白行府以待罪，明公在上，賢相輔之，決不深責國府也，假有微責，過厚孝子，觸犯文法，非汗青美事乎，放鷹違命，古尚多之，況放孝子乎，且杉藏無罪，雖行府，必往放之，則放之正行府意也，萬一行府以放為不可，國府固當反覆論疏，々々不聽，或更捕之，杉藏碌々目下，猶捕箭中魚耳，何難之有，然使國府不諒杉藏孝，寅何必言是，唯寅知座下君子人，故聊云々耳，伏惟炳亮。

馬援 十二日

雲臺圖功臣，椒房獨不與，武陵襄尸歸，馬革計早豫，夙遇聖人知，末路闕福助，論者勿訟屈，更飛千歲譽。

嚴光

鄧吳馮李斂干戈，桓鄭賈班文學多，斯時諫議無奇特，一脚躡年廻倒波，一作三脚躡君意若何○鄧禹、吳漢、馮異、李通、桓

祭亡友澁生文 十三日

往歲癸丑（嘉本六年）我在東武，與君相逢，肝膽交吐，甲寅之春，將軍和虜，君曰，大事已去，盍觀洲五，無二遊生，非子孰伍，驟然相隨，事覺上簿，獲病囹圄，君歸冥府，吾獨偷生，淚下如雨，其後五年，國難蜂午，身囚才弱，形惟心苦，時或思君，如鼓斯舞，曰吾不振，君謂吾腐，人謂幽明，忽成千古，君靈耿々，相隨仰俯，嚴似兄長，威如鉞斧，感事祭君，文出肺腑，嗚呼哀哉，尚饗。

自警詩 十四日

士苟得正而斃，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見幾（機）而作，猶當殺身成仁，道並行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

祭亡友方外清狂師文

方外偉人，字曰清狂，十年以長，於吾兄行，公愛吾志，爰及文章，忘其醜陋，極口稱揚，吾原己未文稿

（按市松陰神社藏真蹟校合漢）

愚瞽、血氣方剛、激論抗議、生靈廟堂、公長解結、飛錫出鄉、調停以義、大唱尊攘、正議少伸、由公主張、公忽流焉、吾乃涼々、公貽一集、椒山之楊、彈鸞劾嵩、子有其腸、所以割愛、助子鋒銳、吾時展閱、思公難忘、臨去一語、殊異平常、人之爽快、嘗謂之賦、豈知利口、不如木彊、治久人薄、最甚山陽、子鑒人物、勿誤其相、言猶在耳、訃忽在傍、國步艱難、偉人先亡、吾之取敗、公言具當、公之作詩、其氣激昂、公之講法、其言慷慨、以是多公、衆人所量、吾獨感公、潛德幽光、祭公以文、天日昏黃、嗚呼哀哉、尚饗、

書感 十五日

始吾已許之、豈死以負心、脫去帶家樹、寶劍值千金、況逢天步艱、更感君恩深、昔謂死如飴、今豈更呻吟、後視今猶古、吾視古猶今、世上紛々者、寧知伯牙音、

祭亡友方外默霖師文

吾不面公、聞公言論、公言何若、本々元々、千章萬句、歸報皇恩、公欲面吾、三至吾藩、曰吾面子、唯有一言、一言已吐、何費辭繁、吾時禁錮、謝公閉門、今而思之、遺恨永存、公去不至、雲霧晝昏、或傳公死、其說無根、雖則無根、公誠鳳鸞、南山黃花、欲陵陶園、梅福高隱、豈於莽援、藐將軍威、奉天皇尊、(默霖の雅號)史狂一筆、永正乾坤、以是實禍、死不白冤、公乃王民、

莽操欠吞、喋々必悔、莫捫吾舌、(莫吾舌門カ)炎々易滅、臨事驚奔、丁寧警吾、其言渾々、公曰同庚、吾仰如昆、從天方斷、吾心憂煩、望公不至、孰獲天孫、祭以吾文、爰招公魂、嗚呼哀哉、尚饗、

次無咎見示詞 十七日

爲賊爲忠方寸間、人生難駐是朱顏、勿將時勢負初志、曾讀詔書雙淚潸、

東晉上

西晉不勝言、東晉反可見、元帝雖不武、導自邦之彥、先主得亮後、君臣耀紀傳、群材集江東、名流百六揀、可以參廟謨、可以任方面、移檄果北征、勢可復畿甸、夷吾器已小、諸公空酣宴、王敦莫僅平、又激蘇峻變、中原虜氣膾、未能快一戰、張氏與慕容、勤王久眷々、滿朝乏雄圖、坐視失強援、千歲少盛時、隣疝悲赤縣、

王猛 十八日

管葛比踪委肺腸、華夷名分豈遠量、終焉一語非知晉、唯爲三氏曾思慮長、

都惜 字方回、起父 十九日
方回真忠臣、哭子豈痴淚、遺言呈一箱、變哀爲嗔恚、人謂超也孝、安知阿爺志、

東晉下

桓溫已斃桓冲代、公輔重望謝安在、玄石將才亦大耐、渡江來斯時難再、况又苻秦方滿盈、投鞭斷流期吞併、蕭牆有寇敵主明、衆謀不聽發大兵、六十餘年南國蹙、枕戈無復中夜蹴、諸公何不廢絲竹、乘勝關洛一朝復、奕棋漫稱安石優、根本反嘲幼子憂、遂使君臣益盤遊、長星勸杯亦風流、噫嘻王何之罪深、於桀紂、東山之毒乃致陽九、

胡元 廿一日

胡元滅宋明誅元、天爲赤縣眷中原、中原一姓不再起、何比神州皇統尊、但爲國風辨夷華、北胡得志衆憤存、宋後儒更崇道學、彝倫肯爲功利昏、文山疊山殉節烈、高遜仁山與勿軒、許謙吳萊踵其後、不學衡澄、承胡恩、胡恩訖無百年渥、忽爲淮右布衣吞、天運循環明人喜、趙廟孰復薦蘋蘩、復讎九世出異姓、程杵故吏無人溫、殷鑒在宋忘前轍、明朝爲韃開後門、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其讀校合本)

聞和作投獄有此寄 念三日

夜來凶夢暗愁深、果是同人叢棘沈、酬國精忠十八歲、毀家貧士二十金、淺謀爲捕世皆笑、正義不磨吾則欽、二百年間旺霸氣、勤王好死丈夫心、

又寄子遠 念四日

孤注寧無期一成、獄門敲擊夜應驚、清(真蹟)溫清關意愁添恨、卜筮喪神失(真蹟)蒼草失靈兆欠明、家國重輕兄弟志、君親恩義死生情、翻思雨月風花哀、天地於吾甚不平、

得子德書、不暇復答、二十言代書 二十七日

國家正氣虛、懦夫未能死、養浩在讀書、讀書更自耻、

又言子遠兄弟哀

彼何輕卒耳、兄弟孝兼忠、肉食豈無耻、委蛇退自公、

政子 念八

政子通賴朝、敬女私法章、風塵識君將、眼於阿爺明、尼將豈不耻、齊后輔子情、奸獨驚呂武、外家九世榮、

己未文稿

己未文稿 下卷

讀續藏書遜國名臣 四月二日

卓老記遜國、貴忠更貴智、智則削名跡、忠則揭大義、名削一家全、義揭十族墜、忠智各有宜、得失誠難議、試自千歲觀、全墜皆往事、獨仰方先生、正氣塞天地、門人與友生、一世培善類、斯人關氣運、其勝與世避、和尚備樵匠、茫乎失名字、論人先論世、爲談勿容易、今世柔優弊、豈明刻薄比、腐儒漫言智、實謀自家利、永樂三楊徒、大惡言行偽、

又

爲紆禍三十族、自忘名千古、間關數十年、一死豈不愈、非是怖死人、用心誠獨苦、卓老撰纂錄、乃把綱常補、

* (吉田大助)

四月三日、先考二十五回忌辰也、謹賦二律、

二十五年流水馳、構堂無狀旧頑兒、狂忠反作邦家梗、非孝終於岸獄宜、難卜墳前瞻拜日、且期泉下奉承時、忌辰偶遇憾何極、未按先文刻碣辭、

先公於祖八年長、兒壯侵公一歲上、遠祖殉君德久傳、雲孫短命禍何枉、彌公浦子共無踪、北園南枝空有像、矗立東山田氏墳、祭因子姪神來饗、

讀續藏書靖難內閣 五日

書也可畏哉、巧移吾人心、讀破輒耽溺、故謂之書淫、吾讀開國記、髀肉悲光陰、吾讀建文卷、義烈心誠欽、靖難內閣臣、永樂荷大任、朱氏二百年、王氣四夷臨、明若無燕京、終同趙宋沈、創業不策勳、遜國不抗音、袁豈執一論、姚楊功德深、斯道原至大、時措自古今、俯仰無愧處、只向心中尋、

陳傳粹 唐郇橫 金男子 十日

南朝無可言、况乃陳之季、人臣義臣默、獄中猶諫議、昏主雖大怒、中心非不愧、改心將赦卿、向獄特遣使、臣心如臣面、面固不可二、傳公可畏哉、提身投死地、唐有郇橫者、哭市獻卅字、代宗雖不用、召見不即棄、金末亦有入、笑兼痛哭淚、巍々承天門、有司苦詰至、唐猶屬中葉、陳金亡可遲、雖則亡可遲、上下相通志、何如至治今、藥蔽有奸吏、

夢北山安世 十一日

北山倚象山、舅甥學素傳、象山吾父事、因隨北山肩、狂悖罪連師、分北各天邊、北山獨矗立、契濶忽六年、聞說志不磨、奔走路三千、崎嶇西都會、幅湊百蠻船、新聞加堯明、旧學更磨研、吾藩時一枉、夢遊獲良緣、心懷交悲喜、欲言失後先、覺來杳無跡、感極廢書眠、北山夢尚通、叢棘旧狂顛、象山路阻絕、信野情綿々、

戲書同囚歌後、示和作 十二日

昔聞勸學院、雀語詠蒙求、吾坐野山獄、同囚同祀憂、滿世無心客、待時斂戈矛、養(ナシ)成虜虜、忘却神州羞、觀此君驚歎、無(實語)人護神州、神州豈無人、一呼立可收、待吾放囚去、大事乃可籌、丈夫患無身、惜命君勿尤、

寄小田村士毅 十三日

吾雖不容世、要自狂狷徒、時無孔夫子、惜才誰裁吾、才難惜才難、忌才如虎獵、鯨鯢困(實語)蠅蟻、蜂窠捕蜘蛛、痛哉箕子操、陽狂爲之奴、真哉醉鄉徒、不遇泣窮途、陽狂非真狂、泣涕愧丈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真蹟校合演同因歌は別に掲げ

夫、不如經史間、生死爲迂儒、

寅百事瓦解、寸心難措、乃如此遺去、老兄幸垂憐焉、向求老兄及保坂(久保久坂)二子、以賜死事、今而思之、僕亦怖死、不能自死、翻求人致我死、非情甚矣、人情怖死、怖人死、更甚于自死、宜哉老兄保坂之無明答也、僕復罵坂世岡浦、以惡吾及子遠兄弟、是皆憤懣之餘、深文苛論、今則悔矣、然憤懣至此、雖僕大病、自謂亦所以爲狂狷也、諸友以孔門遺法恕之否、諸友若能見恕、僕坦懷相待素所願也、老兄願致此意焉、寅白、不一、四月十四日、

要駕策主意上

諸友皆云、要駕策不可、百方沮之、余断然以爲可、子遠裝金、成于二月十五日、而至于念四日、和作始能代子遠脫走、稽延十日、坐失事機、可惜々々、嗚呼、是諸友之罪也、諸友皆云、政府無人、故要駕無益、余意則不然、政府有人、何必要駕、唯其無人、是以要駕、已謂之要、却逼之也、是犯一國之大不韙、而伸天下之大正義、非繩趨尺步之士、所能預知也、吾試言之、

朝旨不必言、幕謀不必言、吾公則拿攘之人也、吾公已有志于拿攘、凡爲臣子者、固當承順之不暇、今則不然、屈公旨、媚幕府、違朝廷、是誰主其謀者、政府諸君、寧得免其責乎、向

己未文稿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真蹟校合演

吾憎堀田、惡間部、以為奸賊、恨不食其肉、今則憎惡轉在政府諸君、故要駕之舉、政府不從、
刀(真贋)舉力誅之、直白君公、可為晉陽甲矣、可為鬻舉諫矣、鑱足之誅入鹿也、重盛之諫清
 盛也、皆不得已之大權也、唯得藩士精忠仁厚之士十數名、布在其黨中、則事不其殘忍少恩、
 可以存國體矣、諸友沮之、誠為可惜矣、

墨使之言、一々不可從、余已辨駁逐件、以為一書、雖未備矣、足以觀夷情也、夷情如彼、
 而征夷不疑、諸侯不諫、或諫之者、徒以具文塞責耳、天子叔聖、赫然震怒、明詔征夷、々々
 不奉、諸侯不遵、是天地反覆、陰陽倒置、而綱常滅絕也、凡在神州者、豈傍觀坐視之時哉、然英
 雄謀事、相機為要、機之方會、莫如要駕焉、大原公與大高平嶋、深察于此、則神州之興隆、
 實在此一舉也、吾心試策之、大原公以下、要公駕于伏見、先說以過京、公已過京、又說以留
 京、因與正義公卿、反復商議國事、又引見草莽志士、問以時務、不出一月、四方之士、必爭
 集京師、而大計可定也、方此時、政府有為梗者、從加誅戮、不過殺三三人、而異議可消
 也、此意吾實語之和作、々々果能使大原公以下、一歸此說否、

此策不潰于成、不吾藩無復尊攘之望、神州興隆、亦失一大機會也、而諸友沮之不吾藩之
 罪人、實神州之罪人也、吾更論之、方今天子聖明、輔以青蓮王及賢公卿、是千秋之希遇也、然朝廷
 亦已有庸鈍無耻之人、暗為墨夷之內應、是天朝亦艱難矣、幕府雖壞、宗親猶有尾水越橋之賢、天

下仰之、是雖幕府、未必無正人君子、且以吾藩言之、上已有明君、下安無賢佐、要之天下
 有二君子、衆小人拘之、有一正人、衆邪人抑之、上自天朝、下至幕府列藩、無不皆然、以
(真贋)若天下、望興隆、謀恢復、猶待河清耳、是以非草莽崛起、何以取快、然有聖天子、有賢諸
 侯、草莽士何遽自取、况吾藩之士、親知吾公之明旨者、最不可草莽是役也固矣、唯其假草莽之
 力、除小人、去邪人、使正人君子得其所焉、是為善報神州、是為善酬吾藩也、噫、其誰知
 之、

右數條、足以觀吾志矣、唯吾友和作、實領此意、大氏兩人意見、以政府諸君、為誤國奸賊、
 必也誅之戮之、然後為慷慨心矣、吾感君公明旨甚深矣、若為政府籠絡、偷生于斯世、為背
 公徇私、背公徇私、吾萬死不能也、諸友則不然、俯仰阿諛、知順政府、而不知奉公旨、
 是諸友則政府奴隸、吾若不絕交、亦為背公徇私也、和作死于伏見則已、有如就捕而歸、
 決不免于政府誅矣、夫政府不誅吾兩人、吾兩人必誅政府、勢不兩立于天地間也、諸友皆
 政府奴隸、助政府決、急誅吾兩人、便和作兒子遠、雖以要駕策與余合、余未嘗語以此義、
 况彼臨發、不忍其母、而和作慨然代往、則子遠吾不見其可罪也、至吾與和作、不誅何以
 立于天地哉、二月七夜、二十一回猛士書、

(真贋には欄外
 に依附がある
 欄外書参照)

要駕策主意下

諸友或言、吾公尊攘之旨、或似已折矣、公旨已折、臣子何爲、噫、是何言也、古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平生所謂同志、今乃國賊、悲夫々々、吾公襲封二十三年、所用臣僚、有賢有愚、有忠有佞、刑賞節目、隨時或有弛張、然至于文武勤儉、行身發政者、自始初至今日、未嘗一日有少懈怠、試觀之當今列侯、恭稽之本藩先公、英卓雄偉、或有其人、庸德有恒、孰有望吾公之十一者哉、若使如吾公者、得之異代與他邦、將欲仰之不暇、今親生長教養之中、而不能知吾公之爲德、何以爲有心人哉、況吾公尊皇之深衷、隱然發露于言動之微者、雖伏在草莽、拘坐岸獄、如臣等者、猶能得竊察而默識之、至誠之不可掩、至于此、得君如吾公、猶曰不可、人臣終無奉公之時也、且公旨已折云者、其說果孰出乎、吾曾聞、君側政府、方得柄用者、妄造此言、抑士論、掩己奸也、嗚呼、柄用者、一見公旨之折、何以不諫、諫而不聽、何不去之、蓋諫且去、是顯君過也、不如屈己徇君、以全大体矣、自古忠臣用心、嘗有如是者乎、況而從後言、以抑士論、奸其可掩哉、當今君側政府、人々皆是、君公雖有明旨、沮者千百成群、而曾無一人爲之承順、疎遠小臣、仰城號泣、望駕流涕者、曾無一言之達左右、徒使君公拊髀對餐嘆臣僚之無才、非獨奸臣之肉而食之、何以慰臣子之憤哉、而同志者、反和而倡之、吾謂之國賊、豈其爲非理也、噫夫今茲參府、關係天下之大義、與吾藩之榮辱、豈

（東京市攝版三
郎氏藏其蹟校
合濟相違の添
書は行間に添
した）

其細故哉、而在官無一人諫且止者、在下無一人罪且死者、問之則曰、公旨已折、臣子何爲、然則要駕之舉、雖萬知不濟、萬不可不爲、堂々防長八十萬衆、獨有二和作、深知此義、彼區々輕卒、爲志如此、吾不勝嘉尚、而奸臣國賊、從而短之、世道名教、吾深悲之、

強弱有由、盛衰有故、國家之事、豈其偶然哉、然世人無有知者、則有疑乎深計遠慮固宜矣、今人有恒言曰、吾非避死、死而無益也、吾非不能諫、諫而不聽、不如不諫也、嗚呼、諫亦難、况死乎、一人能諫、十人亦諫、百人千人亦諫、乃至千百、安保其無一聽、一人能死、十人亦死、百人千人亦死、乃至千百、亦安保其無一益、且朝有諫臣、國以故盛矣、野有死士、軍

可三由強矣、漸則爲風、久則爲俗、風俗已成、盛強可期矣、且神州豈弱國哉、唯有衰微耳、是以墨使一來、大言橫縱、幕府畏而聽之、諸侯懼而從之、豈是有志之士、言不聽而不諫、言無益而不死之時哉、要駕策、和作且諫且死之志、吾深與之、衆交以不聽無益議之、然他日有觀感而起者、人始信其爲深計遠慮也、從勤王之議興、吾藩未有二人死之者、今和作果死、所謂奸臣國賊、將以賊名、反加和作、噫、是吾之死時也、盛衰之由、強弱之故、姑期之後日云、

右三月十九日書、恭計吾公行程、今夕駕當宿于伏見、或曰、奸臣已知要駕之舉、故改行程、將不留伏見而過、雖不知其果何如、駕過伏見、則要當在今明日間也、吾坐岸獄、終日思念、天照有靈、先公有神、今日之事、必有可聞者、若乃寂然無聞、則吾之精誠、遂不足

動天照與先公也、然此舉無成敗、動搖公駕不尠、是以深憂而切惧、和作發之明日、余輒嚴絕酒肉、減菜蔬、口少言笑、目讀書史、以積誠意、待于一報之有聞而已、初和作之發、交友皆無有知者、佐世八十、偶漏聞之、八十往崎、臨別告之岡部子楫、(ナシ) 々々語之小田村士毅、々々即白之政府、々々遂追捕和作、逮其兄子遠、降之揚屋、(初ナシ) 先是余之降獄、士毅代余幹村塾、且主張勤王事、然士毅持重、與余粗暴之見、往々有異同、至于要駕策、遂全柄鑿、子遠兄弟、所見素與余同、但其父早沒、幹無餘人、家又有老母、故欲分忠孝各任家國、因謀及余、余勸兄往而弟住、兄弟從之、已而士毅與諸友、反復沮抑子遠、々々遲疑、和作慨然請代往、子遠許之、已而子遠亦有揚屋之厄、兩詣母憂、政府之報忠孝、亦可謂太深矣、且追和作者莊四、々々向在京、與傳輔和作、謀迎歸大原公、事決之日、密白邸守、陷二人而保一己者也、政府之獎賣友、亦可謂太榮矣、八十子楫、亦皆預知要駕策、初是余策、終與士毅、是非之心、人各有之、何必強人異、而同之於己、然告發政府、則非太甚乎、莊四反覆小人、吾固不措之數中、(人數中) 至士毅三人、君子人也、君子人而爲小人行、吾憎之過于小人、又有無窮者、吾素亦以君子待之、和作之去、託余以赤根武人事、余任之無窮、々々不受、且曰、和作脫去、可憎々々、此八字、吾銘骨徹髓、(ナシ) 忿恨不能姑忘、其後子楫及福原又四書來、余各論要駕事答之、二子皆無回音、嗚呼、吾道果非、不爲諸友所容固當、吾道不非、吾不能

復容諸友、(ナシ) 是兩間唯有二絕而已、是吾非徒自處、又所以答和作之微意也、獨子大無答、思父、(六字ナシ) 稱弱雖不能有爲、心是吾說、而悲和作志、使吾不忍絕焉、又聞、思父頗爲子遠周旋、可謂亦善行古人事矣、默然孤坐、意與筆謀、文無條理、以藏諸野山云、(ナシ)

今日之事、和作著々得志、吾復何言、和作死事于伏見、(水) 則吾一筆誅姦、再筆賞忠、然後自首政府、請定吾罪、萬々不幸、有若和作就捕而歸、自首政府、(ナシ) 請兩人罪、亦可謂以破奸賊之膽矣、嗚呼、事不可豫觀、而其決近在二十日內、預画三策者、欲臨事不驚也、(以下十一字ナシ) 十九日夜、二十一回猛士跋、

紀江母事 四月朔

和作脫走、趣事伏見、杉藏坐繫揚屋、余慮其母氏無聊賴、遣獄胥孫助候之、母氏方倚紡車、覽忠臣庫、謂孫助曰、二兒至是、初實驚怛、(松葉) 但田公且繫、况吾兒乎、吾不甚哀也、及和作捕歸、母氏期杉藏放囚、而國府不能斷然放出、余復慮母氏失望、遣彌二慰諭之、杉藏和作之繫、官不給食、使家繼致之、家頗苦費用、母氏乃對彌二曰、高年別子、誠爲失力、費亦難支、然比杉藏罹篤疾、不猶甚勝乎、以是自慰、且祈二兒無病也、田子聞之、泣下如雨、曰、賢己未文稿

（實情は欄外に附記する。本巻欄外亦参照）

哉江母、有味哉其言也、今當路君子皆不能知此、果能如此、豈有杉藏兄弟之囚繫乎、杉藏氏入江、母村上氏、時年五十五、

偶記二日

獄外街上、夜每有謳歌放噓而過者、往々難審其為何詞何語焉、四月二夜初更、余獄燈觀書、偶有人、誦菅茶山楠公詩、自遠而至、余傾耳認其數句、已而稍遠稍微、遂滅不可聞也、未久復旋、誦方孝友絕命詩、及文山零丁洋詩末二句、然後乃去、雖聲不甚清亮、音吐頗洪、少輕佻之態、蓋奇男子也、嗚呼、學者孰不知敬文山孝友、言或及楠公、雖田父野老必莊色竦聽、天良如此、而世終無人物、蓋愚不知學、與雖學不實致然耳、空谷足音、猶或可喜、况之詩之聲、觸機發動、吾欲出而與之言、而不可得、記之傳人間、以物色其人、

又記六日

野山獄之建久矣、近時有三囚、一曰佐伯傳左衛門、以天保丙申六月十二日縊死、一曰佐伯兵之助、以弘化甲辰四月六日越獄而去、不知其所往、一曰大深虎之允、以丙辰十月十四日、官命放囚、在獄五十一年、此三人者、事皆甚奇、余向在獄、猶及知大深、大深老健、冬月寒夜、

單衣危坐、未嘗製絮偃臥、常蓄糞在瓶、稍有不諧意、輒酌灑人、臭穢狼藉、坦然不顧、獄胥或詰之曰、爲士者可如此哉、乃答曰、汝不讀書、安知楠公事乎、及余來獄、大深已頗衰、無復灑糞事、然以其狂也、他囚不齒焉、但時々自道往事、言皆有倫、余猶記其言、曰、吾初來時、僧大痴猶在繫、大痴見示以平家物語評判、書中論義經、致少帝沒海、非名將也、七十狂老、妮々言之、蓋亦有有心人也歟、傳左今無及知者、然以繫獄爲未足、乃能縊死、此人可畏也、兵之助、今肝煎新右衛門、親知其人、越去之夜、又實爲當直、新右曰、兵曾流海嶋、常云、吾若繫獄、必能越去、已而果然、然則其越去、蓋夙有定筭矣、兵本盜也、其人不足言、而此事可傳也、新右又聞、寬政中有某越獄之事、甚奇、某一日遽謂獄胥曰、祥雲見矣、欲出望之、獄胥爲啓鎖、某直出、奪獄胥之刀而走、至弘法寺、欲馮河去、河深、又有追捕來逼、某乃入寺自殺、又有江良江良助、手造紙砲、欲擊所惡獄胥、後亦越去云、今所繫者、井上喜左衛門尤久、亦十二年耳、中間病死四人、誅死一人、是不足奇也、嗚呼、吾大罪在繫、已無越獄之才、又無縊死之勇、其可學者、唯大深之久繫耶、今日正爲兵越去日、新右具語其事、遂併記之、四月六日、

(神社本には助の上之の字がある)

與三和作

*讀椒山集時、頗不滿意于華亭(名階後讀本傳始徐誠)、及閱藏書、乃知華亭大人物、非復椒山所及也、足下方讀二書、故略發之、十九日、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眞蹟合濟行問書校では相違の箇處である) * (右眞蹟には體の上に「讀」の字があり、時の字はない)

與三子遠・和作 念三日

人已有過、吾從尤之、過則悔之、吾從喜之、是君子之心也、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是追放豚之道、非待故旧之法也、八十之言如此、其勇於悔改、殆亦有爲者也、吾深喜之、足下兄弟、以爲如何、急々回答、

寄三八十二詞全

事之成壞、有數自天、豈是人力、乃危乃顛、禍福相仍、吉凶迭遷、人言事去、去兮言旋、嗟汝君子、庶其慎旃、知過詢難、斯仲由賢、

(長府町清水門之助氏藏右眞蹟には左の跋語が添へてある)

此詞不可無叙引、吾行方迫、束裝多冗、不能及也、向有二書、往三子遠兄弟、想當轉示、併讀此詞爲可、己未五月仲六、二十一回猛士、

釋三茫滂顧三子語 廿四日、贈三子遠、

使三汝爲惡、惡不可爲、使三汝爲善、我不爲惡、

釋云、吾爲善獲罪、故我欲使汝爲惡、然天道人心、惡固不可爲、天道人心則然、故我欲使汝爲善、但爲善宜蒙福、而我未嘗爲惡、其獲罪如此、我遂不知所以誨汝也、古文簡潔不了、殊無冗蔓語、須要看得迫切之態深婉之情、

此語憤怨滿腹、却亦深婉、聞者安得不流涕乎、夫舉世渾濁、清士見妬、小人得志、君子獲死、故我欲使汝爲惡、然天道人心、昭々明々、惡決不可爲矣、天道祐善而禍淫、人心樂正而惡邪、故我欲使汝爲善、然天道難誑、人心無常、吾之守正行善、猶懼此禍焉、然則吾遂不知所以誨汝也、嗚呼、茫滂之死、實節甫數小人之所構、非天子太后之所知、其憤怨何如也、真死而不瞑矣、寧無待于其子之繼志乎、然慈母之訣語、亦何其哀痛也、無淚哀于多淚、不哭慘于痛哭、死亦何憾、憾々無極、其子已忠死、其孫復繼之、如其母何、父爲忠臣、子爲奸臣、又如其君何、爲善有罪、爲惡有功、君在母在、爲滂者、何以誨其子、憤怨之心、深婉之詞、不當當時聞者流涕、復使萬世讀者飲泣、

跋擬菜圖三字經

(玉本文之選)
 家叔園子岩先生、嘗歷宰二郡、已入都管郡務、其治家儉、其教民懇、當世名官無有其比、實偶讀明徐九經傳、大類家叔所爲、家叔雖乃今世無比、古人已有獲其心者、因以私意擬其菜圖三字經者、以呈家叔、嗚呼、家叔之於家國、其道原于天性、加以講學之有素、何取此區々一圖經、然家叔今年五十、方爲徐公宣力之日、自今歷選、治行益隆、民心益服、有德必有壽、後來致仕、山居二十年、行年八九十、亦非難致也、則此圖非敢獻規、乃竊奉祝也、己未四月念八、
 寅謹跋、(真蹟)

(東京市玉木正之氏藏真蹟校合本)

(擬菜圖三字經卷尾附錄參照)

與和作・思父

當今之世、蹇然當國、以尊攘爲言者、非愚則偽耳、果能有智不偽、唯當愛護生靈、以保全一方、乃得、若乃深遠謀慮真實尊攘之人、復以愛護存心、以保全爲事乃得、然則此二等人、皆得三力于康濟錄焉、全部六本、是以借示二生、二生其一讀之、念八、

復和作一四日

人唯真、々可愛可敬、佐世之洩言真也、其悔過最真矣、和作之就述真也、其難悔亦真矣、吾故

* (神社本、護の上し、愛の字がない)

(五月四日)

曰、唯真可愛、唯真可敬、總不似滿世人之偽也、若欲更得力焉、昔賢有二語曰、勿思昔過、第勉事業、其是也歟、

與北山安世

暗夜刺人、參老之深計、歎忽成二百年之至治、遂復釀三千年神國不可再興之勢、足下素以智自任、而僕則以愚自喜、今乃智愚兩爲參老遺圖所困、豈非浩歎乎、非常之人、當行非常之事、區々之論、豈可屈磊落之才、今時一國一家、休戚隆替、固不足言、繩々綿々三千年之皇統、宇內獨立帝制之神國、一朝將爲犬羊腥羶束縛羈管、是安可坐視哉、今高者、主達觀齊物之見、立一視同仁之說、下者、不曰觀時勢、則曰、度德力、孔子曰、才難、蓋亦爲是歎也、足下之智、僕之愚、固不下以尋常自處、故試一言之、足下慎勿爲常人言也、抑僕曾讀支那書、陳平周勃、阿順呂氏、遂復漢祚、狄仁傑張柬之、深謀相承、遂斃武氏、三揚諸人、不死亡建文、而佐永樂之治、彼皆知有漢唐與明、不知有兩惠中宗、故雖不忠兩惠中宗、不無功於漢唐與明、是其可以爲智矣、至若譚周勸蜀降魏、馮道五代貴顯、已不能存旧國、又不能開新治、何足爲智乎、最所可憎者、耶律楚材、遼同姓也、而事蒙古、史氏謂其救民命于一時、趙復、宋同姓也、亦事蒙古、論者謂其北方道學由是而興、是智者之過也、然支那自有二種議論、專以生民道統爲重、君與社稷爲輕、故湯武放伐而聖、微箕去國而仁、是以其國遂無三千年之天子、五十

年中、或有八姓國家、可與神州之萬葉一統同年而語哉、然神州之人、好讀支那書、或不_レ知擇焉、而今四海交通、勢如_レ比隣、邦民或有_レ出為_レ夷用者、幸其害未_レ入_レ士流者、其實雄才大畧、上無_レ其人、所謂暗夜刺_レ人之故智、以致_レ其然、是一得一失、未_レ易_レ較論、而屈_レ抑奇傑、驅_レ諸胡越、未_レ必無_レ慮、故僕獨言_レ之、愚者千慮、試為_レ智者_レ陳_レ之、智者亦以為_レ一得一否、

○ 與象山先生書 廿五日

矩方謹再拜白、奉別六年、世事百變、丈室身囚、千里志存、遙歛遠慕、鄙懷何止、去年勅諭之發、鄉友同志者、往々上_レ京、輒過_レ梁翁星島、傳_レ聞盛事、亦竊致_レ愚悃、於是、得_レ審_レ先生報國志益殷者、狀、不_レ圖梁翁物故、京畿無_レ主人、加以_レ臘月之季、廷議曲從_レ幕奏、大事既去、而先生之音耗、益不_レ可_レ聞、矩方復以_レ此時、再投_レ藩獄、恨恨無_レ涯、嗚呼、一介墨使、詭辯縱橫、征夷學_レ國聽_レ之、諸侯莫_レ之敢違、九重軫念、而萬方觀望、天照其無_レ靈乎、大陽其無_レ明乎、丑寅而還、六七年間、外有_レ交來之四夷、而內無_レ出海之寸板、鎖國雖_レ改、徒迫_レ于無_レ已、雄略未_レ建、猶拘_レ於故常、幕議如_レ此、諸侯之謀可_レ知已、然則神州其已矣、夫知_レ時務_レ為_レ俊傑、俊傑難_レ得、時務難_レ筆、世無_レ孔子、孰裁_レ狂簡、世無_レ漢高、孰將_レ將而用_レ傑、猶幸有_レ知_レ時務_レ如_レ先生者、如_レ先生者、當今俊傑也、欲_レ趨就_レ座下、竊求_レ開發、而兩地隔絕、各係_レ網羅、生_レ在此世、何樂而孰_レ賴焉、先生願垂_レ憐

(東京市久保來復氏藏真蹟校合濟、行間書では相違の箇處である) *このころ真蹟には字間があけてある)

(神社本、在の字がない)

焉、^(稿夫)高杉生、少_レ僕十年、學問未_レ充、經歷亦淺、然強質精識、卓_レ越凡論^論、常視_レ僕如_レ師、而僕亦重_レ之為_レ兄、頃游_レ學江戸、將_レ乞_レ藩允、益究_レ東北、想必以_レ先生_レ為_レ歸也、先生若未_レ棄_レ僕、願以_レ語_レ僕者、語_レ此生、不_レ當_レ此生欣幸、實矩方之欣幸、何以尙焉、矩方亦已立年、非_レ復昔日之少年、而粗狂日益、與_レ俗吏_レ交、則與_レ俗吏_レ觸、與_レ志士_レ交、則與_レ志士_レ觸、茫茫八洲、丈軀無_レ措、驅納_レ諸岸獄、身可_レ繫、狂不_レ可_レ繫、觸忤之於_レ人、有_レ加無_レ減、切恐一朝獄死、遂非_レ丈夫死處、非_レ知_レ時務_レ者、孰能與_レ此、伏願先生垂_レ教焉、^{矩方謹再拜白四月念五日}

幕府諸侯、何處可_レ恃、

神州恢復、何處下_レ手、

丈夫死所、何處最當、

右三項、示_レ此生以_レ微言、僕之至願也、僕今世無_レ益、死無_レ所、進退維谷、幸進_レ之道焉、^{矩方又白}

○ 寄船越清藏一詩成、有_レ故不_レ寄、

南陽未_レ出_レ草蘆_レ時、入_レ洛賈彪不_レ必非、不然高斂_レ踪跡_レ去、德公仲淹世知稀、先生歸臥意如奈、琵琶湖上旧釣磯、

書憤 四月廿日

兩脚才容丈室中、尺書不許故交通、諸公尤我何深也、更扶隱幽爲耳聽、
堙湖當更一湖開、陽薄於陰乃發雷、十歲五洲經略志、時衝丈室爾無猜、

書事、寄北山兄、兼示思父 廿一日

俊傑古今難輩出、相知相遇容相失、愛汝仙才會兩心、施來縮地長房術、
三尺假令尤我狂、寧逢同志秘心腸、當今天下非常勢、持論何須拘故常、

重夢北山君 全

昨夜燈花結、今宵果夢君、君自脫羈馭、馳突超千群、吾爲流俗壓、有若負山蚊、默然蹈素
志、向君又云々、羨君五洲畧、魯暗修其文、睥睨墨拂虜、皇張神武軍、願思無極德、往建非常
勳、此夢若非妄、吾死猶欣々、

寄安富君儀 廿六日

淫雨腥風晝暗然、蜿蜒得志擾田淵、亢龍豈是池中物、好駭波濤飛上天、

寄子遠 五月四日

午睡未醒時、忽獲同人書、曰爲蠢魚忙、遂使鴻鯉疎、噫吾挫折後、豪氣一朝除、非病又非老、
學荒詩思虛、乃知致遠志、於君百不知、君猶不相棄、啓發時起予、

賀小田村米甥建幟

狂舅世不容、收繫眞叢棘、叢棘未慊人、仇視加沮抑、乃翁獨多愛、旧婚旧相識、百千費苦心、
分毫無德色、世態雖易移、天道元不志、疾於影與響、重慶報恩德、汝兄裁蒲辰、吾方繫微纆、
微纆今再繫、聞汝新幟植、禍福各有由、此事非徒得、豈比貧富殊、阮家分南北、願翁推我愛、俊
秀及國圖、而汝兄弟者、又不失世職、然後村氏慶、子孫千萬億、

端午

寒食悲介推、端午屈平憐、介推雖死矣、翼龍已升天、無限人間事、屈子最愴然、生無益于國、
欲去心猶牽、仕無補于事、欲隱情難捐、吾豈悻々者、自無措坤乾、往向汨羅沈、乃是忠義
頭、競渡投角黍、沈痛自千年、

寄提山師

己未文稿

(東京市西區三
郎氏藏其取三
合濟、行間書校
では相違の箇
處である)

(東京市久原房
之助氏藏其取
校合濟、行間書
處は相違の箇
處である)

市外好從吾黨遊，多君解枳杞人憂，々深非復昔時態，紅玉照顏海石榴。

○ 知已難言

知已難言，真誠可泣，子遠投獄，無以慰母憂，獨自痛念，而諸友如村士毅，如世八十，望其談笑坐獄，而不諒號泣呼天，欲趨就膝下之至情，是安可謂知已哉，然士毅八十所知，前日子遠，而特非今日子遠耳，謂之全不知，亦無不可，雖余所知，初亦但如三子所知耳，及見子遠自陳，乃知其心，則知之亦晚矣，和作之代子遠往，子遠不停和作，々々不願子遠，忠孝分任，余固預知之，然余猶望子遠隱々為和作力，而子遠反望余隱々為己力，而余是時，為子遠力，極所不憚，而子遠為和作力，亦斷所不能，是迭失之矣，及子遠投獄，余豈不知子遠痛，謂男子至是極，無可如何，但有安遇樂天一路，而子遠不悅吾言，謂孝子至此，恥辱不願，謗議不厭，人謂之怯懦，々々可也，人謂之狼狽，々々可也，一慰母憂，萬事可歇，嗚呼，子遠向有此心，故不停和作，不停和作，可以知此志矣，余於是，始愧服焉，久之，余論及尊攘事，子遠則曰，吾無復此志，又不可為公謀，余從尤之，子遠從辨之，吾徐思之，人唯一心，寧有兩志，大忠大孝，非用全力，不可，乃其無此志，則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忠孝事異，而道豈有二哉，吾最所欽，殷微，箕相為謀，而決去留，晉程嬰，杵臼相為謀，而分

生死，唐鄭崇質母老，同僚狄仁傑代之使絕域，宋胡澹菴封事，或言出范公濟筆，以范母老，胡乃代上，明遜國忠臣，有臨死裁書，託解縉以事後事者，其名則吾忘之，是明知解縉不死，必為燕王大用，而不營不絕，又從託事，古之相知者，生不足愧，死不足誇，從志盡道，不拘同異，其相謀不亦深乎，由是論之，子遠不為余謀，則非也，而子遠亦遂為余陳其秘策，則可謂相知矣，抑余則一愚鈍漢，何有難知，而人乃不知，余性見善則喜，見惡則怒，無有藏匿，臨事有危急，時乃有急激過當之言，遂指為巧詐，為權謀，非詆之過甚乎，吾夢君公恩眷，實過絕等倫，感極為激，悲至憤生，憤激之行，悲感之言，雖自知其過，亦不能自制，雖不敢比古忠臣義士，此心自信自靖，可對天地，可照日月，諸友乃謂，義卿尊攘，不願君國，乃謂，不願匹夫之諒，欲援神州于被左，嗟呼，吾雖萬死，何忍背負吾君國，推其心跡，殆所謂匹夫之諒者，而願君一諒，非尊神州攘被左，何以着手，神州不尊，被左不攘，則願一諒，其諒安在，其願安在，後來之事，已且未信，人何得知，且就往事論之，亡邸入海以來，至近日勤王諸策，雖過激矣，雖過憤矣，吾之心赤，一毫不負吾公，而諸友乃有此言，吾豈得不泣哉，今世自以為諒，自以為願君國，其人存心任事，能加吾一等，吾固甘心受其詆，為國千方慶幸，而徐觀其人心事，曾不能當余之半，是非我夸言也，使余屏息收氣，願身思家，稍類常人，父母悅之，鄉黨愛之，獄不必赴，詆不必萃，吾豈不知之，願獨不忍以此

易彼、吾不遇我公恩眷、亦決不能如是矣、傳聞、前日某氏之別筵、一老生伴作醉態、抗然品題座客曰、某十萬石侯也、某十五萬石侯也、各有低昂、自頭至尾、最後拈出一寅次名曰、是不可過三千石、過則叛矣、嗚呼、一老生及其主其賓、皆余平生所謂知己、老生醉語、主賓醉聽、何有道理、然里謔不言乎、上戶本性、醉中有醒、々中有醉、々語醒聽、醒語醉聽、醉者屈乎、醒者對乎、噫、人情變幻、其誰究之、近有一事、北山生之來、予曰、公知吾所以下獄乎、曰、聞之桂、々言如何、曰、公非欲迎京紳一位、謀舉義兵乎、兵今未易舉也、宜哉政府之捕公也、余驚曰、桂言審如此乎、吾對策公已見之、吾論公當知、吾下獄則有由、因取兩紀事示之、於是諸友譁然曰、義卿不顧國耻、以街已直、嗚呼、詎受己曲、取謗天下、豈義卿之所好哉、况六年旧交、百里來問、已破嚴典、交陳心事、下獄之由、豈所忍秘哉、且尊攘天下大事、吾策之得失、一世自有公論、秘諸一國、遂非道理、藩士之習、動存形跡、嚴分內外、是藩士所以不能為天下士、又所以不能得力天下士、規模偏小、吾正悲之、反以詆吾、吾以此數者、示以兩紀事、諸友之見尤、專以下諱國惡、則吾猶甘受其詆、而或謂、事或聞行府、禍且不測、吾探其心、欲阿行府、則不得不曲義卿、々々曲、政府直、其如吾公何、吾公有旨、囚臣感激、政府上挫公旨、下抑囚臣志、此事昭明于天下、猶不勝于桂言背公阿私乎、然是等議論、諸友陰計、不一言及我、我不一言答諸友、家兄與思父、為余道如此、余故真哀誠泣曰、知己

街の字、御社本には別の字にしてある

難言、嗚呼、吾二人、相泣兩獄、他人漠然其後耳、雖然君子當知知道、子遠之孝、孝母也、義卿之忠、忠君也、忠君孝母、豈他人之所預知哉、他人不預、故不肯援、他人不知、故從擠之、嗟我積吾誠不已、當有君與母一知之之時、有一見知於君與母、其他不足言也、五月二日

庸書檄

鄙人性兼狂愚、行違忠孝、生無以益、死無以名、進退維谷、左右皆非、羨介推於寒食、哭屈原于端午、身雖宜於岸獄、心有慚于飲食、資質渾不似豪傑、學問何能窺聖賢、是以心折氣沮、形傾神傷、乃拋萬慮、忽得一策、班超把已投之筆、崔亮計代耕之養、庶幾意有寓而憂可遣、手有業而身待斃、削跡于士林、沈名於下流、比行于商賈、同侶於農圃、一日守死、守一日之職、一身保生、保一身之善、匹婦經瀆、縱受仁人之譏、死狐丘、誓遂正者之志、今吾已非故吾、獨善深耻兼善、不求人之知己、不强人以同己、或來責余、余不敢強辨、或來與我、我不敢堅拒、既以身為庸卒、以筆為耒耜、庸卒受金、甘為優倡役、我苟被使、人無責賤、不問君子小人、孜孜從事、耒耜服田、深為汙泥耕、我有見託、書無雅俗、不問聖經稗官、兀々執役、噫嘻噫嘻、形已為土木糞壤、心又無是非適莫、定例画一、求直無二、謹錄左方、固

(東京市久原房之助氏藏書) 同氏藏書三冊 相違の箇所は合

己未文稿

三六四

持三右券、

一眞字、每葉鈔、直(每、葉)值寬永通宝五孔、

一真假交混者、每葉鈔、直(每、葉)值宝曆國鈔四厘、

右二項、葉中縱橫各二十格、字並置三格内、

一俗文、每葉鈔、直(每、葉)值寬永三孔、

右葉中、縱二十行、橫無格字數不_レ等、

一、半紙、德地山代諸地所_レ製、每束值鈔二錢五分者、

一藍格、采料工直、併計、每束鈔六分、

以上五項、画一右券、他隨時酌_レ宜、不_レ必歷述、

安政六年己未五月六日

二十一回猛士

跋續日本日記

右一篇、相傳、清廣東羅森所_レ著、而喚人叙_レ之香港書院之遐邇貫珍中云、森以甲寅正月、寓_レ駕墨
船、來_レ橫濱下田、以_レ其略通_レ漢文、預_レ往復文書事、貌_レ寒學陋、詩詞亦拙、無_レ足_レ言者、獨避_レ乱夷
船_レ一絕、頗爲_レ詞客所_レ稱道、而篇中收_レ之、則是爲_レ森著_レ無疑也、回_レ顧當時、余與_レ亡友澁木生、

往_レ來周_レ旋乎橫濱下田之間、竊謀_レ駕_レ夷船_レ出_レ海外、事敗身_レ鋼、至_レ今猶與_レ居一岸室之中、而森去
不_レ知_レ所_レ之、其著乃自_レ墨傳_レ映、自_レ映傳_レ蘭、蘭復歸_レ我、森所_レ駕_レ船、即吾二人乘_レ夜往訪者、號
曰_レ鮑_レ厦_レ單、聞客歲亦復航_レ來長崎、嗚呼、四海循環如此、誰如_レ吾之匏_レ繫一室_レ者、欲_レ願_レ澁生_レ
問_レ之、生乃飛_レ鼻白雲、亦已五年矣、俯仰感慨、雖_レ欲_レ不_レ泣、吾安得_レ不_レ泣哉、己未五月七日、
松陰藤生書

○ 拙者儀公儀御咎中ニハ候_得へ共時勢切迫ト相考愚按之趣左ニ申立候

先達テ播州浪人大高又次郎備中浪人平嶋武太郎兩人來萩政府ノ諸君子ニ相對仕度相願仕候_得へ共御許容
無_レ之被_レ差返_レ候由右ニ付彼兩人ノ者胷中ノ處傳聞仕候處同志確乎ノ士三十人許リモ有_レ之且備後兒嶋
三郎高德ノ後裔三宅何某ト申富豪モ深ク同心ニ有_レ之加之大和十津川ノ人民一統義ニ與_レシ可_レ申趣就
テハ勤王ノ義唱仕度存念ノ處辱クモ 主上叙慮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ト有_レ之處へ幕府ノ奸吏杯容
易ニ打果候事ハ實ニ以テ惧多キ事ニ付 御當家へ御門闕ト云ヒ 君公御賢明ト云ヒ專ラ目途ト御頼申
上兩人罷下リ政府へ面談ヲ遂ケ長上下ニテ公武ノ御半へ御立被_レ遊徳川御扶助ノ 叙慮相貫キ候様
ニ有_レ之度存念候處此度御相對無_レ之ニ付急々立返リ尙又同志申合 君公御參府ノ時ヲ期トシ三十餘人
ノ者ハ勿論三條公大原公ナト伏水ノ御旅館迄御伴仕是非 君公行相政府ノ諸君子へ面謁ノ上旨趣申述

己未文稿

三六五

(東京市墨版三
郎氏藏眞蹟校
合共行問書
は相連の點で
ある)

是非共 君公御誘仕入洛スルノ覺悟ノ由尤天下ノ事ハ千變万化ニ付如何様可ニ相成ニカ知レズ候ヘ共大意ノ處ハ確乎不動ニ御座候由然處政府ヨリ遂ニ御差返ノ御處置ニ相成候ニ付テハ伏見ノ一事如何相成可レ申哉ト實ニ且暮苦心ニ堪不^絶レ申左レハ迎岸獄ノ罪人上書建白等仕ヘキ身分ニハ固ヨリ無之 君公ノ御安危御榮辱目ノ前ニ迫リ候儀ヲ知ツ、安坐飽食仕候事ハ實ニ苦心ニ耐不^レ申寧ロ屈平ノ死ニ傲ンノミト覺悟仕當月二十四日ヨリ飲食共ニ禁絶仕專ラ一死ヲ期シ候處未タ三日ナラスノ同志ニテ先達テ御咎ヲ蒙リ居候者四人一同ニ御免ニ相成公恩莫大ナルヲ感シ且期道未タ地ニ墜チサルヲ悦ヒ不覺又々飲食ヲ復シ申候然處前段大高平嶋ノ一條ハ不ニ相替ニ苦心仕色々工夫仕候ヘ共政府ノ鬼算神算中々下愚ノ測度仕得ヘキコニモ無^レ之候處彼兩人來萩ノ趣早々幕府ヘ御密白相成彼徒党被ニ召捕候歟又ハ伏見ニテ案ノ如ク數十人公卿ヲ奉シ罷出タル時ニ臨ミ伏見奉行杯ヘ御頼入相成被ニ差抑候御處置ハ有^レ之間布然處右様ノ御處置ニ共相成候ハ、殊ノ外大變ニテ是迄ハ彼輩 御當家ヲ奉^レ頼居候處俄ニ變ノ御怨仕候様相成右ノ党類東海五十三驛孰ノ隈孰ノ蔭ニ潛ミ如何ノ無禮可^レ仕哉モ難^レ計秦皇六國ヲ盡ニシ候威力ニテ博浪ノ一鉄^鉄椎タニ探索出來サルノ理ヲモ御勘合可^レ被^レ成候依^レ之上策トハ難^レ申候ヘ^共只今ノ御時勢ニ的中仕隨分 御當家ノ御名望ヲ失ハス^ス 君公ノ御賢名ヲ忝シメサル中策^尺可^レ申筋考付候元來謙讓ハ聖人ノ尙フ所人君ノ美德ト申モノニ候處後世虛夸ノ事流行仕實事ハ絶テ無^レ之ニ外間ノミ事々シク遂ニ由ナキ事ニ公邊ノ御嫌疑ニモ相成候儀有^レ之奉^レ恐入候事ニ御座候依^レ之右両士ノ一條

モ謙讓ノ二字ニテ取捌候ヨリ外無^レ之候先達テ両士被^レ差返候モ政府ニ未タ御決議無^レ之故已ムヲ得サルノ御處置ニテ全ク御拒絕ノ御辞令ニハ有^レ之間布候ヘハ急ニ有志ノ士兩人被^レ差上^レ左ノ通両士ヘ御答相成可^レ然候

先達テハ寒氣ノ節態々遠路御來臨被^レ下候段御厚志ノ程篤ク致^レ感銘候爾後被^レ仰聞候儀政府ニ於テ精々評議ノ上^{主人ヘ申聞候處トカ} 御厚志ハ幾應モ深感仕微力ナカラ相働度存候心ハ矢竹候ヘ^共何分ニモ當時弊藩國力不足人材不足何事モ不行届ニテ態ト御目差ヲ忝フシ候御芳志ニ相叶候様ニハ^得込モ參リ難ク且當時諸藩共人材勃興ノ折柄ニ候ヘハ此一條ハ他ノ名藩ヘ御頼可^レ然存候右御斷為^レ可^レニ申述^レ態ト兩人差上セ候委細兩人ヘ申合候云々

ト申御文面ニテ兩人厚志ヘ對セラレ目錄品物等拜領被^レ仰付^{伏見ノ事ハ口達ニテ精々御斷ラセ可^レ然候併ナカラ兩人存念モ一朝一夕ノ事ニ無^レ之ニ付容易ニハ承諾仕間布御謙讓ノ御辞令承^レ承^レ候ハ、尙以御慕可^レ仕ニ付是非々々ト申候ハ、今一應両士呼寄セ^レ兩相兩府ノ人々相對ノ上同様御謙讓ノ辞令ニテ精々御斷可^レ然左候テ尙々相款候ハ、}

素ヨリ御同心ノ事ニ候ヘ^{得共}追々申述候如ク万端不足ノ中故心ナラス御斷申ス也是非ニ御頼ト申事ナラハ弊藩丈ノ力ハ盡シ可^レ申ニ付伏見ニテ公卿御出浮等ハ事穩便ナラス候間上京ノ節万御申談可^レ仕ニ付公卿方御率爾ノ御舉動ハ必御用捨被^レ成度段御申通被^レ下度候尤モ右様不足ノ中ニ候ヘハ何モ御